

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Ge Lie Fo You Ji*



# 格列佛游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著  
张佳玲 编译



权威版本 专家注释

- 专为中小学生量身定制，帮助学生爱上经典。
- 语言优美，增强学生的语言表达和写作能力。

新华出版社

## 作者简介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英裔爱尔兰作家、诗人、政论家，伟大的讽刺文学大师之一。以讽刺作品名垂青史，代表作为《格列佛游记》。



# 格列佛游记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 著  
张佳玲 编译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列佛游记 / (英) 乔纳森·斯威夫特著；张佳玲编译.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166-4003-6

I . ①格… II . ①乔… ②张… III .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 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2803 号

### 格列佛游记

作 者：（英）乔纳森·斯威夫特 编 译：张佳玲

---

责任编辑：徐文贤 石春风 封面设计：傅佳琪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

照 排：荣景苑

印 刷：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55mm × 225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6 万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4003-6


定 价：25.80 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 走进名著



### 认识作者

乔纳森·斯威夫特出生于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家境非常贫寒，出生后7个月后，父亲死去。母亲无力抚养，于是他的伯父负起了教养他的责任，15岁时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学士学位。1688年，之后斯威夫特前往英国，找到一位远亲——邓波尔爵士，他在他家中过了近10年的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这十几年中，喜爱文学的斯威夫特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一直到1699年这为邓波尔爵士去世。随后斯威夫特当上了爱尔兰总督贝克公爵的秘书，到后来的生活，他几乎都在伦敦度过，并主要从事着社会政治与文学的活动。从1744年开始，斯威夫特开始发表作品。

他的主要作品有：《格列佛游记》《一只澡盆的故事》《书战》《圣灵的机械作用》《鲍席斯和菲尔蒙》《关于纠正、改进和确定英国语言的建议》《爱尔兰状况浅见》《一个小小的建议》

等。斯威夫特晚景凄凉，1745 年去世，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 内容概括

1699 年，外科医生格列佛随“羚羊号”出航南太平洋，不幸中途遇上海难，漂到了利立浦特（即小人国），被小人捆住。利立浦特人用专车把体型巨大的格列佛运到京城献给国王，他的出现几乎吸引了小人国所有的人。格列佛温顺的表现逐渐赢得了国王和人民对他的好感，他也渐渐熟悉了小人国的风俗习惯。当时，另一小人国不来夫斯古帝国准备从海上入侵利立浦特帝国，格列佛涉过海峡，把 50 艘最大的敌舰拖回利立浦特国的港口，立了大功。但是格列佛不愿灭掉不来夫斯古帝国，使国王很不高兴。这时，王后寝宫失火，格列佛情急生智，撒了一泡尿把火扑灭，谁知却让皇后大为恼火。于是，小人国君臣沆瀣一气准备除掉格列佛。格列佛听到风声，赶快逃到不来夫斯古帝国，后来平安回到英国。

格列佛回家不久，就随“冒险号”再次出海，不幸又遇上风暴，船被刮到布罗卜丁奈格（大人国）。格列佛被一位高

达 20 米的农民捉住。农民带格列佛到全国各大城市展览，最后来到首都。这个农民发财心切，每天要格列佛表演 10 场，把他累得奄奄一息。当这个农民眼看无利可图时，便把格列佛卖给了皇后。由于小巧伶俐，格列佛在宫廷中非常得宠，但是也常常遭到老鼠、小鸟等动物的侵袭。面对国王，格列佛沾沾自喜地介绍了英国各方面的情况及近百年来的历史，但被国王一一否定。格列佛在该国的第三年，陪同国王巡视边疆。由于思乡心切，他假装生病，来到海边呼吸新鲜空气。天空中的鹰错把他住的箱子当成乌龟叼了起来。几只鹰在空中争夺，箱子掉进海里，被路过的一艘船发现，格列佛获救后，乘船回到英国。

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格列佛又随“好望号”出海。这一次，格列佛所乘的船遭贼船劫持，格列佛侥幸逃脱，被一座叫“勒皮他”的飞岛国的人救起。这些人的相貌异常，衣饰古怪，整天沉思默想。国王和贵族都住在飞岛上，老百姓则住在巴尔尼巴比等三座海岛上。格列佛离开飞岛后，来到巴尔尼巴比进行访问，并参观了岛上的“拉格多科学院”。这所科学院研究的全部是些荒诞不经的课题，结果造成全国遍地荒凉，房屋坍塌，人民无衣无食。

接着，格列佛来到巫人岛。岛上的总督精通魔法，能随意召唤任何鬼魂，格列佛因此会见了古代的许多名人，结果发现史书上的记载很多不符合史实，甚至是非颠倒。然后，格列佛又游览了拉格耐格王国，见到一种长生不老人“斯特鲁布鲁格”。离开该国后，格列佛来到日本，然后乘船回到英国。

格列佛回家后五个月，受聘为“冒险号”船长，再次乘船出海。途中水手叛变，把他囚禁了几个月，然后被放逐到“慧骃国”。在这里，格列佛遭到一种形状像人的名为“野胡”的畜生的围攻。幸亏一匹具有智慧的马——“慧骃”来给他解了围。原来马是该国有理性的居民和统治者，而“野胡”则是马所豢养和役使的畜生。格列佛的举止言谈在“慧骃”国的马民看来是一只有理性的“野胡”，因此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格列佛很快学会了该国语言，应主人的邀请，他谈到在世界其他地方马是畜生，而像他那样的“野胡”则具有理性，并且是马的主人。这使“慧骃”感到很震惊。在“慧骃”各种美德的感化下，格列佛一心想留在“慧骃国”然而“慧骃国”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消灭那里的野胡，所以格列佛的愿望无法实现。无奈之下，格列佛只好乘小船离开该国打道回府。格列佛怀着对“慧骃国”的向往，一辈子与马为友。





## 艺术特色

《格列佛游记》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当时的英国是作者抨击和挖苦的对象。格列佛历险的第一地是小人国，这个小朝廷是当时英国的缩影；在第二卷里，作者更是指名道姓地批评英国。在第三卷里，通过对拉格多科学院人士所从事的无聊而荒唐的科学研究，讽刺了英国当时的伪科学。小说还直接讽刺了人性本身。在第四卷里，关于“钱”的那段议论就是如此。

情节的幻想性与现实的真实性的有机结合，也给小说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虽然作者展现的是一个虚构的童话般的神奇世界，但它是以前英国社会生活的真实为基础的。

作者的文笔朴素而简练。尽管小人国、大人国、慧骃国的情景各异，主人公的境遇也不相同，但整部小说的布局、风格前后一致，格列佛每次出海的前因后果都有详尽的交代，复杂纷繁的情节均按时间、空间顺序依次描述，文字简洁生动，故事性强，因而数百年来，《格列佛游记》在欧洲各国雅俗共赏，妇孺皆知。



## 作品影响

《格列弗游记》是乔纳森·斯威夫特（又译为江奈生·斯威夫特）的一部杰出的游记体讽刺小说，以里梅尔·格列弗（又译为莱缪尔·格列弗）船长的口气叙述周游四国的经历。通过格列弗在利立浦特、布罗卜丁奈格、飞岛国、慧骃国的奇遇，反映了 18 世纪前半期英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罪恶。还以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观念，作者用了丰富的讽刺手法和虚构的幻想写出了荒诞而离奇的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英国议会中毫无意义的党派斗争，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和唯利是图，对殖民战争的残酷暴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歌颂了殖民地人民反抗统治者的英勇斗争。



## 主要人物

格列佛：是 18 世纪英国的普通人，他热爱劳动，刚毅勇敢，心地善良。他在游历之中，洞察到社会现实的日趋堕落，得出英国社会并不文明的结论。格列佛的形象，是作者思想的

体现者。作者将自己的种种美德赋予笔下的人物，格列佛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而对别人关怀备至。格列佛是个正面的理想的人物，他总是坦率地叙述自己的弱点和错误，而对自己的优点则只字不提。他谦逊好学，努力用新眼光去认识新的现实。他不自暴自弃，纵使将他当作玩物到各地供人观赏，仍泰然自若，保持自身的尊严，以平等的姿态与大人国的国王交谈。他勇于帮助小人国抵抗外族入侵，但断然拒绝为小人国国王的侵略扩张政策效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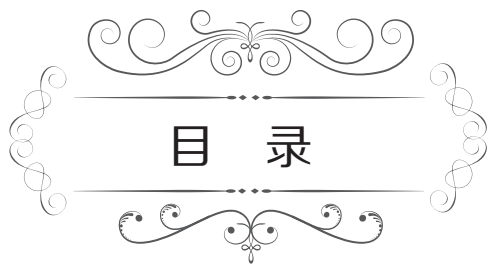
佛林奈浦（财政大臣）：猜忌、阴险、狠毒、狡诈。相关情节：格列佛的仁怀宽厚和俘获不来夫斯古国舰队的军功受到小人国国王的赏识，佛林奈浦就大为恼火，并怀疑格列佛与自己的妻子通奸，就联络其他大臣设谋陷害、大加污蔑，最后迫使格列佛逃往不来夫斯古。

斯开瑞士（海军大将）：嫉妒、阴险、狡黠。相关情节：小人国的国王野心勃勃，在与邻国不来夫斯古战争中，格列佛涉过海峡把不来夫斯古国大部分舰队俘获过来，从此格列佛受到小人国国王重用，斯开瑞士就大为不满，与财政大臣合谋谋害格列佛。

布罗卜丁奈格国王：是位博学、理智、仁慈、治国能力强

的开明国君。 相关情节：布罗卜丁奈格国王博学多识，性情善良，他用理智、公理、仁慈来治理国家，他厌恶格列佛所说的卑劣的政客、流血的战争。

慧骃国国王：理智贤明、勤劳勇敢、仁慈友爱、公正诚信——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人类。



目 录

第一部 小人国游记·····	1
第二部 巨人国游记·····	81
第三部 飞岛国游记·····	141
阅读练习·····	241
参考答案·····	243

## 第一部 小人国游记

### 名师导读

“我”的船在风浪中触礁后，幸运地来到了利立浦特的海岸，但似乎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仓皇的“我”发现那里的居民身高仅六英寸，所以“我”看起来就像一座“巨人山”。于是“我”被小人们捆了起来，尽管“我”竭尽全力地想要逃离这里，但命运究竟会让“我”经历怎样的奇遇呢？

在14岁那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这使我在家里的五个兄弟中的地位脱颖而出。毫无疑问，我的勤奋和刻苦成了父亲三年来勉强资助我的唯一理由，对于我这样的家庭来说，学校的种种费用委实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所以之后我就去了伦敦，幸运地成了

④表现出我当时的家境情况并不是很景气，表现出父亲没有决绝的放弃对我的培养。

④表现出我对将来开始自己旅程的信念，以及为旅行所做的努力。

④恩师举荐我，表现出贝茨先生对我的喜爱和重视。

④表现出贝茨先生一直以来帮助我很多，他不但是我的恩师，更像我的益友。

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士·贝茨先生的学徒，一做就是四年。钟爱旅行，好奇于各地的风俗与见闻的我，毫无怨言地将全部的零用钱都用在了学习航海和数学的知识上，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开始自己的旅程。时光匆匆而去，离开詹姆士·贝茨先生之后我回到了家乡，我的父亲、约翰叔叔以及其他的几位亲戚给我凑了40英镑，并一致承诺在今后的每年都会资助我30英镑，以便于我在今后的两年到莱顿去学习医学。

我从莱顿回来没多久，恩师贝茨先生就举荐我去“燕子号”商船当外科医生。那艘船的统帅是船长亚伯拉罕·潘耐尔。我在他手下干了三年半，曾几次航行到利凡特和其他的一些地方。航海回来之后，在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下，我留在了伦敦，靠他的帮忙，我有了几位病人。我在老朱瑞街的一幢小房子里租下了几个房间，当时人们都劝我改变一下生活状况，于是我就同新门街做袜子生意的商人爱德蒙·波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波顿结了婚，由此我得到了400英镑的陪嫁。

可是两年后，我的好老师贝茨先生不幸逝世了，由于没有什么朋友，再加上自己不愿违背良心去效仿许多同行胡作非为，生意就渐渐萧条起来。我跟妻子和几位熟人商量了一下，决心再次出海。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过外科医生，六年中曾好几次航行至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由于这几次的出海航行，我的财产有所增加。航海时我身边总带着许多书籍，闲暇之余我就阅读古今最好的作品；而每逢上岸，我就观察当地的风俗人情，同时也学习他们的语言。凭借着自已较强的记忆力，我学起语言来非常容易。

这几次航海的最后一次并不怎么顺利，而且对于航海生涯我也有些厌倦，因此便很想待在家里与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我从老朱瑞街搬到菲特巷，接着又搬到威平，希望能在水手们中间揽点生意，结果一点儿转机也没有。就这样在期待当中过了三年，看看时来运转已经不可能，我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待遇优厚的聘请，到南太平洋一带去。1699年5月4日，



表现出我有良知有原则的一面。



表现出我心思细腻又擅于学习。



交代了时间、地点，说明这次航行对于我来说印象深刻。

说明了当时雾气和凶猛风势导致了咱们没能逃过一劫。

我们从布里斯脱起航，航海的开始时期还是一帆风顺的。

出于某些原因，要把我们在这一带海域航行的详情都告诉读者似乎有点不太恰当，只说说下面这些情况吧。在去往东印度群岛的途中，我们被一阵风暴刮到了范·迪门的西北方，根据一次观测，我们发现自己正位于南纬 $30^{\circ}02'$ 的地方。船员中已有12个人因为劳累过度和饮食恶劣而丧生，其余的人也十分虚弱。11月5日，正是那一带的初夏时分，当时雾气沉沉，水手们在离船不到半链长即大约300英尺处发现了一块礁石，由于风势很猛，我们的船被刮得直接向礁石撞去，船身立刻触礁裂开了。六个船员，连我在内，把救生船放入海中，费尽力气摆脱了大船和礁石。据我的测算，我们大概划出去了三里路远，就再也划不动了。这样一来，我们只得听任波涛的摆布。过了半个小时左右，一阵突如其来的北风刮来，打翻了我们的小船。小船上的同伴以及那些逃上礁石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们后来的情况怎么

样，我说不上来，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全完蛋了。我自己则听天由命地游着，被风浪推向前去，我不时把脚往下伸，却总是探不到底。就在我几乎快要完蛋、再也没有力气挣扎之际，突然感觉到海水已经淹不及我的头顶，这时风势已经大大减弱。海底的斜坡不大，我走了将近一英里才走到岸上，我想那时大概是晚上八点钟。我在岸上又向前走了将近半英里路，未发现什么房屋和居民的影子，至少当时没有看到，因为当时我的身体十分虚弱。那一刻，我非常的疲倦，再加上天气炎热，离开大船前又喝过半品脱白兰地酒，因而很想睡觉，于是我便在一片长得很短却又非常松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美美地睡了一觉，平生第一次睡得那么香甜。据我估摸大约睡了九个多钟头，因为醒来时恰好天亮。我打算起身却丝毫动弹不得，仰面躺着的我这时才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都被紧紧地缚在地上，缚在地上的还有我那又长又密的头发。我还觉得全身从腋窝到大腿都横绑着几根细绳。我只能向上看，这时太阳渐渐


⑧ 描写出海水很深，风势大大减弱的时间让我捡回一条命。

⑨ 通过细节描写表达了我因被绑而动弹不得。

表现出把我绑起来的小射手很多，且都非常非常小。

热了起来，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我听到四周一片嘈杂声，可是由于我是仰面躺着的，除了天空之外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我感觉有活的东西在我左腿上蠕动，它轻轻地爬过我胸脯，几乎来到我的下颌前了。我尽可能拿眼睛往下瞧，原来那是一个身長不到六英寸，手持弓箭，肩背一个箭袋的活人。与此同时，我觉得至少还有 40 多个一模一样的人紧随其后。我惊讶之至，大吼了起来，吓得他们掉头就跑（后来我得知，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因为从我的腰部往地上跳，竟然跌伤了）。然而不久他们又返了回来，其中一个竟敢走到完全能看清我面孔的地方，他举起双手，抬眼仰视，一副惊讶之色。他用尖厉而又清晰的声音高喊着“赫金那·德嘎尔”，其余的人也把这句话喊了好几遍，但在那时我还不懂他们的意思。读者们可以想象，我一直这么躺着是非常不舒服的，最后我挣扎起来，想要挣脱束缚。我很侥幸地弄断了绳索，并且拔出了那些把我的左臂缚在地上的钉子。我把左臂举到跟前，才发现他

们捆绑我的方式。这时，我用力一扯，虽然十分疼痛，但还是把左边绑住我头发的绳索稍微松开了一点，这样我才能把头部转动两英寸左右。可是，还没等我来得及抓住这些人，他们就再次跑开了，随之传来他们齐声发出的尖厉的叫喊声。喊声过后，我听到一个人高声叫道：“托尔沟·奉纳”。顷刻之间，我觉得有百来支箭射中了我的左手，像密集的针刺一样刺痛了我。此外，他们又朝空中射了一阵子，那样子就像我们欧洲人丢炸弹似的，我猜想有不少支箭落在我身上（虽然我不觉得），有的还掉在了脸上，我就赶紧用左手捂住了脸。这一阵箭雨过去之后，我痛楚地呻吟起来。接着我又挣扎着要脱身，他们又放了一阵比刚才还要密集的箭，有些人还用矛刺我的腰，幸亏我穿着一件紧身皮衣，他们刺不进去。当时我想最聪明的办法还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同时我打算就这样坚持到夜晚，因为左手既然已经松了绑，到时我便能轻易地恢复自由。至于那些当地居民，我有理由相信：若是他们的身材全跟我看

  
用比喻手法表现出当时我不明不白承受刺痛时的情景和小人的数量的多。

④ 持续一个钟头，并建出一座台子。表现出小人们有所打算，有事要做。

到的那个人一样的话，我还是可以和他们调来抗击我的最强大的军队拼一下的。没曾想到命运对我却另有安排。那些人一看到我静了下来，就不再放箭，但从越来越大的吵闹声来看，我知道他们的人数又增加了。我听到我的右耳上方，离我约四码的地方，敲敲打打的声音持续了一个多钟头，好像有人在干活。我尽可能地扭过头朝敲打声传来的地方看去，这才看见他们新建成了一座大约一英尺半高，刚好容得下四个小人的台子，还建了两三条梯子用来攀登。台子上有位模样显赫的人正在对我发表长篇演说，只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说到这儿我早就该交代一下，这位显要人物在发表演说之前，曾大喊了三声“浪格罗·德哈尔·桑”（这些话和先前讲过的话，后来他们都重新说给我听过，并且作了解释）。他一喊完，马上就过来了50个左右的小人，割断了左侧系住我头部的绳索，这样一来我就能把头转向右方，看到了要说话的人的样子。他看上去像中年人，个头比跟随他的另外的三个人都要高些。三人中

有一个像是跟班，身高大概比我的中指略长些，正在牵着他拖在身后的衣裳；还有两个人分别站在他两侧，搀扶着他。他一副十足演说家的模样，可以看得出他用了许多带威胁性的字眼，同时也许下了不少的诺言，说了一些表示怜悯和善意的话。我回答了他几句，态度极为恭敬：我向太阳举起左手并举目注视，请它给我作证。离开大船以来我已有好些时候未吃过一点东西，几乎要饿死了，此刻我实在无法再忍耐下去（也许这不太合乎礼仪），就不停地把手指放在嘴上，表示我要吃东西。那位“赫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这样称呼一位大老爷）很能领会我的意思。他走下台来，命令在我的两肋竖上几条梯子，一百多个小人就登上梯子，把盛满肉食的篮子送到我嘴边（这都是国王一听到我到来的消息以后就下令准备好送过来的），篮子里装有好几种动物的肉，不过从味道上辨别不出是什么肉。其中有些像是羊的前肘、后肘和腰子肉，烹调得挺可口，但大小比百灵鸟的翅膀还小，我一口要吃两三块，还



④ 描写出人虽小，但尊卑分明，各执其职。



⑤ 说明了国王的热情。虽然人太小做起事来很麻烦，但还是不厌其烦地送我食物。

有像子弹那么大的面包，我一口也吃得下三个。他们得尽快地给我供应食物，对于我的身躯和食量，他们表现出万分的惊讶。我又做手势表示要水喝。他们从我吃东西的情形看出，让我一点点地喝是不行的。他们是聪明人，非常敏捷地吊起一个头号大桶，然后把它滚到我手边，并敲开了桶盖。我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一桶酒还不到半品脱；而味道很像勃艮地的淡味葡萄酒，不过要更香些。他们再给我送上一大桶，我又一口气喝掉了，并且示意还要些，可他们却无法供应了。我露了这几手奇迹之后，他们欢呼起来，在我胸脯上手舞足蹈着，又跟最初一样叫了声“赫金那·德嘎尔”。他们冲我打手势，要我把两只酒桶丢下去，不过事先他们警告下面的人要躲开，并大声喊着“勃拉奇·米渥拉”。然而，暗地里我不由得惊奇这些小家伙竟如此大胆，在我一只手已松绑的情况下，敢爬到我身上，在我身上走来走去，在他们眼中我一定是个庞然大物，但他们没有丝毫畏惧。

表现出小人们看到新奇事物时兴奋的样子和对我的毫无畏惧感。

过了一阵子，他们看到我不再要肉吃了，一位皇帝派来的大官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位钦差大臣带着十二三个随从，从我的右边小腿那儿走上前来，一直走到我的脸面前。他拿出盖着国玺的圣旨递到我眼前，大约讲了十分钟的话，虽然没有发怒的表示，但是说话的样子很坚决。他不时用手指着前方，后来我才知道他指的是京城，离这里大约有半英里远，皇帝已经决定要把我运到那儿去。我回答了几句，但是没有用，于是我用那只没被绑着的手做了个手势，把左手放在右手上（我的手从钦差大臣的头上掠过，以免伤了他和他的随从），又摸了一下头和身子，表示我希望得到自由。他似乎领会了我的意思，因为他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并举手示意非把我当俘虏运走不可。不过他又做手势叫我放心，肉会让我尽情吃够，酒管我喝够，待遇会非常好。这么一来，我又有了挣脱束缚的念头。但是，我又感觉他们射到我脸上手上的箭所引起的疼痛（这些箭伤都已经起了泡，而且有许多箭头还扎在里面），与

④说明皇帝早有安排，尽管我是个庞然大物，也没想过草率地把我丢在这。



◎和颜悦色:

指脸色和藹喜悦，形容和藹可亲。

◎交代了我

与小人们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他们很聪明，且很有眼力价。

此同时，我又注意到敌人的人数在增加，因此，我只有做手势让他们明白，他们爱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吧。这时，“赫构”和他的随从才非常客气地、和颜悦色地退了下去。

不一会儿，我就听到大家一齐喊了起来，连声喊着“派扑龙·色兰”，而后就觉着左边有许多人在为我松绑，使我能转身向右，撒泡尿舒服一下。我撒了很多，使他们大为吃惊，当时他们看到我的举动，便猜出我要干什么，立马往左右两边躲闪开去，避开那股来得又响又猛的洪流。在我小解以前，他们在我的手上和脸上涂抹了一种香味扑鼻的油膏，几分钟之后，箭伤就不痛了。由于刚刚享用了一顿营养丰富的食物和饮品，精力得到了恢复，再加上刚才的境况，我不禁昏昏欲睡起来。后来我才得知，我大约睡了八个小时，实际上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医生们奉了皇帝圣旨，先在酒里掺了一种安眠药水。

大概在我上岸以后躺在地上，被他们发现的那一刻起，就有专差报告了皇帝，所以他早就知

道这件事了；于是立刻开会决定把我用前面叙述的方法绑起来（这是趁着我睡着时干的），并给我送来丰盛的酒肉，同时准备了一台机器把我运送到京城里去。

他们的这个决定看来也许太大胆而且有危险，我相信在同样的情形下，无论哪一位欧洲君王都不会仿效他们的办法。不过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极为慎重而又大度的，因为这些人若是想在我睡着时用矛和箭把我杀死的话，那么我一感到刺痛，肯定就会惊醒过来，没准儿还会把我给惹恼了，使出蛮劲来，把束缚我的绳索给挣断了，到了那时，他们既没法抵抗，也就更别指望我的慈悲了。

这些小人都是出色的数学家，由于皇帝的提倡及鼓励，他们的机械学本领达到了完美的程度。皇帝是一位崇尚学术的君王，他有好几部装着轮子的机器，可以用来运送树木和其他的笨重物品。他经常在盛产木材的树林里建造最大的战舰，有的竟长达九英尺，然后用这种装着轮子的

表现出这个国家的人虽然小，但有才智。

经常建造最大的战舰并运到海上，表现出君王深谋远虑。

如此耗费心力的事儿，做得井井有条。表现出他们分工明确，齐心协力，胜券在握。

机器把战舰运到三四百码以外的海上去。这一次他派了五百名木匠和工匠立刻着手建造他们最大的机器。这是一个木头架子，离地有三英寸高，大约七英尺长，四英尺宽，装有 22 个轮子。我听到的那阵欢呼，正是因为这台机器运到的缘故，好像是说，在我上岸四小时后，他们才开始动工。他们把机器运到与我身子平行的地方。但主要的困难是怎样才能把我抬到这架大车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竖起了 80 根一英尺高的柱子。工人们用带子捆绑住我的脖子、手、脚和身体，然后用钩子把像我们的包装绳那么粗细的绳索和这些带子系在一起，同时把绳索的另一端缚在木柱的滑轮上。900 条大汉一齐动手拉这些绳索，大概不到三个钟头，就把捆得很紧的我抬上了机器。这些事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他们在忙活的时候，我正睡得昏昏沉沉，掺在我酒里的迷药药性已发作了。1500 匹高大的御马，都有四英寸多高，拖着朝京城进发，我已经说过，京城离这儿大约有半英里路程。

我们在路上走了约莫四个小时之后，一件滑稽好笑的事情把我给弄醒了。原来车子出了什么毛病需要修理，就停了下来，当时有两三个年轻小伙子出于好奇，想看看我睡着了的模样，便爬上机器，轻轻地走到了我的脸上。他们当中有个卫队军官，用他的短枪枪尖深深地伸进了我的左鼻孔里，像是用根草挠我的鼻孔，搞得我猛打喷嚏。此后他们也就偷偷地溜了，并没有被其他人看见；过了三个星期，我才弄明白为什么那时候会突然醒过来。那一天剩下的日子，我们又走了不少路，到夜里休息的时候，我的两旁各有五百卫兵，半数人手持火把，半数人手持弓箭，如果我想动弹的话，他们马上就会向我射击。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来，我们又继续赶路，大约在中午时分，离京城就不到两百码了，皇帝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出来迎接我们，但是大将军们却无论如何不肯让皇帝亲自冒险走上我的身体。

停车的地方有一座古庙，据说是整个王国最大的庙宇。几年前这庙里发生了一件极为残忍的

他们对我的时刻防备，表现出内心的担心与不安。

④说明这座庙宇相对于小人国的确很大。

④表现出皇帝虽然让众人观赏我，但不允许踩在我身上，是对我的尊重。

凶杀案，就虔诚的当地人而言，这是亵渎圣地的，所以他们把一切祭祀用品和文物都搬走了，只当做一般的公共场所来使用。他们决定让我住在这座庙里，朝北的大门大约有四英尺高两英尺宽，我可以很方便地爬进爬出。大门两边各有一扇小窗户，离地不过六英寸。御用铁匠从左边的窗户引进去 91 条链子（这些链子很像欧洲妇女用的表链，大小也差不多），然后用 36 把锁把链子锁在我的左腿上。这座庙的对面，也就是大街的另一面，离开庙 20 英尺远的地方是一座至少有五英尺高的塔楼。皇帝率领朝中显贵登上了高塔，以便一睹我的风采，这都是后来听人说的，因为我当时不可能看到他们。据估计，有十万以上的居民也出城来看我，虽然我有卫队保护，但我相信有那么几次，从梯子上爬到我身上来的人加起来不下一万。过不久就有告示出来禁止这种行为，违者处死。工匠们发现我很难挣脱链子跑掉，于是就割断了所有捆绑我的绳子。我起身站了起来，人们看到我起来走动，那种惊讶、闹腾的情形简

直无法形容。锁在我的左腿上的链子大约有两码长，因而我不仅可以在一个半圆内自由地前后走动，而且由于被拴在离大门不到四英寸的地方，所以我可以爬进庙里，伸直身子躺在里面。

等我发现自己可以站起来时，便环顾四周，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加迷人的景色。周围的田野像一片连绵不断的花园，圈起来的田地一般都是四十英尺见方，宛若鳞次栉比的花圃。这些田地往往与树林相互交错，树林有八分之一英亩大小，据我判断，最高的树也不过七英尺高。我眺望了一下左面的城镇，看起来就像舞台上的城市布景。

几个小时以来我就感到很想大便，我已经快两天没有大便了。我很急迫，又不好意思张口，十分为难。在这种时刻我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爬进屋子里去，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进屋以后我关上大门，尽可能走到链子所允许的最远的地方，这才把肚子里那不舒服的包袱卸了下来。不过像这种不干不净的事我就做过那么一回，我

景物描写，迷人的田野景色，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

⑧ 早早地运走，表现出对行人对我都是一种尊重。

⑧ 比喻手法，形象表现了我在马儿面前的高大。

只希望公正的读者在经过周密地、不偏不倚地考虑我的处境及我所受的痛苦之后，能多少包涵我一点。此后，我通常一起床就尽可能地扯着链子到户外去办这件事，而这件事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每天早上行人还没有出来之前，就专门指派了两个仆人，他们会用手推车把这讨人嫌的东西给运走。

我本不应当这样长篇累牍地讲述这么一件乍一看似乎无关紧要的事情，只不过因为自己生性爱干净，认为有必要向读者澄清这一点罢了。据说，一些恶意中伤我的人不止一次地利用此事来奚落我。

等这桩尴尬事完结之后，我又走到门外，打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皇帝已经下了塔楼，骑马朝我走过来，为此，他差点吃了个大亏。他的坐骑虽然受过良好的训练，见了我却一点也不习惯，因为它面前，我仿佛一座山似的晃来晃去，不由地惊得它前蹄悬空，立了起来。幸亏这位君主是一位出色的骑手，始终能够骑在马鞍上，等到侍卫们赶过来揪住马辔头，他才不失时机地跳下

马来。下马之后，他十分惊讶地绕着我仔细地打量了一番，不过他一直保持在链子的长度范围以外活动。他命令厨师及仆人们给我送上酒菜，早已有准备的厨师及仆人们便用一种轮车把饮食推到我的手能够得着的地方。我抓起这些轮车，一会儿就把上面的东西吃得精光。其中有 20 辆车上装着肉，10 辆车盛着酒。每辆车上的肉只够我吃两三口；每辆酒车上有 10 小坛酒，我把酒倒在一起，一口喝了下去。其余的几车我也是这么干的。皇后，年轻的王子和公主们，皇亲国戚们，由许多贵妇们陪伴着，坐在稍远点的轿子里，但是在皇帝的马受到惊吓以后，他们就下了轿，来到皇帝跟前。现在我要描述一下这位皇帝的容貌。他要比臣子们大约高出我的一个手指甲盖，光这一点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体格威武雄壮，富有男子气概，有着像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族所特有的厚厚的下嘴唇，鹰钩鼻子和黄褐色的皮肤。他体态挺拔，四肢匀称，优雅的举止中透着几分威严。他已经过了青春年少的时期，现在已

外貌描写，刻画了皇帝威严、令人敬畏的形象。



28岁零9个月；在位7年间，国泰民安，诸事顺遂。为了更真切地看清楚他，我侧转身躺着，这样就可以与他脸对着脸。他就站在离我只有三码远的地方，后来我曾经多次把他托在我手中。他的衣着非常简单、朴素，式样介于亚洲和欧洲之间，但是他戴着一顶做工精巧、镶满珠宝的金盔，盔顶上还插了根羽毛。他手持一把出了鞘的剑，以防万一我挣脱了束缚，他就可以用剑来防身。这把剑大约有三英寸长，剑柄和剑鞘都是金子做的，上面镶着钻石。他的嗓音尖厉，但吐字非常清晰、嘹亮，就算我站起来也可以听得清清楚楚。贵妇和朝臣们全都穿着华丽的衣服，他们站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条绣满了金银人物图案的女裙，铺在地上。皇帝时常跟我说说话，我也回答他，反正彼此一个字也听不懂。在场的还有几位奉命跟我讲话的牧师和律师（我是根据他们的衣着来推测他们是这种人的），于是我尽量用各种稍微能讲一点的语言跟他们谈话，其中包括高地荷兰语和低地荷兰语、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和一

④ 比喻手法，表现出群臣人数的众多。

种地中海东部地区通用的——法、意、西、希腊语等语的混杂语，但全都没有用。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宫廷的人才全部退去。我身旁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卫队，以防止杂乱的人群弄出什么无礼或者恶意的举动。这些人已是十分不耐烦地挤在我的周围，大着胆子尽可能地挨近我。我坐在房门口地上的时候，有些人竟敢用箭射我，有一支箭差点射中我的左眼。卫队的上校下令逮捕了六个罪魁祸首，最合适的处罚莫过于把这些人捆起来送入我手中。于是几个士兵就照着他的话办了，他们用枪托把这六个人推上前来，推到我用手够得着的地方。我把他们全抓在右手里，先把五个放进上衣口袋里，轮到第六个时，我做了个要活活吃掉他的样子。那个可怜虫拼命地号叫，上校和他手下的军官都很不忍，尤其是他们看到我摸出小刀来的时候，但是我很快就让他们放了心，因为我面色和善，而且立即割断了绑着他的绳子，轻轻地把他放在地上，他随即拔腿就跑了。我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另外的五个人，把他们一个个地

⑧ 表现了他  
们严于执法，  
并没有因我是  
外国人而欺负  
我。

从衣袋里拿了出来放掉了。我注意到，无论是士兵还是老百姓，对我这种宽大为怀的举动都非常感激，后来宫廷也接到了对我极为有利的报告。

到了傍晚时分，我费了一番工夫才爬进了屋子，躺在地上休息，这样一直睡了大概两个星期，在这期间，皇帝已下令给我准备一张床铺。他们用车子运来六百张普通尺寸的床，然后就在我房间里干了起来。他们将一百五十张小床拼接在一起，做成一张长宽适度的床，一共做了四张这样的床，再把它们叠放在一起，但是我睡在上面也不见得比睡在光滑而又坚硬的石板地上好多少。他们又用同样的计算方法给我准备了床单、毛毯和被子，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过惯了艰苦生活的人来说，这种待遇已经够可以了。

④ 细节描写，表现出小人物的聪慧以及表达了感恩之情。

我到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王国，引得无数有钱的人，闲着没事的人和好奇的人来看我，以至所有的村庄都差不多走空了。要不是皇帝颁发几道敕令和公告来制止这种麻烦事，那一定会发生严重的荒废耕作和不管家务的事情。他命令凡是

已经看过我的人都必须回家，没有宫廷的许可，不准进入离我屋子 50 码以内的地方。为此，宫廷的大臣们得到了数量可观的赏金。

在此期间，皇帝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我采取什么措施。我有一个地位极为显赫的朋友，他曾参与过这种机密大事，后来他告诉我，宫廷对如何处置我感到很棘手。他们怕我逃跑，担心我的伙食费用太大，可能引起饥荒。他们还曾决定把我饿死，或者用毒箭射我的脸和手，这样马上就可以把我处死。但是他们又考虑到这样一具庞大的尸体散发出的臭味，可能会在京城造成瘟疫，说不定还会传染到全国各地。他们正在商量此事之际，有几名陆军军官来到会议大厅的门口，其中被召见的两位军官向皇帝报告了我刚才对待六名罪犯的情形。我的这种举动在皇帝的全体内阁成员心目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因此出于为我考虑的缘故，皇帝颁发了一道命令：京城周围 900 码以内的村庄，每天早晨必须缴纳 6 头牛、40 只羊和其他食品作为我的给养，此外还

⑧ 表现了皇帝思虑周全，为百姓着想。同时表达了皇帝对我的存在感到不安。

④说明了皇帝是位贤君。

④表现出皇帝开始接纳我，并试图让我在此生存。

必须供给相当数量的面包、葡萄酒和其他酒类。这笔费用，皇帝指定由国库支付。原来这位君王主要靠他本人领土上的收入过活，除非碰到重大事件，他很少向老百姓征收税金；只是一旦打起了仗，老百姓就必须跟随皇帝出征，而且生活费用要由他们自己负担。他又指定 600 人给我当差，发给他们维持生活的费用，而且就在我的门口两旁搭建了许多帐篷给他们居住。皇帝还下令，派 300 个裁缝按照本国的式样为我缝制一身衣裳；另派六位御用大学士教我学习他们的语言。最后，还要他的御马以及贵族和卫队的马匹在我跟前操练，使它们对我习惯起来。皇帝下的所有这些命令都及时地执行了，过了大约三个星期的光景，我在学习他们的语言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此期间，皇帝时常来看望我，还很乐意地帮我的老师们来教教我。我们已经可以在一起交谈上几句了，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他能给予我自由，这句话，我天天跪在地上反复念着。他的回答，据我理解，是说我要获得

自由必须得花上一段时间，而且没有内阁会议的决定，这是痴心妄想，此外我首先要宣誓同他和他的王国和睦相处。不过，他们会善待我的，他又劝我要耐心，行事要谨慎，以此来博得他自己和他的臣民们的欢心。他希望我不要见怪，若是他下令让几个人品正派的官员来搜我的身的话，很可能搜到我还随身携带的几件武器，因为它们的大小正适合于我这么大块头的人。我说我一定会让陛下放心，随时都可以脱下衣服，把衣袋掏出来给他检查。我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来表达这个意思。他回答说，根据王国的法律，我必须经过他的两个官员的搜查。他说他也清楚，没有我的同意与协助，这是办不到的；他说他对我的宽宏大量、为人正直一直抱有好感，因此很放心地把这两个官员的人身安全托付于我；还说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任何东西都会在我离开这个国家时交还给我，或者按我定的价钱如数赔偿。于是我就把两位官吏拿起来，先把他们放进外套口袋，然后又把他们放在我身上的其他口袋里，只

⑧ 说明了还我自由不简单，表达了皇帝对我为人的好感和一心为民着想的心。

⑨ 排比手法，使文章更有节奏感，增强条理性。透彻表现出皇帝为人正直。

有两个搁表的裤子表袋和一个隐秘的口袋没有让他们搜查，因为我认为这没有搜查的必要，在这个隐秘的口袋里放有几件对我来说很重要，对别人却没什么用处的必需品。我在一个裤子表袋里放着一只银表，另一个表袋里收着一个存放着少量金币的钱包。这两位先生随身携带着笔、墨和纸张，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编制成一份详细的清单。等他们搜查完毕以后，就要我把他们放在地上，让他们好把记录呈给皇帝。后来我把这份清单译成了英文，逐字抄录如下：

第一，我们在“巨人山”外套的右边口袋里，经过最严格的搜查，只找到了一大块粗布，大小足够做陛下大殿里的地毯。在左边口袋里，我们看到一个大银箱子，盖子也是银的，可是我们这些搜查的人却打不开。我们请他打开了，我们有一人跳了进去，尘土一直没到他的小腿肚，灰尘扑腾起来，弄了我们一脸，叫我们俩一齐打了好几个喷嚏。在背心的右边口袋里，我们发现了

④ 描写出皇帝的大殿如大块粗布一般大。

一大捆薄薄的白色东西，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有三个人那么大，用一根结实的缆绳捆着，上面有黑色的图形，依我们的浅见，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文字，每个字母有半个巴掌大小。在左边口袋里有一个好像是机器样的东西，背面伸出 20 根长柱子，就像陛下大殿前的栏杆，我们推测这是“巨人山”用来梳头的。我们没有老是拿一些问题去麻烦他，因为我们觉得要他明白我们的意思是十分困难的。在他的中间罩衣右边的大口袋里，我们看到一根空心的铁柱子，大约有一人高，固定在一块坚硬的木头上，这块木头比柱子还要粗大，柱子的一边伸出几块雕得奇形怪状的大铁片来，我们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在左边的衣袋里也有同样的一部机器。在右边的小口袋里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圆的扁的，红、白金属块；白的好像是银子，又大又重，我们都搬不动。在左边口袋里有两根形状不规则的黑柱子，我们站在他的口袋底下，不费点力气是摸不到柱子顶端的。一根黑柱子有盖，看来是一个完整的什么东西；但

④ 比喻手法，将梳齿比喻成栏杆，表现出大殿的栏杆密集。



是另一根柱子的顶端，有一个白色的圆东西，大约有两个人头那么大。这两根柱子的里端都包着一块极大的钢板。因为恐怕又是什么危险机器，我们就命令他拿出来给我们看了。他从盒子里把它们拿了出来，并且告诉我们，在他的国家，一般是一件用来剃胡子，一件用来切肉。还有两个小口袋我们进不去，他管它们叫作表袋；实际上是他的中间罩衣上端的两个开衩口，因为肚子的压力大，所以这两个袋子的口很紧。右边的表袋口上吊着一条大银链，另一头上拴着一部神奇的机器。我们命令他把链子上拴的东西拉出来，却是一个样子像球体的东西，半边是银的，半边是一种透明的金属，在透明的那边，我们看到一圈奇异的图形，想去摸一下，我们的手指却被透明的物质挡住了。他把这机器放在我们的耳边，它不停地发出像水磨一样的喧闹声。我们猜想这东西要不就是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动物，要不就是他所崇拜的上帝，不过我们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说法，因为他对我们说（如果我们理解得不错的话，因

③ 细节描写，  
生动形象表现  
了银表的样子。

为他总是讲不清楚），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向它请教。他管它叫作先知，而且说，它为他一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指明了一个时间。他从左边的表袋里拿出一个网，大小差不多够渔夫用的，不过这东西可以像钱包一样开合，实际上这也就是他的钱包。我们在里面搜查到几大块黄色金属，如果真是金子的话，那么它们的价值可就大了。

我们遵奉陛下的命令，把他所有的口袋都仔细搜查了一遍，我们还看到他腰间系着一条腰带，是用巨兽的皮革制成的。腰带的左边挂着一把有五人多高的长刀；右边挂着一只皮囊，里面又分成两个小袋，每个小袋足以容得下三个陛下的臣民。一个里面装了些像脑袋一样大的重金属球，要用好大的手劲才拿得起来；另外一个里面盛了一堆黑色的颗粒，个儿不大也不重，我们一把可以抓起五十多个来。

这是我们在“巨人山”身上搜查情形的详细清单。他对我们很有礼貌，对于陛下的命令表现了应有的尊重。

⑧ 表现出两个卫兵非常认真、负责。

签字盖章于陛下登基第八十九月初四日。

克来弗林·佛勒洛克

马尔西·佛勒洛克

这份清单读给皇帝听了以后，他命令我把几项特殊的物品交出来。他首先要我交出了佩剑，我就把佩剑连同剑鞘一齐摘了下来。当时他命令随侍的 3000 精兵，远远地包围住我，掌弓持箭准备放射。不过我并没有留意到这种情况，因为我的两眼全神贯注在皇帝身上。他接着要我拔出佩剑，虽然它受到海水浸泡生了点锈，大体上说还是雪亮的。我拔出剑来，大小三军又惊又怕，立刻齐声呐喊。我手持佩剑舞来舞去，那时候烈日当空，剑光使得他们眼花缭乱。皇帝毕竟气概非凡，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惧怕。他命令我将佩剑收入剑鞘之中，并把它轻轻地放在地上，离开链子末端大约六英尺多远的地方。他要我交出的第二件东西，是那两根空心铁柱中的一根，他指的是我的袖珍手枪。我把手枪拔了出来，应他

④ 皇帝要我拔出佩剑，表达了皇帝对我十分信任和他的不畏惧的气概。

的要求，尽量把它的用途解释给他听。因为皮囊的纹路很密，不易渗漏，里面装着的火药幸好没有被海水浸湿（谨慎的航海家都特别小心，已经防备发生火药被弄湿这类不方便的事情），我只装上了火药，并且事先警告皇上不要害怕，然后向空中放了一枪。他们这次吓得比看见我的佩剑时更厉害了。几百个人倒在地上，好像震死了一样。就连皇帝自己，虽说他仍站在原地，也半天缓不过气来。跟交出佩剑时一样，我交出了两只手枪和弹药包，我请求他特别注意，不要让火药接近火，因为一星点的火就会引起燃烧，会把皇宫轰上天去。我又交出了表，皇上看了非常好奇，命令派两个个子最高的卫兵用根杠子抬在肩上，就像英格兰的运酒车夫抬着一桶麦芽酒一样。对于表发出连续不停的滴答声和分针的运转，他十分惊奇，因为他们的视力比我们敏锐得多，所以很快就看出分针是在动着。他征询了学者们的意见，虽然我不能完全明白他们的话，不过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各种各样，而且存在着很大的分

④ 表现出手枪的威力巨大，超出了小人们的承受范围。

④没有全部收走，侧面表达了没有完全限制我的自由。

歧，这点用不着我来啰唆，读者们也会想象到的。接着我又交出了银币、铜元、钱包以及里面的九个大金币以及一些小金币，还有我的剃刀、小刀、梳子、银鼻烟盒、手帕和旅行日记。结果佩剑、手枪、弹药包都用车装走，送进了皇帝的仓库，余下的东西却都还给了我。

前面也曾提到过，我另外还有一个隐秘的口袋逃过了检查，那里面有一副眼镜（因为我视力很差，有时要戴眼镜），一架袖珍望远镜，还有几件有用的小玩意儿。这些东西对于皇上是无紧要的，因此我也就认为不一定非要献出来。而且我还担心，要是随便交了出去，说不定会被他们搞坏或者弄丢的。

我高雅而又善良的举止博得了皇帝和朝臣们的欢心，确实也普遍地赢得了军队和人民的喜欢，因此我逐渐萌生了在短期内可以获得自由的希望。我想尽一切办法来加强这个有利的局面。老百姓慢慢地不太担心我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危险。有时候我躺在地上，让五六个人在我的手掌上跳

舞。后来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也敢到我的头发丛里玩捉迷藏。我在理解、学说他们的语言这一方面，慢慢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一天，皇帝款待我看他们国家的几种表演。演员们身手不凡，演出场面壮观，就这方面而言，他们的演出水平胜过我所知道的一切国家。我认为最精彩的是绳上舞蹈。他们在一根白色的细绳子上翩翩起舞，那根绳子大约有两英尺长，离地面有十二英寸。就这项表演我想稍为详细地做一番描述，希望读者不要着急。

这项娱乐表演，只有那些正在宫廷中候补重要官职的人，以及深得皇帝宠幸的人才会来表演。他们从小就接受这种艺术表演的训练，并不一定都要贵族出身或者受过良好的教育。一遇到重要官职缺人担任，不管那位官员是病死的还是失宠撤职的（这都是常有的事），五六个候补人员就会呈请皇帝恩准他们给皇帝和朝廷官员们表演一次绳子上的舞蹈。表演中不管是谁，他只要跳得最高，而且没有跌下来，他就接任这个官职。大

⑧ 描写了老百姓对我的好感越来越大，也对我越来越宽心。

⑨ 翩翩起舞：形容轻快地跳起舞来。

⑩ 表现了他们接任职务的方式很特殊。

臣们也常常奉命来表演他们的技艺，让皇帝放心他们还没有丧失自己的本领。大家都认为财政大臣弗林奈普在拉直的绳子上跳舞，跳得比全国的任何大臣至少要高一英寸。我见过他在一个固定在绳子上的木盘里一连翻了好几个跟头，那根绳子只有英国普通的包扎绳那么粗。如果不偏不倚的话，据我看来，我的朋友内务大臣瑞尔德雷撒尔的本领仅次于财政大臣，其余大臣的本领也都不相上下。

另外还有一种娱乐活动，是在特别重大的节日专门表演给皇帝、皇后和首相看的。皇帝把三根六英寸长的精美丝线放在桌子上。一根蓝的，一根红的，还有一根是绿的。这三根丝线是皇帝预备下的奖品，用来表示他对一些人的特殊恩典。这种盛大的典礼在皇宫大殿上举行，候选人员都要在这里进行一场与前面完全不同的比试身手的大赛，在新、旧大陆的各个国家中我都没有见过类似的玩意儿。

皇帝手里拿着一根与地面平行的棍子，候补

④ 虽然只是精美的丝线，也能够表达皇帝对表演者的赞赏。

者们一个个依次跑上前去，有时候要跳过木棍，有时候要在木棍下面爬上几个来回，这完全要看横杆上升或者下降的情形而定。

有时候是皇帝和首相各拿着木棍的一头，有时候也由首相一个人拿着木棍。谁表演得最敏捷，跳来爬去的时间最长，就赏赐给他一根蓝丝线，第二名赏给红丝线，第三名赏给绿丝线。他们都把这些丝线缠绕在腰间，你可以看到朝廷里的大人物几乎没有人不用这种丝线腰带作装饰的。

军马和御马房里养的马由于天天被带到我的跟前，对我已一点也不胆怯了，它们会毫不惊吓得一直走到我的脚边。我把手放在地上，骑手们就纵马跳过去。皇帝手下的一名猎手骑着一匹高大的战马曾经跳过我穿着鞋子的脚面，这确实是不同寻常的一跳。有一天，我有幸为皇帝表演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游戏供他消遣。我请求他吩咐人给我抬几根两英尺长的木棍来，像普通手杖一样粗细的就行。皇帝就命令管理树林的官员照我的话去办。第二天早晨，六个伐木工人驾着许多辆

④ 说明皇帝的办法奏效了，军马们与我也能和平相处了。



由八匹马拉的车子运来了木棍。我拿了九根木棍，牢牢地插在地上，摆成一个两平方英尺半的四边形。我又拿了四根木棍把它们横绑在四边形的四角，高出地面约有两英尺，然后，我又把手帕缚在那九根直立的木棍上，让它朝四面伸展开去，直到它绷紧得像鼓面一样；而那高出手帕五英寸的四根横杆则用作四边的栏杆。我干完了这些活以后，就请求皇帝派一队 24 名的精骑兵到这块平台上来操演。皇帝接受了这个建议，我就用手把这一队战马一匹匹地拿起来放在手帕上，马上骑着全副武装的军官，准备好了操演。他们一站好就分成两队，进行作战演习，一时间利箭齐发，刀剑出鞘，一队败走，一队追击，有的进攻，有的退却，总而言之，我发现他们是一支纪律严明的优秀军队，这样的军队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平台四边的横木保护着人马不至于翻落台下。皇帝高兴极了，下令要人马连续表演几天。有一次甚至愿意让我把他举起来，由他亲自来发号施令。他还费了半天口舌说服皇后，让我把她连同轿子

④ 描写出我的想法不错，皇帝很喜欢。

一起举起来，放到离平台不到两码的地方，坐在那儿的她，从轿子里就可以看到演习的全部情况。也算是我的运气好，这几次表演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故。只有一次例外，一位队长骑的马性情暴烈，它用蹄子刨地，结果把手帕蹿了个窟窿，马腿一滑，连人带马一齐倒了。但是我马上救起了人马，然后一只手遮住破洞，另一只手用最初放他们上台的方式把这队人马放在了地上。失足的那一匹马扭伤了左前腿的肩胛，骑马的人却没有受伤。我把手帕尽量地补好，可是我再也不敢相信这块手帕有多么牢靠，可以受得住再玩这种危险的把戏了。

在我恢复自由的两三天以前，我正在表演这种技艺给宫廷上下取乐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信使向皇帝报告说，有几个老百姓骑马走近我原先被逮住的地方，看见地上躺着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样子很怪，圆圆的边檐，伸开去有皇帝的寝宫一般大，中间突起来，有一个人那么高。这个东西躺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他们才知道它并不



④ 细节描写，生动形象地描述了那个奇怪东西的样子。

像刚开始所担心的那样是个活物。有几个人还绕着它走了几圈，他们后来用叠罗汉的办法爬到顶上去。顶上平平坦坦，用脚一端才发现里面是空的。依他们的浅见，这也许是“巨人山”的东西。如果皇上乐意，他们用五匹马就可以把它拉来。听他们这么一说，我立刻就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了。而且得知这个消息，我真打心眼里高兴。大概在船只出事后，初上岸时，我那么的慌乱，以至于还没有走到睡觉的地方就把帽子掉了。我在划船时曾把帽子用绳子紧紧地系在头上，泅水时还戴在头上。我想，在上岸之后绳子是不是在我不知不觉中出了什么错给弄断了。我还以为帽子掉在海里了呢。我向皇帝说明了帽子的特性和用途，就请求皇帝下命令赶快把它给我送来。第二天，车夫们把帽子运来了，可是已经不大完好。这是因为在搬运前，他们在帽檐上离帽子边不到一英寸的地方钻了两个孔，在孔里安上两个钩子，再用一根长绳子把钩子系住，接到马具上去，就这样把我的帽子拖了半英里多路。可是这个国家

④ 描写出他们将我的帽子运来的方式方法和帽子的巨大。

里的地面极为光滑平坦，帽子所受到的损伤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这件事发生以后两天，皇帝命令驻在京城内外的军队准备演习，原来他又想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取乐办法。他要我把两腿尽量叉开，像一座巨大的石像一样站在那儿。然后他命令他的大将军（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年将领，也是我的大恩人）集合军队，使之排成密集队形在我的胯下进军。队伍中步兵24名一排，骑兵16名一排，击鼓扬旗，手执长枪，朝前挺进。这一支军队包括3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皇帝发布命令，在进军中每一个军人都要严守纪律，尊敬我个人，违者处死刑。可是这道命令并未能禁止一些年轻的军官，随着队伍经过我胯下时抬眼来瞧我。坦白地说，那时我的裤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那些军官们忍不住大笑起来，但同时也流露出欣羡之色。

我递上了许多请愿书要求恢复自由，因此皇帝终于先在内阁会议上，然后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这件事。结果除了斯开瑞·鲍尔戈兰以外，

表现出队伍壮大，十分壮观。

鲍尔戈兰这人我并没有惹他，却偏偏要跟我作对。可是全体阁员一致反对他的意见，所以我的请求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位反对我的大臣叫“加尔贝特”，也就是海军大将，他深得皇帝的信任，并且熟悉国家事务，但是他面色阴郁而且愠怒。最后他还是被说服了，只好同意。不过他坚持要由他来起草我必须宣誓遵守的关于释放条件的文件。斯开瑞·鲍尔戈兰带着两位职位较低的大臣和几位显贵，亲自把这份文件交给我。宣读文件以后，他们命令我宣誓遵守文件里所规定的条件。我先按照我国仪式，然后又按照他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方式宣誓。他们的方式是：左手拿住右脚，再把右手的中指放在头上，大拇指放在右耳耳尖上。读者也许想知道这个民族特有的文章风格、表达方式以及我要恢复自由之身所必须遵守的条文，下面我尽可能逐字逐句地把这份文件的内容翻译出来给大家看。

④ 描写了宣誓方式十分独特。

利立浦特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举世拥戴、万

方畏惧的君主高尔伯斯脱·莫马兰·受夫拉姆·戈尔迪洛·舍芬·木利·乌利·古，领土广泽 5000 布拉斯查格（周界约为 12 英里），边境直抵地球四极。他乃王中之王，身高超过任何人，他脚踏地心，头顶太阳，他一点头，全球君王双膝颤抖。他像春天那样愉悦，像夏天那样惬意，像秋天那样富饶，像冬天那样可怕。至高无上的我皇陛下，向最近来到天朝领土上的“巨人山”提出下列条件，他应该郑重宣誓本条文规定，并遵守之：

**第一条** “巨人山”如果没有加盖我国国玺的许可证，不得离开我国国境。

**第二条** 没有得到我们的特殊批准，他不得擅自进入首都。如经特许，进入首都，居民须在两小时前接到通知就回避在家里。

**第三条** “巨人山”只准在我国主要大路上行走，不得随便在草地上或者庄稼地里来往坐卧。

**第四条** 在上述大路上行走时，他必须格外小心，避免践踏我国良民和他们的车马。未经本人同意，更不得把我国良民拿在手中。

④ 夸张手法，表达皇帝在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无可取代的形象。

**第五条** 如果有紧急公文需要火速寄送，“巨人山”应将专差连人带马装在衣袋里，每月一次行走六天的路程。如有必要，还应该把该专差安全地送回皇帝驾前。

**第六条** 他应该和我国结盟，反对不来夫斯加岛上的敌人，并且竭尽全力毁灭现在正准备侵略我国的敌军舰队。

**第七条** “巨人山”空闲之余，应该协助我们的工匠抬运大石头，建造大公园的墙垣和其他皇家建筑。

**第八条** “巨人山”应该用绕岸步行的计算方法，在两个月内呈献我国疆域精细测量图一份。

最后，“巨人山”如果郑重宣誓遵守上述各条，每天可以得到足够维持我国臣民 1728 人的肉类和饮料，有随时谒见皇帝和享受皇帝其他恩典的权利。

我皇登基以来第 91 月 12 日于贝尔法勃拉克宫。

我心悦诚服地宣过了誓，并且在条约上签字。

④ 虽然权利上有些限制，但依然表现出遵守规定的待遇已经非常好了。

当然其中有几条不像我所希望的那么光彩，我想这完全是出于海军大将斯开瑞·鲍尔戈兰的险恶用心。接着我脚上的链子一开锁，完全恢复了自由。皇帝也特别赏脸，亲自驾到并参加了全部仪式。我匍匐在皇帝脚下表示谢恩。但是他命令我站起来，并说了许多好话。为了避免别人批评我虚荣，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他说的那些话了。他又说，他希望我能做一个有用的仆从，不辜负他已经赐给我的和将来还可以赏赐给我的恩典。

获得自由以后，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参观密尔登多京城，皇帝很痛快地答应了，只是特别叮嘱我不得伤害京城的居民和他们的家室。老百姓也从告示里知道我要访问京城的计划了。环绕京城的城墙有两英尺半高，至少有 11 英寸厚，因此一辆四轮马车可以很安全地在城上绕行一周。城墙上每隔十英尺就建有一座坚固的城楼。我跨过了高大的西门慢慢地往前走，侧着身子穿过了两条大街，我只穿一件短背心，因为我担心如若穿着上衣的话，衣边也许会弄坏屋顶和房檐。虽然皇帝的命令非常严厉，要求所有的民众必须待在家里，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我还是极为小心翼翼地行走着，免得踩上那些还在街上滞留的人们。不管是在阁楼的窗口还是房顶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我不由地想，在以往所有的旅行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④ 描写出这座城市的人口密集。

这么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这座城是正方形的，每边城墙都有 500 英尺长。城里的两条大街都有 5 英尺宽，十字交叉地把全城分作四个部分，城里的胡同有 12 英寸到 18 英寸宽，我没法进去，只在路过时看了一下。全城可以容纳 50 万人。楼房建成三至五层不等，商店和市场里陈列的货物都十分充足。

我获得自由后大约两星期，一天早上瑞德沙内务大臣（他们这样尊称他）仅仅带着一个仆从来到了我的寓所。他吩咐他的马车在远处等候，请我同他谈一个小时。因为我一向敬仰他的身份和才干，又因为我向朝廷提出请求时，得到了他不少帮助，所以欣然答应了。我本来打算躺下来，这样听他说话比较方便些，可是他却愿意站在我的手里和我交谈。他首先祝贺我获得了自由。他说，就这件事说来，他自认为有点功劳，接着他又说，要不是朝廷处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也许我不会这么快就能得到自由。他说，在外国人看来，我们的国势似乎是在蒸蒸日上，实际上我们自己

却苦于两大危机：一是国内党派纷争激烈，二是面临极其强大的外敌随时入侵。关于头一个危险，你要知道，过去70多个月以来，帝国内有两大政党互不相让，一个叫作却米克三，另一个叫斯拉米克三，他们是按照鞋跟的高低来区分各自政党的。

有人说，高跟和我们古代的体制相一致，但是不管怎么说，皇帝却决定一切行政官吏必须任用低跟党人。这一点你恐怕不会觉察不到的，皇帝的鞋跟就特别低，至少要比任何朝廷官员的鞋跟都低一都尔。两党间结怨很深，以至于他们绝对不在一起吃喝，更不在一起谈天。算起来却米克三或高跟党的人数超过了我们，但是一切权力却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怕的是皇太子殿下多少有点倾向于高跟党，至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有一只鞋跟比另一只高些，所以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现在，正当我们处于内患之际，又受到来自布来夫斯库将要入侵的威胁。布来夫斯库是天底下的另一大帝国，其国土面积几乎

⑧ 说明了内务大臣的任务重，国家内部动荡不安。

⑨ 都尔是一种长度，大约相当于一英寸的十四分之一。

⑩ 表现出内务大臣善于观察，很有想法。

④ 描写出内务大臣对我当时的说法还是有些相信的，但国人是一定不会信。

与我们皇帝统治的一样大，实力也与我国不相上下。当然，我们也听见你说过，世界上还有许多王国和国家，住着一些和你同样庞大的人类。不过我们的哲学家却十分怀疑，他们宁可猜测你是从太阳或者是从其中一颗星星上降落下来的，因为很显然，如果有100个像你这么大身躯的人，很快就会把我们皇帝境内所有的果实和牲畜全部吃光。另外，我们6000个月以来的历史，除了利立浦特和布来夫斯库两大帝国以外，从没提到其他的地方。我现在正要告诉你，这两大强国已经顽强苦战了36个月。战争的起因是这样的：各地的人们都认为吃蛋时，把蛋打碎的原始方法是先敲破鸡蛋较大的一头。可是当今皇帝的祖父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正要吃蛋，按照老办法打破了蛋的大端，不巧竟割伤了一个手指。因此他的父亲，当时的皇帝，就颁布了一道圣旨命令全体臣民，吃蛋时，先打破蛋较小的一端，违者重罚。人民对这条法律十分痛恨。历史告诉我们，这件小事曾引起过六次叛乱，一个皇帝送了命，

还有一个皇帝失去了王位。这些内乱经常是由布来夫斯库国的君王煽动起来的。骚乱平定以后，被皇帝流放的人总是逃到那个帝国去避难。据估计，先后几次有 11000 人情愿受死也不肯打破蛋较小的一端。关于这一争端，曾出版过几百本大部头的著作。但是大端派的著作早就被禁止了。同时法律还规定这一派人不得做官。在发生这些争议和骚乱的期间，布来夫斯库的帝王们就常常派大使来，进行劝诫，并指责我们在宗教上搞分裂，因为我们违背了伟大的先知拉斯特洛格在布兰爵卡尔第 54 章中提出的一条基本教义。但是我们却认为那纯粹是对经文的一种曲解，因为原文是：“一切真正的信徒都要在比较方便的那一端打破他们的蛋。”依我个人的浅见，到底哪一端比较方便，似乎只有听从个人的感觉，或者由行政长官来决定。这一伙大端派的流亡者深得布来夫斯库朝廷的皇帝的信任，同时又得到了国内党羽的秘密援助和怂恿，因此掀起了两大帝国之间持续三十六个月的血战。血战以来，双方各有

⑧ 描写了人们不情愿受这种小事的限制，并且反抗无果。体现了这个国家制度的不完善。

⑨ 就是他们的《可兰经》。

交代双方  
队伍强大，  
实力不相上下。

胜负，但其间我们损失了四十艘主力战舰和数目更多的小船，还牺牲了三万名精锐的水兵和陆军。不过据估计，敌军遭受的损失比我们的要更大一些。但是他们现在又装备了一支巨大的舰队，正准备向我们发动进攻。皇帝深信你有勇气和力量，所以才命令我把这件皇家的大事告诉你。

我请求内务大臣替我回禀皇上：因为我是外国人，不便干预党派间的斗争，不过我甘愿冒生命危险，随时准备抵抗所有的侵略者，以保卫皇帝陛下和他的国家。

布来夫斯库帝国是位于利立浦特东北偏北的一个岛屿，两国之间只隔着一条八百码的海峡，我还不曾见过这个岛屿。自从得到敌人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消息以后，我就避免到那一带海岸去，以免被敌人的船只发现。战争期间两国间的来往一律禁止，违者处死，同时皇帝又下令封锁了大小船只，所以敌人一直还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我的情报。我向皇帝提出了打算如何夺取敌人整个舰队的计划。根据我们侦察员的报告，敌人的舰队

描写出敌人不知我的存在，对于我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正停泊在港内，准备一有顺风就驶出港口。我向一位最有经验的水兵打听了海峡的深度，他们曾经用铅锤测量过多次，从他们那儿我得知，海峡中部在满潮时有 70 “格鲁姆格拉夫” 深，大约相当于欧洲度量单位六英尺，别的地方最深也不过五十 “格鲁姆格拉夫”。我走到东北海岸，正对面就是布来夫斯库。我趴在一座小山丘后面，拿出袖珍望远镜来观察停泊在港口内的敌军舰只。敌军舰队里有 50 艘战舰和许多艘运输舰。然后我回到家里，下令（皇帝颁发了一份委任状给我，所以我可以下令）赶快筹集大量最结实的缆绳和铁棍。缆绳大约有包扎东西用的绳子那么粗细，铁棍的长短，粗细跟编织毛衣的针一样。我把三根缆绳搓成一根，这样就更结实了。出于同样的考虑，我又把三根铁棍扭成一根，把两端弯成钩形。就这样共做了 50 个钩子，我在这些钩子上拴上了 50 根缆绳，然后向东北海岸走去。我脱了上衣和鞋袜，只穿着一件皮背心走入海中，这时离满潮大约还有半个来钟头。我赶紧涉水过

表现出我当时观察之后，心中就有了谋略。

④ 描写出我的工作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去，在海峡当中游了30来码两脚才接触到了海底。不到半个钟头，我到了舰队停泊的地方。敌人见了我都吓坏了，纷纷从船上跳到海里，向岸边泅水逃命，一时间跳下水去的不下3万人。我赶快拿出绳索和钩子，把钩子缚在每只船船头的一个孔里，接着又把连在钩子上的绳子的另一端全部扎在一起。我正在这么忙活的时候，敌人放了几千支箭，有许多支还射中了我的手和脸。这时我不但感到疼痛，工作也大大受到干扰。我最怕伤了眼睛，那时如果不是我忽然想到了应急的办法，恐怕就弄得双目失明了。我在我的秘密口袋里藏着一些日常用品，其中有一副眼镜。这秘密口袋，我以前也提到过，当时没有受到那两个官员的搜查。我把眼镜拿出来牢牢地架在鼻子上。有了这种防御，我就可以不顾敌人不断射过来的箭而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起来。尽管也有许多射来的箭击中了我的眼镜玻璃片，可是这至多不过把玻璃片伤损一点罢了，并不碍事。这会儿我把所有的铁钩都拴好了，一只手握住打好的绳结，用力一

拉，可是一艘船也没拉动，原来船都被水中的锚给紧紧地固定了。看来，要想让船移动还有待我做出最大的努力。所以我就放下手里的绳索，让铁钩仍旧挂在船上，决计用小刀把船上的锚索割断，这样一来，我脸上手上又中了两百多支箭。随后我再捡起扣在铁钩上的绳结，轻而易举地就把 50 艘最大的敌舰拖在了身后。

布来夫斯库人根本想象不出我要干什么，起初只是惊慌失措。接着他们看见我在割断缆绳，还以为我只不过想叫兵舰随波逐流，或者互相撞沉。但是他们看见整个舰队秩序井然地移动起来，又看到我拉着另一头，他们立刻尖叫起来。那种悲伤、绝望的喊叫声，实在令人难以形容，难以想象。我走出了危险地带，稍微停了一会，拔出了射在手上、脸上的箭，抹上了一些药膏，这东西以前我也提到过，是我初到时利立浦特人给我的。然后摘下眼镜，大约等了一个小时，等到潮水稍微回落一些，就带着我的船只，涉水走过了海峡的中部，平安到达利立浦特国的皇家港口。

④ 描写不出来夫斯库人看出了我的用意，并意识到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一方面说明皇帝待我真心，担心我的安危；另一方面皇帝担心计划失败就失去了赢的机会。

皇帝带着满朝的官员都站在岸上，期待着这一次伟大冒险的结果。他们只看到船只排成一个大半月形向前推进，却看不到我，因为这时水已经淹没了我的胸脯。当我走到海峡中间时，他们更加悲伤了，因为这时只有我的头露在水面上。皇帝断定我是淹死了，而此刻敌人的舰队正气势汹汹地逼过来。但是不久他的担心就烟消云散了。我越朝前走，海峡也就越浅，没过多久我就走近岸边，来到可以清晰听见岸上人讲话的地方。我高举着缚住敌舰的绳索的一端，嘴里高喊着：“强大的利立浦特皇帝万岁！”这位伟大的君王迎接我上岸，对我极尽赞颂之能事，并当场册封我为“那达克”，这是他们最高的荣誉称号。

我立功以后大约三个星期，布来夫斯库正式派来使者求和，不久两国缔结了对皇帝绝对有利的和约。关于条约的内容就用不着再说给读者听了。布来夫斯库一共派来了六位大使和五百余名随员。他们的入境仪式非常隆重，不失他们皇帝的尊严，也足以表明他们的使命之重大。在条约

签订方面，我仰仗已有的声望（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我在朝廷里还是有些声望的）帮了他们不少的忙，因此条约签完之后，当有人私底下告诉这几位大使，说我是他们的朋友的时候，他们就正式前来拜访我。他们一开始就恭维我勇猛，接着以他们皇帝的名义邀请我去访问他们的国家。他们也曾听说我力大无穷，创造了不少奇迹，很希望我能表演一番，我立刻答应了他们，一切详情也就不必叙述了。

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招待这几位贵客，使他们十分满意也十分惊奇，我希望他们能代我向他们的皇帝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我决定在我回国之前要专程前往拜见。因此后来我在晋见皇帝的时候，就恳求他准许我去拜会布来夫斯库的君王，虽然他答应了，但是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态度十分冷淡。我猜不出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有人私下告诉我：弗林奈普和鲍尔戈兰把我和大使们交谈的情况报告了皇帝，认为这是我怀有二心的表现。不过我问心无愧，但是我开始对朝廷和大

⑤ 说明了我在这几位大使面前留下了好印象。

臣们的真面目有了一些不完美的看法。

这个帝国还有几种非常特别的法律和风俗，如果这些法律、风俗和我亲爱的祖国的法律及风俗不是正好截然相反的话，我倒是想替他们辩解几句。但愿这些法律及风俗能够很好地实施。首先我要提到的是关于告密者的法律。背叛国家的罪行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但是被告如果能在开审的时候辩明自己无罪，原告就会立刻名誉扫地、被处以死刑。无辜的被告还可以从原告的财产或土地中得到四项赔偿，赔偿他时间上的损失，赔偿他所经历的危险，赔偿他在监禁中受到的折磨，赔偿他的辩护费用。如果原告的财产不够赔偿，那么大部分就由皇家来负担。皇帝还要公开赐给被告恩典，同时向全国宣布被告无罪。

交代了这个国家的法律极其严格且残忍，略失人性。

在择人录用方面，优良的品行比卓越的才干更被重视。既然人类必须要有政府，他们相信，人类一般的思维能力就能胜任各项职务，而且上帝也从来没有故意把公共事务的管理弄得非常神秘，使只有几个少数卓越的天才才懂得去管理，

而这样的天才一个时代中也难得生出三个来。但是他们认为人人都能具备真诚公正、节制欲望等美德，如果人人都能实践这些美德，再加上经验和从善之心，人人就能为国家服务，只不过还需要一段学习过程罢了。但是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无德无行，他也就完全不可能具备卓越的才能，那么任何事务就不能像托付给那些合格人才一样委托这种危险分子去办。如果一个人品行端正，只是因为无知而犯错，他对于公众利益的伤害绝对不会像那些存心贪污腐化的人耍花招所带来的损失那么致命，这些人不仅腐化手段高明，加倍地营私舞弊，而且又能巧妙地为自己的腐败行径做辩护。

同样，不相信上帝的人也不能担任公众职务，因为利立浦特人认为：既然君王自称是上帝的代表，倘若又任用一些否认上帝权威性的人，那就没有比这更为荒唐的事了。

大家应该明白，我谈到的这些东西和下面我要谈到的法律都是这个国家独创的，而不是指那

④ 说明了他们在用人方面非常有原则，但思想有些禁锢。

些由于人类具有堕落天性而产生的臭名昭著的腐败现象。读者要知道，那些凭借跳绳得宠而获得高官厚禄，在御杖上下跳跃爬行以赢得皇恩殊荣的奖章等卑劣行为，都是因为皇上的祖父开坏了头，由于党派斗争愈演愈烈，所以这些劣迹才得以盛行。

在他们看来忘恩负义应该判死罪，我们在书上也读到过，有些国家也有同样的法律。他们的理由是：以怨报德的人应该是人类的公敌，因为他不领受人们施予他的恩惠，所以这样的人根本不配活在世上。

表现出他们的这种想法有些决绝，缺乏人情。

我在这个国家住了9个月又13天，好奇的读者也许喜欢听我讲讲我在这个国家里是怎样生活的。我生来就有一个具有机械才能的头脑，同时由于生活上需要，我就用御花园里最大的树木给自己做了一套相当适用的桌椅。他们又雇了两百个女裁缝给我缝衬衣、被单和桌布，用的是他们最结实的布料。这是他们把几层布缝在一起扎成的，因为他们最厚的布也要比我们的上等细麻

布还要薄。他们的亚麻布通常是三英寸宽、三英尺长算作一匹。我躺在地上，女工们就给我量尺寸，一个人站在我脖子那儿，一个人站在我腿肚那儿，她俩每人扯着一根粗线的一头把线拉直，第三个人就拿着一根一英寸长的尺来丈量这根线的长短。然后她们再量我右手的拇指，就不要再量别的了。因为按照数学方法来计算，拇指的两周等于手腕的一周，照这样推算下去就可以算出脖子和腰身的粗细。我又把一件旧衬衣摊在地上给她们做样子，好比照着做，所以她们给我做的衬衣非常合身。他们又雇了300个男裁缝给我做外衣，但是他们却用另一种方法来给我量尺寸。我跪在地上，他们就搭了一根铅垂线垂至地面，这恰好是我的上衣的长度，但是腰身和手臂却要我自已来量。这些衣服全是在我的房子里做的，因为他们最大的房子也放不下这样大的衣服。衣服做好以后，看上去像是英国太太们做的百衲衣，不过衣服全身是一种颜色罢了。

给我做饭的有300位厨师，他们带了家眷住

④ 描写了虽然他们的布匹很小，且为我做事很麻烦，但他们依然非常精细地为我量身，认真负责。

⑧ 细节描写，表现出服侍我吃东西是件非常繁杂的事情。

在我房子附近舒适的小茅屋里。每位厨师给我做两种菜。我用手拿起 20 名服侍我吃饭的人把他们放在桌面上，还有 100 名在地面上侍候，有的捧着一盘盘的肉，有的肩膀上扛着一桶桶的葡萄酒和其他各种酒类。如果我要吃东西，可以叫桌面上的侍者把食品用绳子拉上来，就像在欧洲我们从井里拉上吊桶来一样。她们的一盘肉，我可以吃一口，一桶酒也足够我喝一口的。他们的羊肉味赶不上我们的，但是他们的牛肉味道却非常好。有一次我吃到一大块牛肉里脊，非要做三口吃不可，不过这是难得的。我连肉带骨一齐把牛肉里脊吃了下去，就像在我们国家吃百灵鸟的腿一样，可我这儿的仆人们对此却十分惊讶。我常常一口吞下整只的鹅和火鸡，必须承认，它们的味道比我们的好得多。至于小家禽，我用刀尖一次可以挑起二三十只来。

在叙述我怎样离开这个王国的事情以前，我似乎应当先把一件两个月来一直在酝酿陷害我的阴谋告诉读者。

到那时之前，我对朝中之事一无所知，不过，我确实听说过，也读到过不少有关伟大君王和大臣们运用权势的事情，但绝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度，君王大臣中竟然有如此可怕的，我本来认为，这个国家是按照一些截然不同于欧洲国家的原则来治理的。

我正准备去朝见布来夫斯库皇帝的时候，朝廷里有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有一次，他大大地触怒了皇帝，我曾为他出过一番力）夜里私下坐着一顶封得严严实实的轿子到我家里来见我。他没有通名报姓，就要求接见。他先打发走了轿夫，我就把这位老爷连同轿子一起放进上衣口袋里。接着我吩咐心腹仆人，若客人来访，就说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已睡下了。然后我闩上了大门，把轿子放在桌上，照惯例坐在了桌旁。我们寒暄了一阵，从这位老爷的脸上我看得出他十分的忧虑，就询问原因，他希望我能耐心地听他讲述一件跟我的荣誉和生命密切相关的事情。他这次谈话的内容是这样的，他一走，我就把它用笔记了下来：

说明这个国家并非像自己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简单。

忧虑说明了这位老爷要讲的事情非常严重，对我十分不利，并且想帮我也是有心无力。



④ 现任“加尔贝特”或高级海军大将。

“你要知道，”他说，“最近国务会议的好几个委员会一直都秘密地召集在一起讨论你的问题，不过直到两天前，陛下才做出了决定。

“你很清楚，自打你来到这里，斯开瑞·鲍尔戈兰就成了你的死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仇恨你，但自从你成功地打败了布来夫斯库后，他就更加痛恨你了，因为你的胜利使他这位海军大将的威名黯然失色。

“这位大臣私下和财政大臣弗林奈普勾结，弗林奈普因为他太太的事，对你仇恨极深，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此外他还勾结了陆军大将林姆托克，侍卫大臣拉尔孔，大法官巴尔摩夫联名写了一份弹劾书，控告你犯了叛国和其他重要罪行。”

他这一段开场白就使我坐不住了。我认为自己有功无罪，不由想打断他的话头，可是他请求我不要讲话，接着又说了下去：

“为了感谢你对我的恩情，我才冒着杀头的危险，想方设法搞到了会议讨论的全部记录和一

份弹劾状的副本。”

对昆布斯·夫来斯纯（“巨人山”）的

弹劾书

罪状一

根据皇帝卡林·德法·普伦陛下在位时曾制定的法令，凡胆敢在皇宫院内小便者，应以叛国罪论处。该昆布斯·夫来斯纯公然违犯该项法令，借口扑救皇后寝宫火灾，竟敢解小便救火，并在皇宫院内起卧，实属居心叵测，背信弃义，罪大恶极，不仅违犯了该项法令，而且有失本分。

罪状二

该“巨人山”昆布斯·夫来斯纯把布来夫斯库皇家舰队牵至我皇帝港口之后，皇帝陛下命令他去夺取布来夫斯库残余船只，把该帝国降为我国的一个行省，从此受我国总督的管辖；命令他不仅要消灭所有“大端派”之流者，而且要把该帝国所有不愿立即放弃“大端派”异端邪说之人

通过语言

描写表现出这位老爷是一位重情重义，感恩戴德之人。

表现出当时我出于良心做的好事却被他们拿来做我叛国的文章，实属想置我于死地。

斩尽杀绝。该昆布斯·夫来斯纯实系一个毫无信义的叛国贼，借口不愿违背良心去毁灭一个无辜民族的自由和生命，竟敢抗拒洪福齐天的尊贵的皇帝陛下，呈请免于执行上述任务。

### 罪状三

在布来夫斯库国遣使求和期间，该巨人昆布斯·夫来斯纯实系背信弃义，竟帮助、教唆、安慰、款待布国使臣，虽然他明知道他们是最近和我皇陛下公开宣战的敌国国王的臣子。

### 罪状四

该“巨人山”昆布斯·夫来斯纯，违背忠诚臣民的职责，仅取得皇帝陛下的口头许可，就准备前往布来夫斯库国，并以该许可为由，对付我国，图谋前去支援、教唆布来夫斯库皇帝。如前所述，该皇帝最近与我皇陛下为敌，并已公然向陛下宣战。

“此外，还有其他的罪状，不过这几条是最重要的，我已经简明扼要地念给你听了。

“在关于这件弹劾案的几次辩论中，应该承认，皇帝陛下多次表现出宽大为怀，一再强调你为他建立的功绩，竭力想减轻你的罪名。财政大臣和海军大将却坚持要把你处死，而且叫你死得极其痛苦，极不光彩。他们要在夜里放火烧你的房子，然后由陆军大将率领两万名士兵，用毒箭射你的脸和手。他们还要秘密命令你的几个仆把毒汁洒在你的衬衫和床单上，让你很快抓裂自己的皮肉，在极度痛楚中死去。陆军大将也赞成这个意见，因此许多天来大多数人都在反对你。不过皇帝陛下却决定尽可能留下你的性命，最后才劝住了侍卫大臣。

“皇帝还令首席内务大臣瑞珏沙就这件事发表意见。他一向自认为是你的忠实朋友，就发表了他的看法。从他的意见来看，你对他有好感是有道理的。他承认你罪名重大，不过仍有可以宽恕的余地。而宽恕是帝王最称道的美德，皇帝陛下在这方面更是举世闻名。他又说，你与他之间的友谊人人皆知，这样的话，也许尊敬的阁员

说明了  
几位大臣对我恨  
之入骨，性情  
恶劣。

④ 体现出内务大臣瑞钰沙思虑周全，也为我的伤害缩小到极限。

会认为他偏袒你。不过皇帝既然命令要他说，他愿意直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倘若陛下考虑到你的功劳，又要做到慈悲为怀，一定会情愿免你一死，只下令弄瞎你的双眼。他认为，用此权宜之计，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公正廉明，世人就会拍手称赞皇帝陛下的宽大为怀，也会称赞荣幸成为陛下顾问的大臣们的做法既公平，又宽宏大量。虽然你失掉了双眼，体力却不会减弱，以后你还可以为皇帝效力。因为失明可以增加你的勇气，上次夺取敌人舰队的战斗就是为你自己的眼睛担心，那么，以后你只依靠大臣们的眼睛替你去看就够了。

“但是瑞钰沙的这个建议遭到了全体内阁的极力反对。海军大将鲍尔戈兰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他奇怪内务大臣怎么胆敢主张保全一个叛逆的性命。要是从政治上来考虑，你的功劳只能加重你的罪过。你既然能够撒尿扑灭皇后寝宫火灾（他提起这事惊骇万分），也许下次还能用同样办法使大水泛滥，淹没整个

皇宫：既然你有力量能把敌舰牵过来，一旦有不满意的时候，你也有力量把敌舰再送回去。由于叛逆之意始于心，而后才表现为公开的行动，所以他才指控你是叛徒，并且坚持你得被处死。

“财政大臣的意见也和海军大将的相同。他指出，由于维持你的费用太大，皇帝陛下的收入已严重减少，并且这一笔费用很快就会难于维持下去。他还说内务大臣提出弄瞎你双眼的办法，非但不是什么消除这种祸患的良策，反而有可能会加重这种祸患，正像一种常见的做法所表明的那样，某些家禽的眼睛被弄瞎以后，它们反倒吃得更多，长得更快更肥。神圣的皇帝陛下和内阁成员就是你的审判官，他们现在认为你有罪，这点就足以判你死罪，无须什么严格的法律条文。

“但是皇帝坚决反对把你处死。他仁慈地说：既然阁员们认为刺瞎眼睛的刑罚太轻，那么，以后还可以用其他刑罚处罚你。你的朋友内务大臣谦恭地要求再次发言，财政大臣提出的反对理由：皇帝为了维持你的生活而付出巨大的费用。他说，



④ 交代了财政大臣和海军大将执意必须要弄死我的决心不会做任何改变，反而找各种理由给我加罪。

阁下既全权处理皇帝的财政，也可以通过逐步减少你的定量的办法来轻而易举地防止这个祸患。这样，由于缺少足够的食物，你会变得虚弱无力，甚至晕倒，并丧失食欲，不消几个月就会腐烂而死。到时候，你尸体的臭气也不至于那么危险，因为你的身体已减轻了一大半；而且你一死，两三天内，陛下的五六千子民就会把你的肉从骨头上割下来，用马车运走，把你掩埋到偏远地区，以免传染疾病；同时，留下你的骨骼作为纪念物，以供后人瞻仰。

“皇帝下了一道严格的命令，要求逐步饿死你的计划必须保密，但弄瞎你双眼的判决却记录在案。这个结果，除了海军大将鲍尔戈兰以外，无人反对。鲍尔戈兰是皇后身边的人，他一直受皇后的唆使，坚持要把你处死。那次因为你用那样丢脸的非法手段扑灭了她的寝宫的火灾，她一直对你心怀怨恨。”

这位大人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心中感到十分的疑惑、茫然。

表现出皇帝尽力保住我的性命，但我的食量确实让皇帝为国家担忧了。

这位君主和他的内阁采用了一种惯例（有人告诉我，这和从前的规矩大不相同），朝廷判决执行残酷的刑罚以后，不管这是替皇帝泄愤或是为宠臣报怨，皇帝总要在全体国务会议上发表演说，表明他的宽大、仁慈是举世公认的品质。这篇演说马上就会在全国公布，不过，再没有比宣扬陛下仁慈之心的颂词更让老百姓害怕的了。因为据观察，颂词越长惩罚就会越发的不人道，受害者就越加无辜。至于我本人，坦白地说，无论从自己的出身还是所受的教育来看，从没打算当一名朝臣，而且我判断事务的能力极差，分辨不出对我做出这个判决中的宽大和恩惠之处，反倒认为（这也许是错的），与其说这是宽容，不如说是苛严。我有时也想去受审，因为，尽管我否认不了这几款罪状中所指控的事实，但我却希望他们能够减轻我的罪行。过去我曾仔细研读过许多国家的审判，从中发现，审判总是按法官认为合适的方法结了案，因此，在这种紧要关头，面对着如此强大的敌人，我怎敢依赖这样一种危险

④ 说明了皇帝仁不仁慈老百姓心中有数，也体现出这种无辜受害而死的事情时常发生。



④表现了对  
于没有人性的  
惩罚我心中不  
服，毕竟我是  
无辜的。但出  
于感恩我没有  
以我的力量去  
滥杀无辜。

的决定呢！我也曾强烈地决意要做反抗，因为只要我有自由，整个帝国的力量还是难以制伏我的，我可以很轻易地用石块把京城打得粉碎。但是一想到我曾对皇帝发过的誓，想到皇帝对我的恩宠和他赐予我的“那达克”这一高级头衔，我就很快就惶恐地打消了这一念头。我还没有那么快就学会朝臣们的报恩方法，说服自己说：既然现在皇帝陛下对我这么严酷，我就可以不履行过去应尽的全部义务。

最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这很可能会让我受到一些人的谴责，不过，这些谴责并非毫无道理。老实说，正是由于我极度浮躁，缺乏经验，我才保全了眼睛，使它们不至于被弄瞎，才有了随后的自由行动。倘若那时我就了解帝王们和大臣们的本性（这种本性我后来在其他的朝廷里也注意到了），和他们对待那些还不及我可憎的犯人的办法的话，我早就心甘情愿欣然接受那么轻的惩罚了。但是我那时年轻，做事轻率，又有皇帝陛下的许可，允许我去朝见布来夫斯库皇帝，我就

利用这机会，趁着三天期限还没有过去，送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内务大臣，表示按照我已获得的离境许可，我决定当天早晨动身去布来夫斯库。

不等到他回信我就走到该岛停泊舰队的地方，抓住一艘大战舰，在船头上拴上一根缆绳，拔起船锚，脱掉衣服，把衣服连同我臂下夹来的被子一齐放在船上。我拖着船半泅半涉地到了布来夫斯库的皇家海港，那里的人民期待我去已经很久了。他们派了两名向导领我到与他们国家同名的首都去。一路上我把他们携在手中，一直走到离城门不到两百码的地方，我要他们去向一位官员报告我已抵达的消息，让他知道我在这里等候皇帝的命令。约莫过了一个钟头，我接到了回报，说是皇帝率领皇室和大臣们正出城来迎接我了。我又往前走了一百码，皇帝和随从们都下了马，皇后和贵妇们也下了车，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惊惶忧虑的表现。我卧在地上吻了皇帝和皇后的手。我告诉皇帝：我是来践约的，我得到我们皇上的许可来朝见如此伟大的帝王甚感荣幸，愿全力

⑧ 交代了朝见不来夫斯库皇帝的时机，给了我翻身的机会。

⑨ 体现了皇帝皇后对“巨人山”没有防备，完全信任。

为他效劳，因为这与我对自己的君王应尽的职责并没有矛盾。关于我失宠的事，我只字未提，因为到那时我还未得到正式消息，可以装出完全不知道这回事的样子。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利立浦特皇帝会在我脱离他的势力范围时公开了这一秘密。

我不想把朝廷中接待我的情形特别提出来讲给读者们听，总之这种招待是和这位伟大君王的慷慨气度相称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既没有房屋又没有床，不得不身裹被单、卧地而眠等困难的情形了。

我来后的第三天，好奇心驱使我信步走到了这座岛的东北海岸。在大约离岸有半里格的海面上，我看见一件东西，样子像一艘底朝天翻了的小船。我脱了鞋袜，涉水走了两三百码，发现那件东西被潮水冲得更靠近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真的是一艘小船，我猜想它大概是在暴风雨中从大船上吹下来的。马上我就回到城里，请求皇帝陛下把舰队损失以后剩余下来的 20 艘最大的

④ 过渡句，  
承上启下，为  
下文做铺垫。

军舰以及由海军中将统率下的 3000 名水兵都借给我。这一支舰队绕道向那地方进发，我抄近路回到了我原来发现小船的海边，发现潮水又把小船推得离岸更近了一些。水手们随身带着绳索，那都是事先我结结实实地拧在一起的。等他们的船只都开到了，我脱了衣服涉水走到离小船不到一百码的地方，之后，只能游过去，一直游到小船跟前。水手们把绳的一头丢给我，我就把它系在小船前部的一个小孔里，另一头缚在一只战舰上。但是我发现，我再怎么努力也不起作用，因为在过深的水中，我使不上劲。于是我只好游到船的后面去，不时用一只手把船推向前。而潮水也帮了我的忙，我前进得很快，不久就来到水齐脖子深的地方，两脚也探到了底。我休息了两三分钟，然后又猛地推一把船，如此这般，直到把船推到海水只够到我腋窝的地方。最艰巨的工作总算完成了，我又从一艘军舰上拿出另外的一些绳索来，先把绳索系在小船上，再系在我带来的九艘军舰上。这时是顺风，水手们在前面拉，我

## ⑧ 细节描写

“巨人山”不顾工程艰难也要把军舰弄上来，表现出他已经把军舰当成救命稻草了。

在后面推，一直推进到离岸才 40 码的地方。等到潮水退了，这船才完全出水。亏了有两千人帮忙，又借助于绳索和机械，好容易才把它翻了个身，这才发现这只船有轻微的损坏。

我不想把我遇到的困难讲给读者听，总之，我花了十天工夫，做好了几只桨，总算把小船划进了布来夫斯库的皇家港口。我一到达就看见群众人山人海地聚在那里，他们看到这样大的一艘船，都非常惊奇。我告诉皇帝：我的运气太好，竟把这样的一只船送到我跟前，它可以把我载到别的地方去，以后我也许能够再从那儿返回祖国。我请求皇帝下令供给材料以便把船修好，同时还请他发给离境许可证。他好心地劝了我一番之后才欣然地答应了。

④表现出“巨人山”已经迫不及待要离开这了。

这段时间我感到非常奇怪，怎么一直没听过我们的皇帝给布来夫斯库朝廷送来什么有关我的紧急公文。但是后来才有人告诉我，原来皇帝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知道他的阴谋，他还以为我不过是得到他的许可到布来夫斯库履行我的约定（这

在我们朝廷是人人皆知的)，过几天，等我拜见一完毕，我就会回去。但是我长久不回，他终于苦恼起来，在和财政大臣及其党羽商量了以后，就派了一位要员带着弹劾状的副本来了。这位特使受命向布来夫斯库的皇帝表明他主公的宽大为怀，处我刺瞎双眼的刑罚，结果我却逃避了惩处。如果两小时后我不回去，皇帝就要取消我的“那达克”爵衔，并且宣布我是叛国犯。这位使臣还说，为了维持两大帝国的和平友好，他的主公希望布来夫斯库皇兄下令把我手脚绑起，送回利立浦特，处以叛国罪。

布来夫斯库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商议了三天，才回了一封信，里面说了不少请求原谅的客气话。他说，王兄也知道把我绑起来送回去是办不到的。虽然我夺走了他的舰队，不过他也很感激我在议和时帮了他不少忙，而且两国国君不久就可以放心，因为我在海边发现了一只能够载我出海的巨大船只，他已下令在我的帮助和指导下把船修好。他希望几星期后，两国可以摆脱这个负担不起的

表现出尽管“巨人山”逃避了处罚，但皇帝依然不肯放过他。

④表现了不来夫斯库皇帝对我有所赏识，也是一位好皇帝。

累赘。

特使带着回信回到利立浦特去了，布来夫斯库皇帝就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了我，同时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对我提出，如果我愿意继续替他效力的话，他可以保护我。虽然当时我相信他出于至诚，但我已经下了决心，如果有法子避免的话，不要再和帝王、大臣们多说什么。因此我对他的好意深表感谢之后，谦恭地请求他原谅。我告诉他，既然命运——不管它是好是坏，已经把一艘船送到我跟前，我决心要冒险去漂洋，而不想成为这两个伟大的帝王之间产生争执的导火索。我并没有发现皇帝有什么不快的，后来一个偶然的让我发现，他对我的决定十分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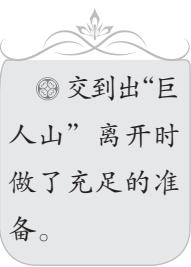
大约一个月后，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派人向皇帝请示准予我离境。

我在船里装了100头牛和300只羊的肉，相当数量的面包、饮料，四百多名厨师才能做得出来的许许多多的肉食。我又随身带了六头活母牛

和两头活公牛以及相同数量的活母羊、活公羊，想把它们带回祖国繁殖。为了能在船上喂养它们，我还带上一大捆干草和一袋谷物。我本来还特想带走十来个当地人的，但此事皇帝无论如何也不答应，除了仔细搜查过我的口袋之外，皇帝还要我以名誉担保不带走他的任何臣民，就算他们愿意去也不行。

就这样，我把所有的东西尽可能地准备妥当之后，于1701年9月24日早晨六点钟扬帆起航了。向北航行约四里格远的时候，海上吹起东南风，晚上六点钟我远远地看到在西北方约半里格处有一座小岛。我一直前进，就在这岛的背风的一面抛锚停泊下来，这似乎是一座无人的荒岛。我吃了东西就休息了。我睡得很好，至少睡了六个钟头，因为我醒来后的两个小时，天才破晓。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

太阳还没升起，我就吃了早饭。起锚以后，正遇着顺风，我依靠袖珍罗盘的指示，仍旧按照前一天的航线把舵前进。如果有可能的



交到出“巨人山”离开时做了充足的准备。



④ 细节描写，交代了时间地点，表现出这艘船的重要性。

话，我打算驶到据我所知在范迪门东北方的一座岛屿。

第二天下午3点钟左右，据我计算离开布来夫斯库已经有24里格，我正向东方航行，就瞧见一艘帆船向东南方行驶。我向那船呼喊，却得不到回应，然而我发现我在逼近它，因为那时风力已经减弱。我尽量全速前进，不到半小时，那艘船也发现了我，随后就挂起了旗，并向空中放了一枪。没想到我又有了希望，能够再次见到亲爱的祖国和我留在那儿的家眷，欢喜之情简直难以言表。那艘船放慢了船速，我就在9月26日下午5点多钟赶上了它。一见到船上挂着的英国国旗，我的心就怦怦直跳。我把牛羊放入上衣口袋里，带着为数不多的全部给养登上了帆船。这是一艘英国商船，正取道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从日本返航。

船主是得浦特福得的约翰·比得尔先生，他对人彬彬有礼，是一名出色的海员。当时我们相遇在南纬30度的地方。船上大约有50名水手，

我在这时遇到了我的一位老同事，名字叫彼得·威廉士的，他在船长面前称赞了我半天。这位先生待我很和气，请我告诉他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只回答了几句话，他却以为我发了疯，以为我遭遇到的危险使我神经错乱了。我从衣袋里拿出了黑牛黑羊来，他大为吃惊，这才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后来我又把布来夫斯库皇帝赐给我的金币，他的全身像和别的稀罕玩意儿给他看。我送了他两只钱袋，每只里面盛着200个“斯普拉格”。我还答应在我们到达英国以后，再送给他一头怀孕的母牛和一只怀孕的母绵羊。

关于这次航程中的详细情形，我不想再来唠唠叨叨讲给读者听了，这次航程大部分很顺利。1702年4月13日我们到达唐斯。航程中的不幸，就是船上的老鼠拖走了我的一头羊。我在一个洞里找到它的骨骼，肉已经全部啃光了。我把其余的牛羊都安全地带到岸上，把它们放在格林威茨弹球场草地上吃草。那里的草又嫩又细，它们吃得非常痛快，虽然我总怕它们吃不好。在这样漫

表现出“巨人山”为人很慷慨大方。

④表现了“巨人山”把牛羊照顾得很周到、细致。

长的旅途中，要不是船主给了我几块精致饼干，拿来研成细末，掺上水，当作它们日常的食粮，我也许不能保住它们的性命。在我停留在英国的短期间内，我把牛羊拿出来给许多贵人和其他一些人看，赚了一大笔钱，在我开始第二次航海以前，我把它们卖了 600 镑。自从我回来以后，我发现它们繁殖得很快，尤其是羊，我希望这种柔细的羊毛能够对于毛纺工业有极大的好处。

我同妻子、儿女在一块住了两个月，因为我对游历异国有一种永不知足的欲望，这就扰得我再也住不下去了。我给妻子留下了 1500 英镑，并且把她安置在雷德里夫的一所好房子里。我把剩余的财产随身带着，有现钱，也有货物，希望它们能给我增加点家当。我的大伯约翰留下了一块靠近伊平的田产给我，一年大约有 30 镑的收入。我又把菲特巷的黑牛旅馆长期租了出去，得到更多的进项，所以我用不着担心我走后，家人会沦落到由教区来救济的地步。我的儿子约翰尼是以他伯父的名字来命名的，当时正在上文法学校，

是个很有出息的孩子。我女儿贝蒂（现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子女）就在家做点针线活。

当我一脚踏上驶往苏拉特的载重 300 吨的商船“冒险号”，便回头望见了妻女婆娑的双眼，于是自己的眼睛也不禁湿润起来，但这仍然不能动摇我远航的决心和意志，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这次旅行一定充满了奇遇。

### 阅读鉴赏

本章简要介绍“我”的家境、身世、学历、学业、职业。这个“我”当然不是本书真正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而是虚构的作者“我”格列佛。“格列佛”是姓，根据小说以后的交代，作者“我”的名是“勒牧尔”（Lemuel）。本章多运用语言描写和细节描写讲述了“我”是个好学、正派、文明的青年，父亲很重视“我”的培养和教育，而恩师贝茨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后来学医、在海船上当过医生，在伦敦开过诊所，最后一次航行，在驶向东印度的途中，被猛烈的风暴冲到了澳洲的凡迪门兰的西北。“我”

船沉遇险，泅水逃生，被押往“小人国”的京城。当时“我”已经 40 岁。

### 知识拓展

百灵鸟——草原的代表性鸟类，属于小型鸣禽，往往边飞边鸣，由于飞得很高，人们往往只闻其声，不见其踪。百灵鸟生活于干旱山地、荒漠、草地或岩石上，非繁殖期多结群生活，常作短距离低飞或奔跑，取食昆虫和草籽。由于叫声清脆，“小百灵”也成为声音甜美好听的代名词。

## 第二部 巨人国游记

### 名师导读

“我”又一次耐不住寂寞出海了，原本平静的“冒险号”乘风破浪，意外地来到了陌生的巨人国。那里的居民身高有如铁塔，一到这里，“我”由“巨人山”一下子变成了侏儒。在大人国的农夫面前，“我”像鼯鼠般大小，被农夫当作玩物带回家。后来阴差阳错“我”被王后买去，得以与大人国的国王相处。逐渐的，“我”思乡之情日益浓烈，那么这一次的“我”是否能够平安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1702年6月20日我正式踏上了开往苏拉特去的“冒险号”，起初一切风平浪静，到了好望角我们还逗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船长约翰·尼古拉斯不幸得了疟疾，所以直到第二年的3月，我们才又开始起航。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越过了马达加

⊗ 风暴来临表现出即将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 在大风中求得安稳表现出冒险者们经验丰富。

斯加海峡不久之后，便每天都刮着大风，风向也要比正常偏西。根据船长5月2日的勘测，我们的所在地大约是北纬3度。突然在那几天，风势有了明显的平稳，但经验丰富的船长却一天比一天阴郁。他告诉我们，大风暴可能就要来临了。

第二天，果然刮起了大风。开始刮南风，就是所谓的南季节风。我们发现天很快就要狂风大作，于是收起了斜撑杆帆，同时准备收起前桅帆。可是遇上恶劣天气时，我们还得确保船上所有的枪支都安放得很牢靠，以免它们在暴风雨中滚来滚去。接着我们又收起了尾帆。由于刮着风，我们的船已远远地驶离了航道，我们认为与其让船顶风强行，或者收帆随波逐流，倒不如让它在海面上顺风疾驶。于是我们收起前桅帆，把它放了下来，又把前桅收帆索拖向船尾。好不容易我们把船舵转到迎风的那面，船身才在强风中勇猛地转了个方向。接着我们把前桅收帆索挽牢，可是帆碎裂了，我们只好将它拽下了帆桁，放进船中，并解掉捆在上面的所有东西。

这场风暴来得异常猛烈，海面惊涛骇浪。我们拖着系在舵柄上的短绳索使船改变了航向，然后帮着舵工一起掌着舵。我们不打算降下中桅，而让它一直竖着，因为它在顺风疾驶时很起作用，而且我们也知道如果中桅直立在空中，船会行驶得更加平稳一些，也就能更顺利地穿越大海，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有自由操纵的余地。

风暴过后，我们挂起了前桅帆和主帆，把船停了下来。接着再挂起尾帆、中桅主帆和中桅前帆。此时航行方向是东北偏东，风向西南。我们把右舷的帆外侧下角处的系帆索拉到船上，松开迎风操帆索和帆桁持索，并收短下风舷的操帆索，同时把迎风张帆索朝前拉、拽紧、拴牢，然后把后桅纵帆绳索拉到上风方向，让船帆扯满风，尽力地顶风驶进。

据我推算，经过这场风暴和随后西南偏西的强风的猛刮，我们向东漂流了大约 500 里格，连船上最年长的水手都无法说清我们究竟到了什么地方。我们的口粮尚还充足，船也还坚固，全体

运用动作的先后顺序，描写出了冒险者扬帆时操作非常熟练。



船员身体都还挺健康，但最令我们发愁的是缺少淡水。我们认为最好还是照着原有的航线行驶，不必转向北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被带到鞑靼的西北部，驶入冰封的海域。

1703年6月16日，中桅上的一个水手发现了陆地。17日那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一座大岛或者一个大陆（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其南端有一处小小的狭长地带伸入海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港湾，港内水太浅了，一百吨以上的船只都不能停泊。我们在距离港湾不到一里格的地方抛锚停泊，船长便派出12名全副武装的水手带着水桶，乘着船上放下去的一艘舢板去找淡水。我请求船长让我跟他们一起去，好四处瞅瞅这个地方，看看能不能发现点什么。

登陆以后，我们既见不到河流、泉水，也见不到任何有人居住的迹象。水手们便在海滩上四处寻觅，看看海边能否找到一些淡水，而我则独自一人往另一端走了大约一英里，看到的都是岩石遍布的不毛之地。我开始觉得疲倦了，再加上

◎ 港湾水浅，表现出我们的行程又遇到了阻碍。

没看见什么可以引起我好奇的东西，就折回身慢慢地朝小港湾走去。当大海完全展现在我面前时，只见水手们早已上了那舢板，正拼命地朝大船划去。我打算冲他们呼喊，尽管这已经无济于事，就在这时，我看见海里有个巨人在竭尽全力地追赶着他们。他迈着大步，涉水的地方海水还不及他的膝盖。但是我们的水手比他先行了半里格路，而且海里四处都布满了又尖又锋利的岩石，所以那个怪物也就没法赶上舢板了。这些都是后来我才听说的，当时我哪敢留下来瞧瞧这一险情会有什么结果呀，而是撒腿沿着原先走过的路拼命地跑，然后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小山，在那里我可以看到此地的一些情形。我发现这地方完全是块被开垦了的耕地，但首先令我吃惊的是草的高度，就在那片似乎是种着快要收割的草地里，草足有20多英尺高。

我走上了一条大路，我当时认为是一条大路，其实对当地人来说，这只是大麦田里的一条小径而已。我在这条路上走了有一些时候，两旁却没有看见什么。那时正是快要收割的时候，麦子长



⑧ 说明由于我当时走太远，以至于没被发现而导致我被意外抛弃了。

④通过观察的先后顺序描写，表明这里有人生存的痕迹，并且这里的植物都超乎想象的高。

④运用对比手法从多方面表现出巨人的高大。

得至少有 40 英尺高。我走了一个钟头才走到田地的尽头，那儿围着一道篱笆，至少有 120 英尺高。树木就更高大了，我简直无法估计它们有多高。从这块田地到另一块田地有一段台阶，一共是四级，爬到最高一级还要跨过一块石头。要我爬上去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级都有 6 英尺高，而最上面的那块石头有 20 多英尺高。

我正竭力想在篱笆间找一个缺口，忽然发现另一块地里有一个当地人正大踏步地朝台阶走来，他的块头和我刚才看到的在海中追赶舢板的那位一样大。看上去他有普通教堂的尖塔那么高，而且据我较为确切的估计，他迈出一步就有十来码远。我惊恐万分，赶忙跑到麦地里躲了起来。我从那儿看见，他站在台阶上，正回头看右边的那块地，然后听见他呼喊起来，声音比喇叭还要高几倍。由于那声音是从高处发出来的，起初我还以为一定是打雷了呢。随后，七名和他一模一样的怪物向他走来，手里拿着收割用的镰刀，那镰刀每把都差不多有我们用的长柄大镰刀的六

倍那么大。这几位的穿戴比不上第一个人，看上去像是那个人的仆人或者雇工，因为他说了几句话之后，那些人就走到我趴着的这块地里开始收割起麦子来。我尽可能地远远地躲着他们，但是挪动起来却是极为困难，因为麦秆间的间距有时还不到一英尺，我简直无法从中间挤过去。尽管这样，我还是尽力往前走去，一直走到一处庄稼已被风雨吹倒的地头。到这里我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因为麦秆全都交缠在一起，我根本没法从中间爬过去，而且落在地上的麦芒又尖又硬，会戳破我的衣服直扎到肉里头去。与此同时，我听到后面那些割麦人已离我不到100码远了。我又累又沮丧，痛苦绝望不已，只好躺在两道田垄中间，巴不得就在这里死掉算了。一想到即将失去丈夫的孤苦凄凉的寡妻和失去父亲的儿女们，我不禁恸哭起来，并为自己当初全然不听所有亲朋好友的规劝，非要参加这第二次远航的愚蠢和固执而悔恨不已。我心里如此的焦虑不安，不由地想起利立浦特来。那里的居民都把我当作世界上

表现出我当时在此情景中的无助和绝望。


④无地自容：  
没有地方可以  
让自己容身。  
形容非常羞愧。

④问句，表  
现出我内心的  
担忧和苦恼。

最大的怪物，在那里我只要用手就可以拽走一支皇家舰队，还能做一番将被永远载入那个帝国史册的其他一些功绩来。虽然这一切他们的子孙后代难以相信，但有千百万人可以作证。而在这个国家，我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就像一个利立浦特人出现在我们当中那样，这是多么的令人无地自容啊！但是我又想到，这还不是我最大的不幸，因为据说人的残酷野蛮程度是与其个头大小成比的，人的个头越大，就越野蛮越残酷。一旦这些巨大的野蛮人里有人碰巧第一个捉到我，除了成为他嘴里的一小口美味小吃外，我又能指望什么呢？毫无疑问，还是哲学家们说得对：若无比较，就无所谓大小。命运也许就喜欢这样捉弄人，让利立浦特人也去找到一个国家，那儿的人身材更小，尊重他们会像他们尊重我一样。谁又知道，在世界上我们尚未发现的遥远地带不会有更高大的人同样也把这些巨人给比下去呢？

我心里又怕又乱，禁不住这样胡思乱想。正在这时，一个割麦子的人走上前来，离我躺的田

差不到十码远了。我这才想到，如果他再走一步，我就会被踩死在他的脚下，或者被他的镰刀砍成两段。因此当他正要举步上前的时候，我吓得拼命地尖叫起来。一听到这叫喊声，巨人便忽地收住了脚，他朝脚下环顾多时，终于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我。他谨慎地思忖了片刻，样子就像一个要尽力捉住一只危险小动物的人似的，既不能被它抓伤，又不能让它咬上一口，在英国，有时候我自己捉黄鼠狼也是这样的。最后，他大胆地用拇指和食指从我身后捏住我的腰，把我拎起来，拿到离他眼前不到三码的地方，以便让他自己更好地看清楚我的形状。我猜出了他的意思，也幸亏我头脑冷静，他把我举在离地面约有60多英尺的空中，因为怕我从他的指间滑落掉，便捏紧我的腰部，这让我十分难受，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不要挣扎为好。唯一敢做的只是抬眼望着太阳，双手合十，做出一副哀求状，嘴里低声下气、可怜兮兮地说着一些适合我当时处境的话。因为我怕他随时都会把我摔在地上，就像我们平常遇上

 用比喻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巨人思忖的样子。

表现出当时的我恐惧又难受。

可恶的小动物便想把它弄死一样。不过，真是吉星高照，他似乎很喜欢我的声音和动作，开始把我当作一件稀罕物了；听到我清楚地吐出一些话，虽然他一句也听不懂，但还是非常好奇。与此同时，我忍不住呻吟、流起泪来，并将头朝自己的两侧扭来扭去，尽量想让他明白，他的拇指和食指捏得我有多么疼。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撩起衣襟，轻轻地把我放了进去，马上就带着我跑到他的主人那儿去了。他的主人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农场主，就是我在田里最先看到的那个人。

农场主听罢仆人有关我的情形的叙述（我从他们的交谈中猜想出是这样），便拿了一根像拐杖粗细的麦秆，用它挑起我的衣襟，似乎觉得那是某种我生来就有的外壳。他又把我的头发吹到一边，好更清楚地看看我的脸。他叫齐了雇工，问他们（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是否曾在田地里见过像我这样的小动物。接着他把我轻轻地放下来，让我趴在地上，但我马上就站起来，慢腾腾地走来走去，让这些人知道我并不想逃跑。他们

团团围着我坐了下来，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清我的举动。我摘下帽子，冲那农场主深深鞠了一躬，接着双膝跪倒在地上，举着两手抬起双眼，尽可能地大声地说了几句话，又从口袋里掏出一袋金币，毕恭毕敬地呈献给他。他用手接了，然后拿到跟前看是什么东西，后来又从袖子上取下一枚别针，用针尖拨弄了几下，但还是没有能探出个究竟。于是我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把手放在地上，然后我拿过钱包打开来，将金币悉数倒入他的手心。除了二三十枚小金币外，还有六枚西班牙大金币，每枚值四个皮斯托尔。我见他用舌头舐了舐他的小指尖，先捡起一枚最大的金币，接着又捡起一枚，可是看起来他还是完全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他对我做了个手势，要我把它们放回我的钱包，再把钱包放回我的口袋。我又多次把钱包给他，他不肯收，我想最好还是把钱包收起来吧。这时，那位农场主已经确信我是个很有理性的动物了。他常和我说话，但是他的话音像水磨一般直刺我的耳膜，不过说出的话还是相当



说明他们想要弄清楚我是什么的心思，以及我想要与他们交流的想法。



表现出我与巨人虽然语言不通，但相处得很和睦。

清晰的。我则尽量大声地用几种语言来回答他，可他还是得把耳朵凑到离我不足两码的地方，结果往往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彼此全然不懂对方的话。于是他吩咐仆人们都去干活，自己则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将它对折后铺在手上，然后掌心朝上，把铺了手帕的手平放在地上，示意我走上去。这个我能十分容易地办到，因为他的手不超过一英尺厚。我想我还是乖乖地服从吧。因为担心会掉下来，我便伸直了身子在手帕上躺下，他就用手帕余下的部分把我包了起来，只露出个头，这样就更安全了。他把我带回了他的家，叫来他的妻子，把我亮给她看，可她大声地尖叫起来，如同英国女人看见癞蛤蟆或者蜘蛛一般吓得回头就跑。然而，过了一会儿，她看清了我的举止，也看到我很听从她丈夫的手势指挥，便很快安心，而且还渐渐地对我倍加温柔起来。

那时是中午 12 点钟左右，仆人们把午饭端了进来。那只不过是盛在一个直径约 24 英尺的盘子里的一碟丰盛肉食（这很适合一个过着俭

朴生活的农夫)。在一起吃饭的有农场主和他的妻子、三个小孩和一位老奶奶。大家就座以后，农场主把我放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饭桌桌面上，桌面离地有 30 英尺。我怕得要命，尽可能地远离桌边，唯恐跌下去。农场主的妻子切下一小块肉，又在一个木头盘子里把一些面包弄碎后将它们端到我面前。我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取出自己的刀叉吃了起来，他们见状十分高兴。女主人叫女仆给我拿来一个大约能装得下两加仑的小酒杯，斟满酒；我十分吃力地举起酒杯，大声用英语说：祝愿夫人身体健康，一边恭恭敬敬地把酒喝了下去。听到这话大家都开心地放声大笑起来，我却差点被这笑声给震聋了耳朵。那酒尝起来似乎带有淡淡的苹果酒的味道，并不难喝。接着男主人打了一个手势要我走到他的木盘边，可是由于我一直惊恐不安（对此，宽容的读者自然能够理解，并且也能够原谅我），所以走在桌上时一不小心被一块面包屑绊了一跤，摔了个狗啃泥，不过没伤着。我立即爬起来，看到这些好人露出

交代了巨人一家待我很好，感觉我很有趣也很喜欢我。

④ 动作描写，交代了巨人对孩子很严厉，也很尊重我。

关切的神情，就拿起帽子（出于礼貌，我一直把它夹在腋下），在头顶上摇了摇，连呼三声万岁，表明这一跤并无大碍。但是就在我走向我的主人（我以后就这样称呼他）的时候，坐在他身旁的那个最小的儿子、一个十岁左右的调皮男孩，一把抓住我的双腿，把我高高地举在空中，这下子可吓得我浑身发抖。他的父亲赶忙从他手中将我抢了过去，同时往他左脸上甩了一个耳刮子——这一记耳光足以把一队欧洲骑兵打翻落马——又命令仆人把他带走。但是我害怕这孩子可能会记恨我，又想起我们那里的孩子天生喜欢对一些麻雀、兔子、小猫、小狗等搞些恶作剧，便扑通一声跪下，指着那孩子，尽量让主人明白，我希望他能饶恕他的儿子。做父亲的接受了，于是小家伙重新落座；我立刻走到孩子面前吻了吻他的手，主人也拉过孩子的手让他轻轻抚摸我。

正吃着饭，女主人宠爱的猫跳入了她的膝间。我听到身后一阵闹哄哄的声音，好像有十几台织袜机在工作似的，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猫在不

断地呼噜呼噜打着哼哼，女主人正在一边给它喂食，一边抚摩着它呢！从我所能见到的猫头及一只猫爪来看，我估计这只猫比三头公牛还要大。尽管我远远地站在桌子的另一头，离它有50多英尺远；女主人也紧紧地抱住它，生怕它跳将过来，将我按在爪子下面，但这只畜生狰狞凶狠的面貌还是令我惴惴不安。然而，这并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我的主人把我放在离它不到三码远的地方，而它根本看都没看我一下。

我常常听人说起，同时，自己的旅行经验也证实，在一只猛兽面前逃跑或者流露出恐惧感，肯定会招来它的追逐或攻击，所以我决定在这危险关头要表现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于是，我大胆地在猫跟前来回踱了五六次，并走近离它不到半码远的地方，但是它好像更怕我似的，把身子缩了回去。至于狗，我也不怎么怕了。此刻正有三四只狗走进房间，这在农民家里是常有的事，其中有一只大驯犬，身子抵得上四头大象，还有一只灰猎犬，长得比大驯犬高些，但是块头没有大驯犬那么大。

⑧ 比喻手法和拟声词，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我发现猫时的情景。

⑨ 表现出智商高的我解决了面对猫狗的困难。

午饭快要吃完的时候，这家人的保姆带来一个才一岁的婴儿。一进门这孩子就发现了我，开始号啕大哭起来，这哭声从伦敦桥到切尔西那么远都能听见。他像一般的婴儿那样咿咿呀呀地要拿我当玩具。母亲也真是溺爱他，拿起我就送到孩子跟前。他立刻抓住我的腰，把我的脑袋直往他嘴里塞。我大声叫喊着，吓得那个小淘气一松手将我扔下来，要不是他母亲张开围裙接住了我，我一定会折断脖子给摔死。为了哄孩子安静下来，保姆用上了一只拨浪鼓，也就是一种里面装着大石头，然后用一根绳子系在孩子腰间的中空的盒子，但这根本没有用，于是，她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喂他吃奶。我必须承认，我还从来没有比看到她的巨乳更让我感到恶心的了。我讲不清该拿什么来做个比较，好让好奇的读者对它的大小、样子和颜色有个概念。那乳房挺着有6英尺高，周长至少有16英尺，乳头都有我半个头大，而那布有脓包、疙瘩以及雀斑的乳头和乳头的颜色看起来更叫人作呕。她坐着喂奶更方便些，而我站

④ 细节描写，生动刻画了巨人母亲乳房的样子。

在桌子上，离她近得很，所以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就使我想起我们英国女子又白又嫩的皮肤来。在我们眼中，她们是多么的美呀，那完全是因为她们的个头与我们的一般大小，而且她们的缺点只有用放大镜才让人看得清楚。通过实验我们会发现，就算是最光滑最白皙的皮肤在放大镜底下也会显得粗糙、凹凸不平，颜色也极为难看。

我记起在利立浦特的时候，那些小个头人们的肤色在我看来是最白嫩的。我曾与那儿的一位学者，也是我的一位密友，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当他站在地上看我时，我的脸要比近看显得更白皙，更为光滑，而我把他放在手中，拿到跟前时，他承认，头一眼看到的情景令他十分惊愕。他说，他发现我皮肤上有许多大洞，我的胡子茬比野猪的鬃毛还要粗十倍，至于我的脸色，也是由好几种不同颜色混合而成的，看起来十分不舒服（虽然他是这么说，但在这里，请允许我为自己辩解一番：我跟我们国家的大多数男性一样白，旅行那么多次也并没有把我晒黑多少）。另一方面，

⑧ 从远到近的空间顺序，表现了不同角度看到事物的样子。

说起利立浦特朝廷中的贵妇人时，他常常告诉我说，这位贵妇长着雀斑，那位的嘴巴太阔了，另一位鼻子过大了，可对于这些我却根本看得出来。坦白地说，我的以上这个念头显然已经足够表明问题了，但为了让读者认为这些巨人真的是丑陋不堪，我也就忍不住要插上一句。说句公道话，他们是个挺好看的民族，尤其是我的主人，尽管他只不过是个农民，可是我从60英尺高的地方来看他的话，他的五官和相貌还是非常匀称端正的。

吃罢午饭，我的主人便出去监督他的雇工干活；从他的声音和姿态我看得出，他周详地嘱托了妻子要好好地照顾我。那时我已十分疲倦，极想睡觉，女主人觉察到了这一点，就把我放到她自己的床上，给我盖上一块干净的白手帕，但是那手帕比一艘战舰的主帆还要大，也粗糙得多。

我睡了大概两个钟头，梦到自己在家和妻子儿女们待在一起，可是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在一间宽约二三百英尺，高有二百多英尺的大屋子里，躺在一张足有20码宽的床上，不

☉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表现出孤独的旅行中对家人的思念。

禁倍感忧伤。女主人去忙家务了，把我锁在了屋内。床离地面有八码。因为生理上的需要，我非得下床不可。可我不敢喊叫，就是叫了也没有用，我声音就这么大，而我睡的房间离这家人的厨房又那么的远。正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两只老鼠沿着窗帘爬了上来，并在床上跑来跑去嗅探着。有一只几乎凑到了我跟前，我吓得一下子跳了起来，拔出短剑来自卫。这两只讨厌的畜生竟敢对我左右夹攻，其中一只还用前爪抓住我的衣领，幸好它还没来得及伤害我之前，我就捅破了它的肚皮。它倒在了我的脚下，另一只见到同伴毙命便赶忙逃窜，但在逃跑时狠狠地挨了我一刀，血滴答滴答地流了出来。取得这一战绩之后，我在床上慢慢地来回走着，以平定呼吸，恢复精力。这两只畜生有大驯犬那么大，但要灵活、凶猛得多，倘若我睡觉前解下了皮带，我势必已被撕成了碎片，让它们给吞食掉了。我量了量死鼠的尾巴，发现差一英寸就有两码长。死鼠还在那儿流着血，但要把它的尸体拖下床去，却直让我作呕。

细节描写，  
形象地表现出  
我与老鼠大战  
的情景。



看见这畜生似乎还有一口气，我便向它脖子上猛砍了一刀，这才彻底地结果了它的性命。

没过多久，女主人进了屋，看见我浑身是血，赶紧跑过来把我托在她的手中。我指了指那只死鼠的尸体，边笑边打手势比画着告诉她我并没有受伤。她高兴极了，唤来了女仆，让她用火钳夹起死鼠把它扔到窗外去。接着她把我放在桌上，我就给她看了看我那把沾满血迹的短剑，然后用衣服的下摆擦干净上面的血迹，再把剑放回剑鞘。我因为急着要做一两件别人无法帮忙的事情，就竭力让女主人明白，我希望她能把我放到地板上。她把我放到地上之后，由于羞涩，我没法说出口要干吗，只是用手指指房门，连连鞠着躬。那好心的女主人最后才好不容易弄明白我想干什么，便再次把我拿在手中，走进花园将我放了下来。我走到花园的一侧，离她大约有200码远，我示意她不要看我，也别跟过来，然后躲在两片酢浆草之间排泄了大小便。

④ 细节描写，说明了女主人对我担心和她为人随和。

我的女主人有个9岁的女儿，以她小小的年

纪来看，既能干又有出息，做得一手好针线活，打扮起玩具娃娃来也极为熟练。她和母亲想办法布置好一张娃娃的摇篮，让我住在里面过夜。摇篮放在一个衣柜的小抽屉里，因为怕老鼠，她们又把抽屉搁在一张吊板上。我和这一家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它便一直是我的床铺。随着我开始学习他们的语言并渐渐让他们懂得我的需要后，这床才慢慢地被弄得越来越方便舒适。

邻居们这会儿已经知道并且渐渐传开了这件事，说我的主人在地里头发现了一只怪兽，有“斯普拉克纳克”那么大，不过样子却处处跟人相仿；它能模仿人的一举一动，似乎还会说一些它自己的语言，并且已经学会了几句他们的话；它靠双腿直立着，性情温顺又懂礼貌，叫它来，它就来，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它长着世界上最纤细的四肢，肤色比贵族家里的三岁女孩还要白净。

有位住在附近的农民是我主人的朋友，他特意前来拜访我们，想打听打听这件事是否属实。我主人立刻把我拿出来放到桌上。遵照主人的吩

表现出女主人和她的女儿对我的照顾细致入微，想法周到。

④ 比喻手法，  
生动形象地表现  
出老头子眼睛  
的大和亮。

咐，我在桌上走了起来，并抽出佩挂的短剑，然后又把它放回剑鞘；我冲客人鞠了个躬，接着用他们的语言向他问好，又说欢迎他的到来，这一切全按我的小保姆教导的去做。这个农民因为老眼昏花，便戴上眼镜想把我看得更清楚点，这时，他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两个透过窗口照进房间来的满月，我不禁开怀大笑起来。这家人弄清楚了我发笑的原因之后，也同我一起乐出了声。不过，傻头傻脑的老头子却对此生了气，变了脸。就我的不幸遭遇来说，说他财迷心窍真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因为他给我的主人出了个馊主意，让主人在邻镇赶集的日子里带我去那儿展览展览。那个镇子离我们家有 22 英里路，骑马半个小时就到了。我看到主人和他的朋友在一块交头接耳了老半天，不时地还指指我，就猜出他们正在打着某个坏主意。我心里很害怕，自以为偷听到而且听懂了他们讲的一些话。

第二天早晨，我的小保姆格卢姆达克立奇便把整个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这都是她巧妙地

从她母亲嘴里套出来的。可怜的小姑娘把我抱在怀里，又羞愧又悲伤地哭泣起来。她担心有什么不幸的事会发生到我头上，她已经注意到我生性羞怯，极好面子，若是为了赚钱而把我拿到最卑贱的人们面前公开展览的话，我认为那该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她说，她的爸爸妈妈本已答应“格里尔德瑞格”是属于她的，但现在发现，他们又跟去年一样要欺骗她了。那时候他们哄她说要给她一只羊，可是等羊羔一长肥，他们就把羊卖给了一个屠夫。就我本人而言，可以肯定地说，我反倒没有我的小保姆那样担心。

我的主人听信了他朋友的话，到了下一个赶集的日子，就将我装入一个箱子，带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同时还带上他的小女儿——我的保姆。他们把我放到这个旅馆最大的房间里的一张桌子上，这大房间差不多有300平方英尺。我的小保姆站在一只紧挨着桌子的矮凳上，既可以照料着我，又可以指挥我表演。为了避免屋内的人群太拥挤，主人每次只允许30个人进来看我。我照

⑧ 说明了小姑娘很喜欢我，不想让我被拿去展览却又阻止不了的羞愧之情。

⑨ 描写出表演的场地很大，并且这次来看我表演的人很多。

着小姑娘的命令在桌上四处走动，她要是问我一  
些我能够听懂的问题，我便尽量大声地做出回答。  
我好几次转向观众，谦恭地向他们致敬，还说着  
“欢迎你们”以及其他几句我已经学会的话。格  
卢姆达克立奇给了我一枚顶针权当作酒杯，我举  
起这盛满酒的顶针杯子，为大家的健康干了一杯。  
而后又拔出短剑，学着英国击剑手的样子舞了一  
阵。我的小保姆拿给我一节麦秆，我把它当枪耍  
了一通，这一手我年轻时就会了。

那天我一共表演了十二场，还常常被迫反反  
复复地表演相同的傻里吧唧的动作，直到我累得  
半死不活，真是苦不堪言。那些看过我表演的人  
个个都说我演得好，弄得大家都要挤破门来看我。

主人看到我能为他赚大钱，便决定把我带到  
全国各大城市里去。因此，他准备好长途旅行所  
必需的一切物品，安排好家中事务以后，便告别  
妻子，于1703年8月17日（也就是我来到这个  
地方之后的两个月）带着我们一起动身前往首都。

10月26日，我们抵达首都，在他们的语言中，

表现出主人也是一个爱财之人，也预示着我接下来的生活会更辛苦。

首都被称为“罗布格拉德”，意思是“宇宙的骄傲”。我主人在离皇宫不远的一条主干道上找了个住处，又照平常的样子贴出广告，对我的外貌和能耐作了详细的描述。他租下一间三四百英尺宽的大房子，准备了一张直径六英尺的圆桌，让我在上面表演。我一天演出十场，所有的人看了都惊叹不已，非常的满意。我现在能说一口还算可以的本地话，而且他们对我说什么，我都完全听得懂。另外，我还学会了他们的字母，有时也能勉强解释出个别句子的意思，这都是因为不管待在家中，还是在旅途的空闲时间里，格卢姆达克立奇一直都在教我。她口袋里放着一本比《桑松地图册》大不了多少的小书，那是一本专门给小姑娘看的普及读物，书中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宗教。她就是用这本书来教我识字母，向我讲解词义的。

由于每天不停地卖苦力，几个星期下来，我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人从我身上赚得越多，就越加贪得无厌。我已经没什么胃口吃

④ 描写出主人找了繁华地段，来看我表演的人大多是有钱人。

④ 描写出我已经疲惫不堪，主人却没有察觉也没有怜惜之情。

④ 说明王后陛下对我也颇感兴趣。

东西了，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正当此时，宫里来了一位“斯拉德拉尔”，也就是宫廷中的引见官，命令我的主人立即带我进宫，给王后和贵妇人消遣逗乐。王后陛下和随侍们都无比喜欢我的举止风度。我双膝跪倒在地，恳请王后陛下准予我亲吻一下她的双脚，但是当她们把我放在桌上时，这位仁慈的王后却朝我伸出一只小指头，我展开双臂一把将它抱住，以极其恭敬的态度轻吻了一下她的指尖。她大致地就我的国家和我的旅行情况问了一些问题，我尽量简洁明了地给予了回答。她又问我愿不愿意住在宫里，我立即在桌面叩了个头，毕恭毕敬地答道，我是主人的奴隶，但是如果由我自己来选择的话，能为王后陛下终生效劳将是我莫大的光荣。接着她又问我的主人是否愿意高价出售我，主人原本就担心我活不了一个月，正准备把我卖掉呢，便马上开价一千金币，王后陛下当场就叫人把钱给了他。这里的金币每个都有 800 莫伊多尔那么大，不过，要是考虑到所有东西在该国和欧洲之间的比例，以及金子在

他们国家价格偏高的情况，这 1000 金币几乎还抵不上英国一千基尼的价值。我接着对王后说，既然现在我已是陛下您最卑下的奴仆，我请求陛下开恩，把格卢姆达克立奇召进宫为陛下效劳，同时也让她继续做我的保姆和老师，因为她一直在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对我十分友善，而且她也懂得怎样好好地照顾我。王后陛下恩准了我的请求，并且很容易地征得了那农民的同意。女儿被选入宫，做父亲的哪有不高兴的呢！那女孩当然也喜不自禁。我的旧主人向我告别，一面还说他给我找了个好地方，然后就退了下去；对此，我一句话也没回答，只是稍稍向他鞠了个躬。

王后看出来我对旧主人的冷淡，待那农场主走出了房间，便问我其中的缘由。我大胆地对王后直言相告：我并不欠旧主人的什么情，要说欠他的情，那也只是感激他在自己的地里头偶然发现我这个无辜的可怜虫时，没有将我摔个脑浆迸裂；何况，他带我到全国大半个地方去展览已赚了一笔钱，如今又把我卖了个好价钱，这些足以

④ 表现出我对与旧主人让我表演为他赚钱很不满，也对他的为人感到失望。



让我报答他对我的情了。

我说得结结巴巴，措辞也不太恰当，谈话的后半段是完全照着该国人民特有的风格来说的，有些词语还是在格卢姆达克立奇带我进宫的路上向她学的呢。

虽说王后非常体谅我言谈中出现的一些毛病，可她却对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动物竟有如此见识颇感惊讶。她把我拿在手中，带我去见国王。国王这时已回到自己的内宫。他是一位庄重威严的国君，还没等仔细看清楚我的模样，便信口向王后问道，打何时起她开始喜欢上“斯普拉克纳克”了。原来国王把我当作了一只斯普拉克纳克，因为那时我正趴在王后的右手心里呢。王后极其聪颖，又十分有兴致，她轻轻地把我放下，让我站在写字台上，然后令我向国王陛下做个自我介绍。我说了几句。这时，等候在内宫门口的格卢姆达克立奇——她一刻也不能离开我，也被召了进来，向国王证实了我到她父亲家以后的全部经历。

国王本人非常博学，其程度不亚于国内的任何一位学者；  
他也曾研究过哲学，尤其是数学；虽说他仔细地看清了我的模  
样，又见我直立行走，但是我还没开口说上一句话，他竟  
以为我大概是某个善于创造发明的巧匠做出来的一件钟表之类

的机械装置（在这个国家，这类机械已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不过，当他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又发现我的言语既规范又合情合理时，他无法掩饰住脸上的惊讶神色。我告诉他我是如何来到他的王国的，他却怎么也不相信，反而认为那是一段格卢姆达克立奇与她父亲共同商量好了的故事，没准就是他们教给我的一套话，好把我卖个大价钱呢！他心中这么猜测着，于是又问了我几个问题，结果得到的依然是合情合理的回答。我只是对他们的语言掌握得还不够纯熟，说话时会带一点外国口音，有时还夹杂着一些我在农场主家里学到的乡下土话，说话方式也不合乎文雅的宫廷文体，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缺点。

王后命令给她做家具的御用木工为我打造一个可用作我卧室的箱子，至于箱子的式样先要征得我和格卢姆达克立奇的同意才行。那个木工可真是心灵手巧，在我的指点下，不到三个星期就为我做成了一座木屋。木屋有16英尺见方，12英尺高，配有一扇门，安了几扇推拉窗，还做了

表现出这个国王博学多才，有不一般的气质，并且这个国家机械很发达。

细节描写，细致地表现出木屋的样子。

两个壁橱，整个就像是一间伦敦式样的卧室。我想在门上装一把锁，免得大大小小的老鼠跑进房间里来，于是铁匠试了好几次才打出一把他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小的锁，我知道，某位英国绅士家门上的锁都要比这把还要大呢！我怕格卢姆达克立奇会把钥匙给弄丢了，便想方设法把它留在自己的一个口袋里。

王后又下令让人用最薄的丝绸给我做几身衣裳，可那丝绸和一条英国毛毯差不多厚，穿在身上挺笨重，后来穿习惯了才好一些。那身衣服是仿效国内流行的式样做的，有点像波斯服，又有点像中国服，穿上去倒也庄重得体。

表现出这个国家服饰文化以及丝绸并不像我们的那样薄。

王后特喜欢让我陪着，甚至喜欢到没我就吃不下饭的地步。我有一副桌椅，桌子就摆在王后陛下进餐的同一张桌子上，正好靠近她的左手边。格卢姆达克立奇则紧挨着我的桌旁站在一张放在地板上的小凳上，帮着照料我用餐。我有一整套银碟银碗和其他餐具，与王后的餐具比起来，它们就跟我在伦敦一家玩具店里见到的、摆放在孩

子们的玩具小屋里的餐具差不多大小。我的小保姆把这些餐具放在她口袋中的一只银盒内，我吃饭需要的话，她才拿给我，而且她总是亲手把这些物品洗得干干净净。

和王后一同吃饭的只有两位公主，大的16岁，小的才13岁。王后陛下总是把一小块肉放在我的盘子里头，让我自己切着吃，她喜欢看着我一小口一小口地把东西吞下肚。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格卢姆达克立奇把我连同我住的箱子一起放到窗台上，天气晴朗时她通常都是这么做的，好让我透透气，因为我可不敢冒险让她像我们在英国挂鸟笼似的把木箱挂在窗外的钉子上。我支起一扇窗户，然后坐在桌前准备吃一块甜饼当早餐，就在这时，甜饼的香味引来了20多只黄蜂，它们一齐飞进我的房间，嗡嗡的叫声比20支风笛奏出的低音还要响。有一些黄蜂抢夺了我的甜饼，一块块地将它们叼走，另有一些围着我的头、我的脸飞来飞去，闹哄哄地叫得我不知所措，而且提心吊胆地怕它们会蜇我。

表现出王后对我的喜爱。

细节描写，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黄蜂飞进来后，以及我与黄蜂大战的场景。

不过我还是鼓足勇气站起身，拔出短剑在空中朝它们挥舞着。我砍死了四只黄蜂，其余的都统统逃掉了，我赶忙关上窗户。这些昆虫都大如山鹑，我拔出它们的蜂刺一看，发现每个都有一英寸半那么长，而且锋利如针。我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蜂刺收了起来，后来把它们连同其他一些稀罕玩意在欧洲几个地方展出过；回到英国后，我送了三根蜂刺给格雷沙姆学院，另一根则自己留了下来。

这个王国是一个半岛，东北边界处横亘着一座 30 英里高的山脉，山顶上到处是火山，这山根本没法翻越过去。就是最有学问的人也不知道山那边究竟住着什么人，或者有没有人住。半岛其他三面都为海洋所包围，但是整个国内却没有一个海港，河流入海处的海岸边到处布满了尖利的礁石，海上一向是汹涌澎湃，没人敢驾驶哪怕最小的船只出海，因此，这里的人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来往。

交代了这个王国的地理位置。

王宫并不是一座规则的大厦，而是一大片方圆 7 英里的建筑群。里面主要房间一般有 240 尺高，

房间的宽度和长度成一定的比例。国王赐给我和格卢姆达克立奇一辆马车，她的家庭女教师就经常带她坐着马车出去看看市容，逛逛商店，我也总是坐在箱子里和她们一道外出。当然，在我的要求下，小姑娘也会常常把我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手上，这样，我们在街上经过的时候，我就可以很方便地看看四周的房屋和行人了。我估计我们的马车约有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大厅那么大，不过没那么高；当然，我说得并不十分准确。

有一天，家庭女教师吩咐马车夫在几家店铺前停了车，那儿的乞丐们见来了机会，就蜂拥到马车两旁，使我看到了一幅欧洲人不曾见到过的、最可怕的情景。有一名女乞丐的乳房上长着一颗毒瘤，它肿得骇人的大，上面布满了洞，其中有两三个洞我都能轻易地爬进去，并把整个身子藏在里头。还有一个家伙，他脖子上生了一个比五个装羊毛的袋子还要大的粉瘤。另外有一个人装了一副木头做的腿，每只木腿都有20英尺长左右。不过，最可憎的是那些在他们衣服上爬动的

通过描写乞丐恶心的外貌，表现出欧洲不为人知的一面以及乞丐的可怜。

虱子，我用肉眼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寄生虫的四肢，那比显微镜底下看一只欧洲的虱子要清楚多了，而且它们用来吸人血的嘴跟猪嘴一样。有生以来我可是头一次看见这样的虱子，如果我有适当的工具的话（很可惜，我把这些工具都落在船上了），我一定会非常好奇地去解剖一个来看看。不过事实上眼前的情景实在叫人恶心，我当时就反胃不禁想吐。

除了平常装我用的那只大箱子外，王后又下令为我制作了一个大约 12 英尺见方、10 英尺高的小一点的箱子，便于出外旅行用，因为大箱子放在格卢姆达克立奇的膝头上实在是嫌大，放在马车里也有点笨重。小箱子还是由原来的那个工匠来做，只不过在整个制作的过程中有我在旁指点着。这个旅行用的小箱子是个标准的正方形，三面的正中都各开有一扇窗户，每扇窗的外面都用铁丝装饰成格子状，这样可以防止长途旅行中发生意外。第四面没有装窗户，而是固定上了两颗结实的钩环，当我想要坐到马背上的时候，携

通过箱子体现出我心思细腻，为自己考虑周全。

带我的人就可以在钩环中间穿上一根皮带，再把另一头扣在他腰间。要是赶上格卢姆达克立奇身体不舒服，而我又要陪同国王和王后外出巡游，或是想要去花园看看，或是要去拜访拜访朝廷里的达官贵妇，这个任务就要托付给一位我能依赖的、办事认真牢靠的仆人。很快的我就在大官们中间出了名，也逐渐开始受到了他们的青睐，不过我想这更多是因为国王和王后陛下对我极为宠爱的缘故，而并非是我自己有什么优点。旅途中，一旦我厌烦了坐马车，就有一个骑着马的仆人把那个小箱子在他身上扣好，然后将它放到他面前的一块垫子上，这样我就可以透过三面墙上的三扇窗户饱览这个国家的风光了。我这间小屋里有——张行军床，一张吊在天花板上的吊床，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床和桌椅都被螺丝紧紧地钉在地板上，免得因车马的晃动而被颠得东倒西歪。由于我早已习惯了航海生活，这种车马的颠簸虽然有时非常剧烈，倒也没让我有什么难受。

有一次，一只盘旋在花园上空的鸢鹰突然间

④表现出我受到的待遇非常好，也很享受。



朝我俯冲过来，要不是我果断地抽出短剑，跑到一个有着浓密枝叶的果树架下的话，它肯定用利爪把我抓走了。还有一回，我正往一个鼯鼠刚刚挖出的土堆顶上走去，突然一头栽进了鼯鼠运土出来的洞里。后来我只得编了个瞎话为自己弄脏了衣服而开脱，至于编了什么样的瞎话，现在已不值得再去多想了。我还曾不小心绊倒在一只蜗牛壳上，摔断了右胫骨，当时我正独自散着步，脑中想着我那可怜的英国。

当我独自一人散步时，就连一些小小的鸟儿看起来也根本不怕我，反而在离我不到一码远的地方蹦来蹦去地寻找虫子和其他的食物吃，完全一副毫不在意、自由自在的模样，好像身边根本就没有什么生物似的。看到这种情形，我真说不出我是该高兴多一些呢还是应当更愤怒一点。我记得，连一只画眉都敢用嘴从我手里抢走一块饼，那饼还是格卢姆达克立奇刚刚拿给我当早餐的。我试图去抓一只这样的鸟，它们竟敢向我反抗，要啄我的手指头，我就不敢伸手过去了。过后它们又照

通过写鸟，  
表达出此时的  
我感到有些孤  
独。

样漫不经心地蹦来蹦去寻找起毛毛虫或者蜗牛来。

女王的未婚侍女们经常邀请格卢姆达克立奇去她们屋里玩，并要她也把我带上，为的是能有幸见见我，摸摸我。她们常把我从头摸到脚，脱个精光，让我躺在她们的胸脯上；但我非常讨厌她们这么做，因为说老实话，她们的皮肤会散发出一种极难闻的气味。在这里我确实不想提及，也不愿去数落那些出色的姑娘们有什么样的缺点，原本我对她们就十分敬重，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个头矮小，我的嗅觉就要相应敏锐得多。再说，这些漂亮人儿在她们情人那儿，或者对她们彼此而言，是不会觉得难闻的，这种情形在我们英国同样的人中间也是一样的。不管怎么说，她们身上生来就有的体味可能要比她们涂抹香水后发出的气味叫人更容易忍受些，只要她们一用香水，我马上就会昏过去。我忘不了在利立浦特时，有一天很暖和，我锻炼了一阵子之后，一位好朋友竟直言不讳地抱怨说我身上有一股很冲的味道。尽管和大多数的英国男同胞一样，我并没

描述了我在这些女人之间生活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

有运动后让人闻着很难受的毛病，不过我想对我来说，他的嗅觉是比较敏锐的，就像对于这个国家的人而言，我的嗅觉也很敏锐一样。说到这里，我不能不为我的主人王后陛下和我的保姆格卢姆达克立奇说句公道话，她们的身体和任何一位英国女子一样非常的芬芳。

我每天都要给宫里人提供一两件可笑的事儿，虽然格卢姆达克立奇格外疼我，但每当我做了什么傻事而她又认为可以讨王后喜欢的，就跑去向王后报告，这说明她够狡猾的了。一次这小姑娘身体不舒服，她的家庭女教师便把她带到城外 30 英里的地方去呼吸新鲜空气，这段路马车要走一个钟头。他们在一条田间小路旁边下了车，格卢姆达克立奇把我和那旅行箱子放了下来，我就走到门外去散步。田间小路上有堆牛粪，我偏偏想要跳过去试试自己的身手。我先助跑了起来，不幸的是我这一跳跳得不够远，正好掉进了直没到膝盖那么深的牛粪当中。我艰难地从牛粪堆里爬了出来，一身脏兮兮、臭烘烘的，幸亏一名仆役拿出手

③ 描写出我在宫里也是轻易就度过了，也表现出我的保姆很聪明。

帕把我揩了个干净。我的保姆只好把我关进箱子里，直到回家后才放我出来。很快王后就得知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仆役们也把这事在宫里传了开去，所以一连几天大家都以我为笑柄，乐个不停。

每星期我总有一两次去参加国王的早朝，因此可以经常看到理发师给他剃胡须，那情形初次看上去着实挺吓人的，因为那把剃刀差不多有两把普通镰刀一样长。按该国风俗，国王一周只刮两次胡子。有一次，我说服理发师给了我一点肥皂水或肥皂沫，从里面我挑出了四五十根最硬的胡子茬。接着，我又选了一块好木头，把它削成梳子背的模样，又用一根从格卢姆达克立奇那儿要来的最细的针在梳背形的木头上凿了几个距离相等的小孔。然后，我拿着刀又是刮又是擦地把那些胡子茬削得尖尖的，再巧妙地将它们固定在小孔中，这样就做成了一把很不错的梳子。我原来的那把梳子齿断得厉害，几乎都没什么用了，所以新梳子做得正及时。我不知道这个国家里还会有哪一个能工巧匠手艺能那么棒，那么精湛，

⑧ 细节描写，表现出我心灵手巧的一面。

能替我照样做出另一把来。

这件事让我想到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来，为此，我花上了许多闲暇时光。我请王后的侍女给我留一些从王后的头上梳下来的头发，后来我还真是得了不少。我有一位朋友是个细木匠，他奉命为我做些零零碎碎的小活。和他商量了一下之后，我便指点着他做了两个和我箱子里那几把椅子一样大小的椅子架，再让他用细钻子绕着我打算做椅背和椅面的地方钻上些小孔；接着，我按照英国人做藤椅的方式把挑选出来的最结实的头发穿在小孔里。椅子做成后，我把它们当作礼物呈献给王后，她把椅子放在她房间里，经常拿出来当稀罕物给别人看看。的确，看过椅子的人个个都对此惊叹不已。王后要我坐到其中一把椅子上去，我死活不肯，说我就是死上成百上千次也不敢把身体最不体面的一部分放到那些珍贵的发丝上，想想看，那可是曾经让陛下的头部增光添彩的东西呀！

⑧ 感叹句，强调语气，表现出我坚决不坐，表达了我对王后的敬重。

其实，我平常就是个手工能手，这些头发我

还用来做了个大约五英尺长，样子很好看的小钱包，并用金线把王后的名字绘了上去；征得王后的同意后，我把这个包送给了格卢姆达克立奇。说实话，这个包是中看不中用的，没什么分量，稍大一点的硬币它就装不住，所以，除了搁一些小姑娘很喜欢用的小玩意儿外，她什么都不敢往里头放。

希望自己进一步得到国王的宠幸，我告诉他，三四百年以前已经有了一种调制火药粉的办法，哪怕是一丁点火星儿，只要落到了药粉堆上，就会立马全部燃烧起来，整个地炸上了天，烈焰腾空，震天动地，响声比打雷还大。按照管子的大小，把相当分量的这种粉末塞进一根铜的或者铁管子里去，然后就可以发射出铁的或者铅的子弹，速度之快，威力之猛是任何武器都无法比拟的。这样发射出去的最大子弹，不仅能够一下子消灭一支军队，而且能把最坚固的城墙夷为平地，把载有上千人的舰船打沉、送入海底。要是那些舰船是用铁链子拴在一起的，那就会打烂它们的桅

通过讲述制作火药的过程表现出火药的巨大无比的威力。

杆和船索，把数以百计的舰船拦腰炸断，最后把它们全部消灭。我们常常把这种粉末装进空心的大铁球里，用一种机械把它们发送到我们正在围攻的某个城池里去，可以毁坏道路，把房屋炸得稀巴烂，轰得周围尘土飞扬，把附近的人给炸得脑浆迸裂。我很清楚这种粉末的成分，是一种既便宜又普通的东西，我还懂得配置它们的方法，而且可以指导他的工人制造一些与国王陛下的疆域内大小事物相称的炮管，最长的不超过两百英尺，有那么二三十根这样的炮管，装上适量的药粉和子弹，就可以在几小时内摧毁疆土内最坚固的城墙。要是京城里的人胆敢违抗陛下的命令，也可以把整个京城摧毁。我谦恭地把这个法子呈献给陛下，略表此心，以报答我多次蒙受陛下的恩典和关爱。

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学问不怎么样，仅仅只有伦理、历史、诗歌和数学等几门学科，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是卓越的。比如他们的数学就完全应用于有益人生上，用在改进农业和所有的机械工艺上，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是不足为道的。至于什么观念、本体、抽象和先验的概念，我却永远没法把它们灌输进他们的脑袋。

他们总共只有 22 个字母，而他们国家的法律条文，没有一条的字数超过了字母数。他们的法律都是用最简单朴实的文

字写成的，那些人民也没机灵到能在条文中找出一种以上的解释。更何况对任何法律条文的妄加评论都是要掉脑袋的。至于民事诉讼的判决或者刑事审判的程序，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判例，因此无论在民事或者刑事诉讼中他们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可以吹嘘。

我在这个国家待了两年，大概是在第三年开始的时候，我和格卢姆达克立奇陪同国王和王后到王国的南部海岸去巡行。我像往常一样住在我的旅行箱里，这个箱子我早已描述过，它是一个有12英尺见方的、非常舒服的房间。我让他们给我预备一张吊床，用丝的绳子系在房间的四个角落，把它吊起来；有的时候，我喜欢让骑马的仆人把我放在他面前的马背上，这样可以减轻颠簸。在旅途的大部分时候，我常常躺在吊床上。我命令那个细木匠，在我的小屋顶上，正对着吊床的中间，开一个一英尺大小的天窗，好在天气热睡觉的时候透透气。天窗口有一块木板，有一道槽可以前后拉动，我可以随意把天窗关上。

⑧ 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文化不是很博大精深。

⑨ 表现出我非常懂得享受，处处为自己的舒服着想。



在我们的旅程快结束的时候，国王觉得不如到弗兰夫拉斯尼克附近的行宫去住几天，而这座城市离海岸不到十八英里。我和格卢姆达克立奇都很疲倦。我有一点着凉了，那个小姑娘病得更加厉害，连门都不能出了。我很想去看看大海，要是有可能的话，那是我唯一可以逃脱的地方。我假装病得很厉害，要求带一个仆人到海边去呼吸新鲜空气，这个仆人是我最喜欢的，他们有时会把我托付给他。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格卢姆达克立奇是多么不情愿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也永远不会忘记她对仆人再三地嘱咐要小心照看我，当时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就好像她已经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似的。

④ 过渡句，  
承上启下，为  
下文做铺垫。

仆人拎着我和箱子走出了行宫，走了大约半个来小时，朝海边的岩石走去。我叫他把我放下来，我打开一扇窗户，抑郁而又惆怅地朝大海张望着。我感觉不太舒服，就跟仆人说我想在吊床上小睡片刻，兴许这样能让我好过些。我上了吊床，仆人怕我受凉就把窗户拉上了。一会儿我就

睡着了，我只能猜测，在我睡着的时候，仆人认为不会出什么的，到岩石堆里找鸟蛋去了，开始我还好像从窗户里看见他在四处寻找，从石缝里捡了一两个鸟蛋。我却发现自己忽然被惊醒了，就觉得箱子顶上的铁环被人猛地扯了一下，那个安在箱子顶上的铁环原是为拎起来方便的。我只觉得箱子被高高地悬在半空中，接着以很快的速度往前飞去。开头的那一下震动，差一点没把我从吊床上掀下来。不过后来的飞行就平稳了。我扯起嗓门来叫了几声，但是毫不起作用。我从窗户里望出去，除了蓝天和白云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听见头顶上有一种像是翅膀扇动的声音，这时我才发现了自己当时的倒霉处境，原来是一只鹰叼着箱子上的铁环，打算像对付缩在壳里的乌龟一样，把箱子往岩石上扔下去。这种鸟非常机灵，嗅觉也很敏锐，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发现它要猎取的对象，即使它们躲在比我躲在两英寸厚的木板里还严实的地方，也没有关系。

过了一会，我觉得翅膀扇动的频率越来越

⑧ 描述出猎  
鹰非常敏捷，  
并且非常大。

快，箱子晃晃悠悠的就像风雨天里的信标一样。我听到了几下碰撞的声音，我认为是那只鹰受到了攻击（我肯定用嘴叼着我箱子上铁环的一定是只鹰），接着，我忽然觉得自己一直往下掉，大约过了有一分来钟，不过这种下降的速度快得简直叫人难以相信，我差一点儿喘不过气来。咔嚓一声可怕的响声，我停止了降落，那声音听起来比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响声还要大。接下来，我就静静地待在黑暗里，足有一分钟。然后我的箱子又重新升起来，一直升到可以从我的天窗里看到光亮，我才察觉自己是掉进海里了。

箱子漂浮在海面上，由于我的体重和箱子里的东西，以及为了让箱子牢固在箱子的四角和箱底钉上去的厚铁板的重量，整个箱子浸在海里的部分大约有五英尺。当时我认为，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大概有两三只鹰也想分享这一顿盛宴，就去追赶那只叼着箱子飞行的鹰，而那只鹰为了自卫在和那几只鹰搏斗的时候，迫不得已才把我扔掉了。在箱子底下钉上去的铁板（都是最为坚固的），使得箱子在掉下去的时候保持了平衡，即使撞在海面上也没有破碎。箱子的接缝都很严实，门也不是用铰链钉上去的，而是和窗户一样能够推上拉下的，所以我这小屋非常密封，一点儿水也没漏进来。我十分费劲地从吊床上爬了

下来，大胆地把头顶上那扇透气的活动木板打开来，是想透点空气进来；由于缺乏空气，我都差点儿给憋死了。

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和亲爱的格卢姆达克立奇在一起啊，可是我和她分手一个多钟头了！说句实在话，我自己固然是遭遇了不幸，但却不由得要为我那可怜的保姆担忧，她一定会为失去了我而伤心，皇后也许会生气，她的前途也就毁了。也许许多旅行家都不曾遇到过比我还大的困难和痛苦，在这种危险的时刻，我随时都在担心箱子会撞成碎片，抑或起码会被暴风雨或者巨浪打翻。只要窗玻璃上裂了一条缝，马上就会要了我的命。亏得窗玻璃外面罩了挺结实的铁丝网，那是用来防备在旅途中发生意外的，要不然窗户可就保不住了。我发现有海水从几个缝隙里面渗了进来，尽管漏进来的不多，我还是竭尽全力把渗漏的海水堵住了。我没有办法把箱子盖打开，要不然的话我非要把它打开，坐到箱子顶上去，那么我至少可以不被关在里面，正像我刚刚说的，不会给

表明木匠技艺精湛，做的箱子非常结实，救了我一命。

表达出我在海上四个钟头里非常难熬，也很难受。

憋死。就算我能在这一两天躲过种种的危险，可是除了冻死饿死这么悲惨地死去以外，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指望呢？我就在这样的状况下挨过了四个钟头！每时每刻都以为自己会死掉，确实也希望早点死了算了。

我告诉过读者，这个箱子没有开窗户的那一面，装着两个牢固的钩环，常常骑马带我出去的仆人，就是在钩环里穿上一根皮带，把箱子绑在腰里。正在我郁郁不乐的时候，忽然听见，至少是我认为听见了，在箱子安着钩环的那一面有一种摩擦的声音。不一会儿我就开始想象是什么东西拖着箱子在海里往前走了。因为我时刻都能感受到有一种拖拽的力量，这股力量激起的浪花几乎淹没了箱子的窗顶，我差不多又陷入了黑暗之中。尽管我难以想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却让我产生了一丝获救的希望。我冒着危险拧开了一把椅子上的螺丝，这把椅子是固定在木地板上的，我把椅子挪开，把它正对着刚才打开的天窗，然后用螺丝把椅子固定在木地板上。我爬上椅子，

站起来拼命地把嘴凑近窗口，用我所懂得的各种语言向外面高声呼救。我又把手帕扎在随身携带的手杖上，伸到天窗外，在空中摇动了好几次，如果附近有任何船只，水手们就会猜到这个箱子里面关着一个不幸的倒霉蛋。

我发现我的努力是徒劳的，但我很清楚地感觉到箱子给拖着往前走了。过了一个多钟头，或许更久一点，箱子有钩环没有窗户的那一面，撞上了某个坚硬的东西。我想肯定是撞上了一块礁石，而且发现颠簸得比以前更加厉害了。我清清楚楚地听见箱子盖上面有动静，就像是缆绳穿过铁环的那种声音。接下来，我觉得自己在渐渐地升高，起码比原先升高了三英尺。于是我又把系着手帕的手杖伸了出去，大声呼救，嗓子都快喊哑了。终于我的叫喊声有了回应，我听见外面连喊了三声，这可真叫我欣喜若狂，没有亲身体验过是没法懂得这种欢快的。这时我听见了头顶上的脚步声，还有人在用英语冲着窗口喊话：“下面有人吗，怎么不说话？”我赶快回答，说我是

④表现出到最后我都没有放弃获救的希望。

⑤描写出我看有被救的希望时的那种高兴激动的心情。

个英国人，运气不好，遇上了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大灾难。我说了许多好话，哀求他们把我从这个黑暗的牢笼里救出去。上面的声音回答道：你现在已经很安全了，因为你的箱子已经固定在我们船上了；木匠马上就来，要在箱子盖上挖个窟窿，大小足够把你拉出来。我回答说：那倒没有必要，那要浪费好多时间；不过要来个水手，叫他用手指头钩住铁环，把箱子从海里拎到船上，放到船长室里面就行了。他们中有人听见我这么信口胡说，还当我是个疯子，有的人就大笑起来。我绝对没有料到，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那些身高、体力都和我一样的人中间。木匠来了，只用了几分钟就锯开了一个四英尺大小的出口，随后又放下了一把小梯子，我爬了上去，这才被他们弄上了船。我的身体衰弱极了。

讲述我终于安全得救了，虽然疲惫不堪，但也安心了。

水手们都非常惊奇，问了我上千个问题，我却没有心思回答。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的矮子，我同样感到很惊奇，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惯了那些刚才离开不久的巨人，所以就把他们当做矮人了。

船长是托马斯·威尔柯克斯先生，他是什罗普郡人，一个诚实、可敬的人。他看我快要晕倒了，就把我领到他的舱里去，给我吃了一种强心药，让我安定下来，还让我躺在他的床上，劝我休息一会儿，这也正是我最最需要的。在睡觉之前我告诉他，我的箱子里还有几件珍贵的家具，丢了怪可惜的：有一张漂亮的吊床、一张很好的行军床、两把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橱柜。都在我那个小房间的四壁挂着，当然也可以说塞满了丝绸和棉花。如果他吩咐水手把那个箱子拿进舱来，我可以当他的面打开，把我的那些家什拿给他看。船长听见我在说这些，认为是胡言乱语，也当我是神经出了毛病。不过呢，我估计他当时是想让我安静下来，答应按照我的要求叫他们去做这件事。他走到甲板上去，派了几个人到我的小屋里去，把我的东西全都搬了上来，并且把墙上塞垫的东西也都扯了下来（这些都是我事后知道的）。但是椅子、橱柜和床都是用螺丝钉固定在地板上的，那些水

④ 描写了那些水手们都非常粗鲁，且不识货。



手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扯了起来，结果都弄坏了。然后他们又敲下了几块木板，留在船上用。他们把想要的东西都拿完以后，就把空箱子扔进了海里，由于箱子底部和四壁全是裂缝，马上就要沉入海底了。我庆幸没有亲眼看见他们的破坏行动，因为我确信那会让我感慨不已，而那些事情倒不如忘掉了才好。

我睡了几个钟头，但总是睡不踏实，老是梦见我离开的那个地方，还有那些我已经逃掉的危险境地。不过，睡了一觉醒来，我感觉自己恢复了不少。此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光景，船长认为我饿得太久了，于是吩咐马上就给我开饭。他和蔼可亲地款待我，认为我的举止并不粗野，说话也条理分明。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他要我把旅行经历讲给他听，问我为什么会住在那个太得吓人的箱子里在海上漂流。

表现出船长开始对我的经历感到好奇，想一探究竟。

他说：在中午12点钟左右，他正拿着望远镜在瞭望，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了它，还以为是只

帆船，它离他们的航线不远，他很想赶上去，因为船上储存的饼干不多了，他希望能买到一些。可是当他们驶近一点以后，才发现他给弄错了，于是他就派了几个人坐小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水手们回来时都很惊恐，他们发誓说看见了一座漂流的房屋。他大笑起来，以为他们是在胡说八道，就亲自坐小艇去看看，并且吩咐手下的人随身带上一根粗绳子。这时的大海风平浪静，他绕着箱子划了好几个圈，看见了箱子上的窗户和护窗的铁丝网，还发现有一面整块都是木板，没有透亮的地方，但上面却有两个钩环。于是他命令水手划到那一面去，用缆绳拴住一个铁环，再命令水手把我的箱子拖到大船那儿去（他是这么说的）。等把它拖到船边时，他命令再拿一根缆绳拴在箱子顶上的铁环上，利用滑轮把我的箱子吊起来，而所有的水手合在一起也抬不起来，只能抬起两三英尺。他说，他看见了我从窟窿里伸出来的手杖和手帕，就断定肯定有什么不幸的人给关在里面了。我问他最先看见我的时候，他

讲述了打捞我时费劲吃力的场景。

和水手们可曾看见天上有没有几只大鸟。他回答说，在我睡觉的时候，他和水手们还在议论这件事情，有一个水手说他看见三只鹰朝北方飞去了，但并没有说它们比平常见到的鹰大多少。我猜想那一定是因为它们飞得太高的缘故。他当时也揣摩不透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接着，我又问船长，我们这会儿离陆地有多远。他说，根据他所能作出的最精确的估计，我们至少离陆地有一百里格。我很有把握地对他说，他几乎多算了一半的路程，因为我掉到海里的时候，离开我来的那个地方还不到两个钟头。他听我这么说，又以为我神经错乱了，于是他暗示了我，劝我到替我预备好的舱房里去睡觉。我肯定地对他说，有他这么好的招待和陪伴，我早就恢复过来了，我现在跟平时一样，神志很清醒。然后他变得认真起来，说是想随便问问我，是不是我犯了什么大罪，受到哪一国君王的惩处，把我给扔在箱子里，就像其他的国家对付重罪犯那样，把他放在没有粮食的破船上，赶到海外去。为此，他虽然懊恼

表现出船长对我疑惑不解，并且胡乱猜疑。

自己搭救了一个坏人上船，却还是要说话算数，等到了第一个港口，就送我平安地上岸去。他补充道，起先我对水手们胡言乱语，后来呢，又对他本人说什么小房子或者柜子之类的胡话，再加上我在吃饭时的古怪模样和举止，让他觉得我越来越可疑了。

我请求他耐心地听我说一说自己的经历。我把我最后一次离开英国直到他发现我的时候为止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事实总是能够说服讲道理的人，这位诚实可敬的绅士，很有见识，头脑也清醒，所以立刻就相信了我的坦诚，说的是真话。但是，为了证实我所说的话，我请他叫人把我的橱柜拿进来，橱柜的钥匙还在我的口袋里（他已经把水手们如何处理小房子的情形告诉了我）。我当着他的面打开了橱柜，把我在那个国家里收集的一小部分珍品拿出来给他看，说起来很奇怪，我居然能够从那个国家给人救了出来。这里面有我用国王的胡子茬做的梳子，另外一把也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却是装在了王后的大拇指的指甲上——它是用做梳子背的；一些一英尺到半码长不等的缝衣服针和别针；四根黄蜂刺，就像细木匠用的平头针；几根王后头上梳下来的头发；一枚金戒指，这是有一天王后格外恩赐给我的礼物，她从小

④ 描述了我的橱柜里装了不少东西，且都算是奇珍异宝。

拇指上取下来，套在了我的头上，恰似一个项圈。为了报答船长的款待，我请求他收下这枚戒指，他执意不肯收。我又拿出一块我亲手从一个宫女的脚趾上割下来的鸡眼，它足有肯特郡出产的苹果那么大，而且非常坚硬；我回到英国后把它挖空了，做了一只酒杯，周边用白银镶了起来。最后，我又请他看我在那儿穿的紧身裤，那是用一只老鼠皮做的。

我无论送什么给他他都不肯接受，后来发现他对一个仆人的牙齿十分好奇，而且还很喜欢，我就把它送给了他。他谢个不停地收下了，其实那样的小礼物不值得这么谢。那是一位医术拙劣的外科大夫，把格卢姆达克立奇一个害牙疼病的仆人的好牙给拔了下来，这颗牙齿和他嘴里的其他牙齿一样都是很好的。我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放在我的橱柜里了。这颗牙齿大约有一英尺长，直径有四英寸。

船长十分满意我对他这段简单明了的叙述，还说，他希望我回到英国之后，能够写出一部书

来公开发表。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我的游记之类的书已经出得够多了，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就超不出它们的成就。因此我怀疑有些作家为了贪图名利，或者为了博得无知读者的欢心，会把真实性抛在脑后。我写的故事不会像大多数游记那样，充斥着奇奇怪怪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抑或尚未开化的野蛮民族的风俗习惯、偶像崇拜等华而不实的描写。我只写一般的事实，不涉及别的东西。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感谢他美好的意见，并且答应考虑写书的事。

船长这次到了越南的东京地区，当时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他的船正朝东北方向驶去，到达了北纬44度、东经143度的地方。我上船两天之后，遇到了贸易风，这样我们就向南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又沿着新荷兰（澳大利亚）海岸航行，一直保持着西南、西的航向，等到绕过了好望角才转向南、南西的航向。我们的航行十分顺利，我也不想在这里用航海日志来麻烦读者了。



⑧ 阐明了我为人正直，实事求是，很朴实。

④表述了船长为人厚道，不求财的朴实善良的品格。

船长曾经让船开进那么一两个港口，派出小艇去补充食物和淡水。不过直到我们到达唐斯之前我都没下过船；到达唐斯的时间在1706年6月3日，离我逃脱之后大约有9个月了。我提出将我的东西留下来作为我坐船的费用，但是船长却坚持分文不收；我们依依惜别，我让他答应到我瑞德瑞夫的家里去做客。我还向船长借了五个先令，雇了一匹马和一个向导。

我在回家路上，看见房屋、树木、牛羊、行人都很矮小，于是就以为自己是在利立浦特境内。我担心踩踏每一个遇到的行人，经常大喊大叫，要他们让路，由于这种粗鲁的行为，有那么一两次我差一点让人给打破了头。

我打听了一阵子才到了家。有个仆人开了门，我弯着腰走了进去（样子就像鹅进棚），因为生怕碰了头。我的妻子跑出来拥抱我，我却弯下腰去一直弯到她的膝盖底下，以为如果不这样，她就够不着我的嘴巴。

我的女儿跪下来要我替她祝福，可是我长期

以来已经习惯于站着昂头看60英尺以上的高度，所以直到她站起来以后，我才看见她。接着我就跑上前去用一只手拦腰把她抱起来。我很是看不起我的仆人以及来我家的一两位朋友，就如同他们都是矮子，而我却像个巨人一样。我对妻子说，她过日子太俭省了，因为我发现她自己和女儿都饿得不成样子了。一句话，我的行为令人莫名其妙，他们都像船长初次见到我的时候那样，认为我的神经出了毛病。我说起这件事情，只是举个例子，想说明习惯与偏见的力量有多大。

慢慢地，我的行为和思想就恢复了正常，也能和亲友相互了解了。但由于我这次的历险太过危险与离奇，所以我的妻子坚决不同意我再去航海了，然而她是无论如何无法同命运的手抗争的，所以我们的故事还有下文。

说明我的经历使我的行为习惯受到影响。



### 阅读鉴赏

本章讲述了“我”随同12个水手上岸寻找淡水，水手们被巨人吓得坐舢板逃回去了，唯独“我”一人被大人国的农民发现，由农场主带回家，由阶下囚成为座上客。文章多用细节描写、空间顺序描写了主人拿“我”表演赚钱，后来王后买了“我”，并且我学会了一些他们的语言，与他们一起生活的经过。最后“我”从大人国脱险获救回国，与妻子女儿见面。

### 知识拓展

老鹰——也叫鸢，是小型猛禽，与一般鸟类不同，雌鸟体型往往比雄鸟更大。老鹰性情凶猛，嘴呈黄色，上嘴弯曲，脚强健有力，趾有锐利的爪，翼大善飞。



---

## 第三部 飞岛国游记

---



### 名师导读

在这一部中，我们的作者把讽刺的锋芒指向了当代英国哲学家，脱离实际、沉溺于幻想的科学家，荒诞不经的发明家和颠倒黑白的评论家和历史家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这神秘的飞岛国有什么奇特的事情发生吧。

就在我刚刚到家还不到十天的时候，就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了。他就是一艘非常结实的、能载重 300 吨的大船“好望号”的船长——大名鼎鼎的威廉姆·罗宾逊。在他以前担任别的船长的时候我曾在他的船上做过一阵子外科医生，我们的关系非常要好，所以一听说我回来了他马上就来看望我。起初，我认为那只是单纯的探望，但慢慢我发现，他几乎每天都来，而且十分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后来他告诉我他打算在两个月后出海

④ 开头表现了第三次航行的原因。

到东印度群岛去，并邀请我和他一起去。他知道我的航海知识跟他不相上下，所以他还让我和他一道分享这艘船的指挥权。

他还说了许多客气话，我知道他人很老实，也就没有办法拒绝他的邀请了。虽然在过去我经历了种种不幸的遭遇，但出去看看世界的渴望在我心中依旧是那么强烈。剩下来唯一的困难就是说服妻子，不过，最终她为了替儿女们的前途着想，答应了我。

④ 交代了时间地点和停泊的原因。

我们于 1706 年 8 月 5 日那天动身，1707 年 4 月 11 日到达圣乔治要塞，因为当时许多水手都病了，于是我们就在那儿停泊了三周，让他们好好地休整了一下。之后我们开往越南的东京。由于船长想买的东西没买齐，而且几个月内也不可能办得成，于是他就决定在那儿待上一段时间。为了支付在这段停留时期内所必需的一些开支，他买了一艘单桅帆船，往船上装了几种货物（平常东京人都要乘船到附近的岛上去买这些东西），又给这艘船派了 14 名水手，其中 3 名是当地人，

并任命我为这艘帆船的船长，同时授予我做生意的权力。在这期间，他自己则在东京处理一些事务。

我们航行还不到三天，海上就起了大风暴，有那么五天我们被刮往正北偏东方向，接着又漂向东边。此后天气晴朗，但西边刮来的风还是相当猛烈。到了第14天，我们被两艘海盗船跟上了，因为我们的单桅帆船负载重、速度慢，再说我们也没有什么自卫的条件，不多一会儿海盗船就追上了我们。

这两艘船上的海盗几乎是同时登上我们帆船的。在两个头领的带领下，海盗们气势汹汹地爬了过来。可当他们看到我们全都脸朝下在那儿趴着（这是我的命令），就用结结实实的绳子将我们的胳膊捆了起来，只留下一人看守，其余的人都到船上搜刮去了。

我发现他们中间有个荷兰人，虽然他不是这两艘船的头子，但看来有一点点权。他从我们的容貌上推断出我们是英国人，就用荷兰话跟我们

⑤ 说明了由于大风暴改变了航向，又遇到了海盗。这次又要遇难了。

表现出本来会点荷兰语的我想要说番好话自救，却没成功。

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咒骂着要把我们背靠背地绑起来扔到海里去。我的荷兰语说得还算可以，便告诉他我们是些什么人，并求他看在我们都是基督徒和新教徒，又是紧密结盟的邻邦的分上，向两位船长说说情，让他们可怜可怜我们。我这番话却惹得他勃然大怒，他又把刚刚威胁的话重复了一遍，并且转过身去对同伴们语气激烈地说着什么。我猜他们说的大概是日本话，因为听到他们一再提到“基督徒”这个字眼。

两只海盗船中较大的那一艘是由一个日本船长指挥的，他能说点荷兰语，但说得很糟糕。他走到我面前问了几个问题，我都低声下气地一一做了回答。他听完后说我们死不了。我冲船长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接着转过头去对那荷兰人说，我真感到遗憾，一位基督徒兄弟反倒不如一位异教徒心慈手软。可是我马上就后悔讲了这样的傻话，因为这个心狠手辣的恶棍三番五次地想要说服那两位船长把我们扔进海里，虽说是白费了力气，但他终究占了上风，竟对我们施以比处死还

更糟糕的惩罚。我手下的水手被分成人数相等的两批押送上了海盗船，那艘帆船则另派了新的水手，至于我，他们决定让我带够四天的粮食，驾着一艘只有一面帆和几只船桨的小独木船在海上随波漂流。不过末了，那位日本船长倒是心肠还算好，从自己储存的食物中又拨出一些来，多给了我一倍的给养，并不准任何人来搜查我。我上了独木舟，那荷兰人还站在甲板上，嘴里不停地吐着荷兰话里能找得到的诅咒以及中伤之词来谩骂我。

在我们发现海盗船之前的一个钟头，我曾经做了一下方位测定，发现我们正处在北纬 46 度，东经 183 度的位置。离开海盗船有一段距离之后，通过袖珍望远镜我发现东南方有几座岛屿。当时正是顺风，我挂起了帆，打算驶到最近的一座岛上去，可是花了差不多三个钟头我才好不容易到达那里。岛上岩石密布，不过我还是拣了不少鸟蛋，便划着火，点燃了石楠草和一些干海草烤熟了这些鸟蛋。因为要尽可能地节省给养，所以晚

⑩ 叙述出由于我的莽撞而被抛弃漂流。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

交代了我  
在这个岛上过的  
还算舒适，  
最起码很幸运  
没有什么危险。

餐除了吃这些鸟蛋之外，我没有吃别的。然后，我躲到一块岩石下过了一夜，虽说只在身下铺了些石楠草，倒也睡得还不赖。

第二天我又向另一座岛屿驶去，时而扬帆，时而划桨，就这样接着驶向第三座、第四座岛屿。在这里我就烦劳读者来听我说那些困苦的情形了。反正在第五天上，我才抵达先前看见的最后一座岛屿，它位于我前面到过的岛屿的正南偏东方向。

没曾想这座岛竟比我预料的还要远，我花了不下五个小时才到那儿。我先是绕着它几乎转了一圈，才找到一个便于登陆的地方。那是一个小港湾，大约有我独木舟的三倍那么宽。我发现岛上到处都是岩石，只是偶尔点缀着一丛丛青草和散发着香味的草药。我取出那为数不多的口粮吃了一点，然后把剩下的藏进一个洞穴中，像这样的洞在这里有很多。我在岩石上找到了许多鸟蛋，又找来一些干海草和干草，打算第二天用来点火烧烤那些鸟蛋（我随身带有火石、火镰、火柴和

取火镜)。晚上我就以那些准备用来点火的干海藻和干草为床,躺在存放食物的洞中。不过整个晚上我都没怎么睡着,心里老是烦躁不安的,也就不觉得累了,结果一直都醒着。想想在这么一个不毛之地自己怎能活得下去,最终的结局又该有多么的悲惨,一想到这些,我就垂头丧气,打不起一点精神来,更别说要起床了。

我好不容易鼓足精神爬出洞外时,却发现天已大亮。我在岩石群中走了一会,此时天空极其晴朗,太阳也极为炙热,我不得不把脸背了过去。正当这时,天却忽地暗了下来,那情形,依我看,和天空飘来一朵云完全是两码事。我转过身,却发现我和太阳之间,有一个不透明的大东西正朝这座岛飞来。那玩意看上去有两英里高,把太阳足足挡住了有六七分钟吧,但我丝毫不觉得周围的空气凉了许多,也没发现天暗了下来,这情形就同我站在山的背阴处差不离。随着那东西越来越接近我站的地方,我看到它似乎挺坚固的,其底部又平又光滑,而且在下面海水的映照下闪



⑧ 表现出我虽然没有被海盗抓去,但又再一次体会到孤独求生的滋味。然而这一次是个不毛之地,使之心中不安。



⑨ 描写出我对突如其来的奇特不明物观察得很仔细。



闪着光。我站在离海边两百码左右的一个高地上，看着那巨大的东西在与我相隔不到半英里处慢慢地降了下来，几乎是降到了与我平行的位置。我掏出袖珍望远镜，便清清楚楚地看到有不少人在那东西的边缘走上走下，边缘似乎呈斜坡状，但那些人究竟在做些什么事儿，我却没能看出来。

对生命的一种本能的热爱让我打心眼儿里感到喜悦，一丝希望也随之从心头涌起：这些意料之外遇到的人，再怎么的也能把我从这荒凉之地和目前所处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吧！不过，与此同时，读者很难想象得出当时我有多么吃惊，居然看到空中会有一座住满人的岛，而且这些人还可以随意地让这个岛或升或降，或徐徐前进。但那时我脑中根本就没有要对这种现象作什么理性思考的念头，倒是挺想瞧瞧这飞岛究竟要往哪个方向去，因为有一阵子它似乎是静止不动的。

表现出我对这座飞岛充满好奇，心中也并燃起希望。

没过多久它靠我更近了，我就看到那飞岛的边缘处围着几层走廊，走廊里每隔一定的距离还有可供人们上下的楼梯。在最下面一层走廊上，

我看见有人拿着长长的钓竿正在钓鱼，还有一些人在旁边观看。我冲那飞岛使劲地挥动着我的便帽（因为我的礼帽早就破了）和手帕，并且在它越来越靠近的时候用尽全力拼命地喊着，叫着。随后我仔细地朝那飞岛看了看，只见在我视力所及的那一侧已聚满了一群人，尽管他们没有搭理我的叫喊，但从他们冲我指指点点以及相互间指手画脚的样子来看，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接着我又看到有四五个人急匆匆地沿楼梯跑上飞岛的顶部，随后就不见了。那时我就在猜（也确实猜得没错），这些人正是为我的事被派去向有关人员请示去了。

此刻飞岛上聚在一块的人越来越多，不到半个小时，那岛又动了起来，它向上升起，使得最下面一层的走廊与我所站立的高地平行，彼此相去不到 100 码远。于是我做出苦苦哀求的姿势，并用最低声下气的口吻哀求着，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那些站得离我最近的人，从他们的服饰上来看，我猜大概是些有身份的人，他们相互间热

表现出我极力想要上岛的心情。

苦苦哀求：指用低沉而悲哀的声音一再恳求。

切地交谈着，还不时地看着我。最后他们中有一个人大声地喊了一句，喊声非常清晰，措辞文雅流畅，听起来像是在讲意大利语。因此，我也用意大利语回应了他一句，希望我这种抑扬顿挫的语调至少能让他听得舒服一点。虽然我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可他们看到我那苦恼的样子，也就一下子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们示意我从那岩石上下来，走到海边去，我照他们的意思做了。当那飞岛升到一个适当的高度，而且边缘正好处在我头顶上的时候，从岛上最下一层的走廊里放下了一根链子，链子末端拴着一个座位，我把自己在座位上系好，他们就利用滑车把我拉了上去。

我一登上飞岛，就围上来一群人，站得离我最近的人看来似乎有些身份。他们看着我，脸上露出各式各样不胜惊奇的神态。可事实上我也和他们一样的惊奇，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无论在外形、服装，还是在面貌上都如此奇特的这个人种。他们的头不是歪向右，就是偏向左；一只

外貌描写，形象地描写了他们古怪奇特的样子。

眼睛朝内翻，另一只却直瞪着天。他们的外衣上装饰着太阳、月亮、星星的图案，与这些图案交错在一起的还有提琴、长笛、竖琴、军号、六弦琴、拨弦古钢琴以及许许多多我们欧洲人所没有的乐器的图形。我注意到周围有许多身穿仆人衣服的人，他们手里拿着一根短棍，短棍的一端缚着一个吹足了气的气囊，看起来就像一把脱粒用的连枷。后来我才得知，每个这样的气囊里都装有少量的干豌豆或者小石子儿。拿着这些气囊的仆人们不时地用它们拍打站在他们旁边的人的嘴巴和耳朵，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样拍打究竟是什么意思。看来这些挨一下拍打的人完全是一门心思扑在了苦思冥想上，如果不给他们的发音器官和听觉器官来一点外部的刺激，他们就不会开口说话，也不会去注意别人讲些什么。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出得起钱的人就往往在家里养上一个拍手（原文叫作“克利门脑儿”）当仆人，无论出门还是访友都要把他带上。这位侍从的职责就是，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谁

④ 描写出他们这些奇怪的举动着实不方便。

要说话，他就先用气囊轻轻地拍一下那个人的嘴，然后再拍拍听他说话的人的右耳朵。就是在主人走路的时候，拍手也得在旁殷勤地侍候着，有时还要在主人的眼睛上轻轻地拍打一下，因为这主人总是在埋头苦思，显然会有坠落悬崖或是将头撞在柱子上的危险，如果走在大街上，不是将旁人撞倒，就是被别人撞到阴沟里。

我有必要将这些事告诉读者，否则，大家就会像我一样对这些人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他们要带我走上楼梯到飞岛的顶部去，再从那里去往王宫；可就在我们爬着楼梯向上走的途中，他们竟然有好几次忘了自己在干吗，把我一个人给撇下了，直到后来拍手们的提醒才重新唤回了他们的记忆；我这外来人的奇异服饰和面孔，周围老百姓的呼喊，他们看见了、听见了似乎都无动于衷，与他们相比，老百姓的心情倒轻松得多，根本不像他们那样心事重重。

◎心事重重：  
指心里挂着很多沉重的顾虑。

最后我们进了王宫，来到接见大厅。我看见国王正坐在宝座上，显贵的大臣们侍立于两旁。

国王宝座前摆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满了地球仪和天体仪以及各式各样的数学仪器。我们进宫时，整个朝廷的人都围了上来，声音非常嘈杂，可国王陛下竟一点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当时，他正在埋头思考着一个问题呢！我们等了至少一个钟头，他才把问题解答了出来。他身旁各站立着一名手执拍子的年轻侍从，见国王不再忙于沉思，闲了下来，其中一个就轻轻拍了拍他的嘴，另一个侍从则拍了一下他的右耳，这下子好像让他突然惊醒过来了，朝我这边和周围的人群看了看，才记起我们来见他这回事，其实他已事先接到了报告。他说了几句话，立刻就上来一位手拿拍子的年轻人走到我跟前，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右耳朵。但我尽量地打着手势，表明我并不需要这样一个东西。后来我才发现，国王和全朝廷的人都因此十分瞧不起我的理解能力。据我猜测，国王是在问我几个问题，因此我就用我自己会说的每一种语言来回答他，结果却发现，我既不懂他的话，他也听不懂我的话，国王就下令带我到宫中的一个房间里去（这位君王以对陌生人好客而出名，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以往的每一位君王），同时指派两名仆人来侍候我。我的晚饭端了上来，有四位贵人——我记得在国王的身边曾见过他们——特别赏光前来陪我一道吃饭。他们一共上了两道菜，每一道菜都有三盘。

④ 描写出他们的食物都要做成数学图形的形状，能看出对数学的痴迷。

头一道菜是切成等边三角形的一块带胛肉的前腿羊肉，一块切成扁菱形的牛肉和一块圆形布丁。

第二道菜是两只捆扎成小提琴形状的鸭子，还有样子像长笛、双簧管的香肠和布丁，以及形状做得很像竖琴的一小块牛肉脯。仆人们把我的面包切成圆锥形、平行四边形和其他一些数学图形。

吃饭的时候，我大着胆子向他们询问了几样东西在他们的语言里是怎样称呼的。靠着拍手们的帮忙，这几位贵人倒是很乐意地告诉了我。他们希望，要是我能和他们交谈的话，我一定会对他们那些了不起的才能钦佩不已的。没过多久，我就能随意让他们拿些面包和酒来，要什么就可以叫什么了。

晚饭过后，陪我吃饭的几位贵人告辞而去了，国王又派了一个人来，那人随身也带着一个拍手。他拿来了笔墨纸张和三四本书，打着手势告诉我说，他是奉命来教我语言的。我们在一块坐了四个钟头，其间，我一行行地写下了大量的单词，然后又把译文写在另一边。我还设法学会了几个

短句子：老师先是让一个仆人做出取东西、转身、鞠躬、坐下、站立、行走等诸如此类的动作，我就把这些句子记了下来。他又把一本书上的太阳、月亮、星星、黄道、热带、南北极圈的图形指给我看，还告诉我许多平面和立方体的名称。此外，各种乐器的名称和性质，以及演奏每种乐器所使用的一般性术语，他也一一告诉了我。他走了之后，我便把学到的每个单词及其相应的译文解释按字母顺序排列好，这样，几天过后，凭着自己很强的记忆力，我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点他们的语言。

我解释为“飞岛”或者“浮岛”的那个词，原文是“laputa”（拉普塔），可是这个词真正是怎么变化过来的，我永远都没弄明白。“Lap”在古文里的意思是“高”，而“untuh”是“长官”的意思，于是他们就误传说，“laputa”这个词是由“lapuntuh”（拉庞塔）派生而来的。不过，我可不同意这么一种派生法，总觉得这未免有些牵强附会。因此，我曾经向他们的学者冒

④ 表述出老师教我的都是些最基本的语言。



昧地提出了我的看法：laputa（拉普塔）其实指的是“quasi lap outed”（夸西—拉普—奥特德）的意思；“lap”的正确意思应该是“阳光在海面上舞动”，而“outed”（奥特德）是“翅膀”的意思，不过，我并不想把我的意思强加给大家，只是提出来让有见识的读者自行定夺。

那些奉国王之命来照管我的人，看到我的衣服破得不像样子，就吩咐一个裁缝第二天过来为我量体裁衣，做一套衣服。这位师傅的工作方法与欧洲的裁缝大不一样。他先用四分仪量了量我的身高，再用尺子和圆规量了我的胸围、腰围和臀围以及全身的轮廓，这些他都一一记录在纸上。过了六天，他给我拿过来一套做工极差、完全没有样子的衣服，这完全是因为他在计算时偶然弄错了一个数字的结果。（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也就不怎么在意。）

④ 细节描写  
了他们的生活都离不开数学工具，但这种量体裁衣的办法并不科学。

因为没有衣服穿我出不了门，又恰逢身体不舒服，就在屋里多待了几天，这反倒使我的词汇量大增。待第二次进宫时，国王讲的话我已经能

听懂不少，也还能答上他几句。国王已经下令让飞岛朝东北偏东方向运行，飞到拉格多（上空的垂直位置上去）。拉格多是全王国的首都，坐落在坚实的大地上，离这儿大约有 90 里格远。我们航行了四天半，可我丝毫都没感觉到这岛是在空中向前行进着。第二天上午 11 点左右，在所有的乐器都已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国王本人就和随侍左右的贵族、朝臣以及官员们一起一连演奏了三个小时。这番喧闹震得我都晕了头，要不是我的老师告诉我，我还猜不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岛上的人已经听惯了天上的音乐，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演奏一次，此时宫里的人都已准备好要演奏他们各自最拿手的乐器了。

在前往首都拉格多的途中，国王下令要这座飞岛在一些城镇及村庄的上空逗留一阵子，他好在那儿接收下面老百姓呈递上来的请愿书。为此，他们放下几根结实的绳索，绳子末端系着些小秤砣。老百姓把请愿书拴在绳子上后，他们便立刻把绳子拉了上去，那样子就像小学生把纸片系

④ 比喻手法，形象地表现出收老百姓请愿书的情景。

在风筝上似的。有时我们还收到底下送上来的酒食，那都是用滑轮拽上来的。我稍稍懂些数学知识，这一点在学习他们的词语方面大大地帮了我的忙。他们的词语大多都与数学和音乐有关，而对于音乐我也并非不擅长。他们的思想永远跟线条和图形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说，他们赞美女性或者其他什么动物总会用上菱形、圆形、平行四边形、椭圆形以及其他一些几何术语来形容一番，要不就用一些源于音乐的艺术词汇，这里我就不再重复说了。我曾在御膳房里见到过各种各样的数学仪器和乐器，他们就照着这些东西的样儿，把大块的肉切好，供奉到国王的餐桌上。

他们的房子建得极差，墙壁是斜的，无论哪间房里都找不出一个直角来。这个毛病完全是因为他们轻视实用几何学所致，他们认为实用几何粗俗而机械，但他们下的指令又太精细，工匠们根本理解不了，所以老是出错。虽然他们在纸上使用起尺子、铅笔和两脚规来十分的熟练，可是在日常的表现方面，我却从没有见过还有谁会比

指出他们在数学思想上有偏差，并且人很固执。

他们更笨手笨脚。除了数学和音乐，他们对其他学科是一片茫然，反应也极其迟钝。他们很不讲道理，遇上反对意见便激烈地争论不休，除非别人的意见碰巧和他们的一致，不过这种情形实在难得。对于什么是想象，什么是幻想，什么是发明创造，他们完全一无所知，而且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表示这些概念的词汇；他们所思考、所注意的东西，全部都局限于前面提到的两门学问的范围之内。

他们中大多数人，尤其是研究天文学的人，十分信仰神裁占星学（不过关于这一点他们却耻于公开承认），最让我惊异也最让我感到难以解释的是，我发现他们对于时事、政治十分热衷，总爱过问公共事务，喜欢发表一些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而且会就某个党派的观点从方方面面进行热烈的辩论。当然，据我的观察，我所认识的大多数欧洲数学家也有同样的癖好，不过，在数学和政治这两门学问之间，我怎么也找不到一丁点儿共同之处来，除非那些人做这样一个假设：因

④ 描写出他们对于热衷的事情都非常认真。

为最小的圆和最大的圆的度数相同，这样的话，治理天下就无须什么别的本领，只要拿起一个球，会转动即可。可是我倒宁愿认为人的这种性格来源于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缺点：对于跟我们最没关系的事情，对于最不适合我们的天性或者最不适合我们研究的东西，我们却偏偏过于好奇，还自以为是。

④ 表述出他们对于天体运动研究尚浅，无关紧要的事思考太多。

这些人总是焦虑不安，心里头没有片刻的宁静；几乎不对其他的人类造成任何影响的东西，却老是搅得他们心神不宁。他们之所以忐忑不安，是因为他们害怕各种天体会发生若干变化。比方说，随着太阳不断地接近地球，总有一天，地球会被太阳吸掉或者吞噬。太阳表面逐渐会被它本身所排放的废料所包围而形成一种硬壳，阳光就不能再照到地球了。地球侥幸地逃过了上一次彗星尾巴的扫刷，要不然，地球早已化为了灰烬，但接下来他们推算出，再过 31 年，彗星会再次出现，那时很可能就会毁灭我们。根据他们的计算，他们有理由害怕，当彗星运行到离太阳不远

的近日点时，它所吸收的热量相当于灼热燃烧的铁所散发出的热量的一万倍；彗星离开太阳以后，拖在后面的一条炽热的彗星尾巴有 1000014 英里长。如果地球必须从距离彗星核或者彗星主体 100000 英里的地方经过，那么运行过程中地球必然要着火，甚至被烧成灰烬。太阳每天都在消耗它的光芒却得不到任何的补充，最终会被完全耗尽直至毁灭，而地球以及其他所有受太阳光照射的行星也会随之一起毁灭。

这些东西再加上其他类似的近在眼前的危险，老是让他们担惊受怕，不仅睡不踏实，也无从去享受人生中最起码的乐趣。早上起来一碰到熟人，他们彼此间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太阳可安好；日出日落看起来怎么样，是不是有什么希望可以躲避越来越近的彗星的扫击。他们谈起这个话题来，心情和那些爱听妖魔鬼怪的骇人故事的男孩子一样，虽然爱听得要命，听完后却是害怕得不敢上床去睡觉。

飞岛上的女子非常活泼，她们瞧不起自己的

⑧ 描写出这些令他们担惊受怕的问题已经深深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④ 表述出这种令人恼火的事，在他们眼里简直是理所当然。

丈夫，对陌生人却是极为喜爱。从下面大陆到岛上来的这样的生人总有很多，他们或是为了市镇和团体的事，或是为了个人的私事而进宫朝见的，不过，他们往往深受轻视，因为他们缺乏岛上的人所具有的才能。贵妇们就在这些人中挑选自己的情人，但令人恼火的是，她们和情人调起情来大大方方，安全得很，因为做丈夫的永远在那儿凝神苦思，只要给他纸和仪器，拍手又不在旁边，女主人和她的情人可以当着他的面无拘无束、恣意纵情。

尽管我认为这岛是世界上最宜人之地，那些人的妻女们却都在哀叹自己被飞岛给困住了。她们住在这儿，生活富裕，应有尽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她们还是渴望去看看下面的世界，到首都去消遣娱乐一番。不过，没有国王的特别许可，她们是不准下去的；再说，要获得国王的特别许可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达官贵人们已有不少的经验，知道劝说自己的夫人从下面归来是多么的困难。我就听说过这么一位朝廷贵妇的事

儿。她已是几个孩子的妈妈了，嫁的丈夫是王国里的首相，也是王宫里的首富，这位首相人很体面，对她宠爱有加，一家人住在岛上最华美的宫邸里。但她却借口调养身体，跑到下面的拉格多去了，一躲就是几个月，后来国王发了搜查令，才发现她衣衫褴褛地住在一家偏僻的饭馆里。为了养活一个又老又丑的门房，她把自己的衣服也当掉了，那门房还天天揍她，就是这样，她被搜查的人抓住时，竟然死活不肯离开他。回来后，虽然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备至，也丝毫没有任何责备之辞，但是过了不久，她还是带着全部珠宝首饰想方设法偷偷地溜到下面她的老情人那儿去了，从此一直没有下落。

这种事读者听起来也许会觉得，与其说它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不如说它就发生在欧洲或者英国。不过，读者也许倒挺乐意这么去想，女人的反复任性并不受气候或民族的限制，天下女人都一样，这一点，可不是人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得到的。

⑧ 记叙，表现出她们的想法令人匪夷所思，行为竟然如此下贱。



大约过了一个月，他们的语言我已经掌握得挺熟练了，在我有幸侍奉国王的时候，他问我的大部分问题我都能够回答了。国王对于我去过的国家的法律、政府、历史和宗教或者风俗一点都不感兴趣，根本就不去过问，问的只是一些数学的问题，尽管他的两旁都有拍手在不断地提醒着他，对我的陈述他却嗤之以鼻，表现得极为冷淡。

我请求这位君王准许我去参观岛上种种稀奇古怪的事物，他欣然地答应了，而且命令我的老师陪我一同前往。我主要想弄明白，这座岛之所以有好几种运行方式，究竟是人工使然，还是出于自然力量。现在我就向读者作一个哲学上的解释。

表现出我对于他们数学方面的好奇，想一探究竟。

飞岛，或者叫浮岛，确切地说是圆形的，直径为7837码，也就是四英里半左右，所以它的面积有一万英亩。岛的厚度是300码。要是你从下往上看，岛的底部或者说它的下部表层，看上去就是一块厚约两百码的平滑而又匀称的金刚石。金刚石的上面是按地质次序埋藏的一层层矿物，

从下到上，从四周到中心的顺序表现了岛的地质外貌。

再往上则是一层肥沃的土壤，有十到十二英尺深。岛的上部表层从边缘处向岛中央倾斜着，这样，降落在岛上的雨露，就会自然而然地顺着小河沟流向岛的中心，之后又全部汇入四个大水塘里；水塘离岛中心有两百码远，个个都有半英里大小。白天，水塘里的水由于受到太阳的照晒而不断地蒸发，所以并不会满溢出来。同时，君王有本事将岛上升到云雾层以上的地方，因此，只要他乐意他就可以不让雨露降落在岛上。博物学家们认为，云层最高也不过上升到两英里处，至少在这个国家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高的云层。

岛的中心有一个直径约为 50 码的窟窿，天文学家由此进入一个观察天象的大圆顶洞室，这个圆顶洞室叫作“弗朗多纳·加诺尔”，意思是“天文学家之洞”。此洞位于金刚石块上部表层以下 100 码的深处，洞内点着 20 盏长明灯，由于金刚石的反射作用，长明灯向四面八方发射出强烈的光芒。这里收藏着各种各样的六分仪、四分仪、望远镜、星盘以及其他的天文仪器。但是其中最奇特的东西，也是全岛命运之所系的，却是一块状如织布用的梭子般巨大的磁石。磁石有六码长，最厚的地方至少有三码。磁石的中间穿着一根极其坚硬的金刚石轴，靠着这根轴，磁石就可以转动开来；磁石在这根轴上是绝

④ 由里到外地顺序描写了金刚石的外表特征。

对平衡的，因此，即便是最没有力气的人也可以用手转动它。磁石的外面箍着一个四英尺深、四英尺厚、直径十二码的金刚石圆筒，圆筒呈水平状摆放着，底下由八根六码长的金刚石柱支撑着。圆筒内壁的中部有一道深约十二英寸的槽，轴的两端就嵌在里面，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转动。

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移动这块磁石的位置，因为圆筒、支柱和底部的金刚石都连成了一体。

靠着这块磁石，飞岛可以升降自如，也可以从一个地方运行到另一个地方。在这位君王统治的这片土地上，磁石的一端具有吸引力，另一端具有推动力。若是把磁石竖直，让有吸引力的一端指向地球，岛就会下降；而把具有推动力的一端朝下时，岛就会立即往上升。如果磁石的位置是倾斜的，那么岛的移动方向也是倾斜的，因为这块磁石所具有的磁力永远是在与磁石运动方向相平行的路径上才发生作用的。

由于磁石的倾斜性移动，飞岛能借此运行到国王领土的不同地方。为了解释飞岛的运行方式，

让我们假设 AB 线代表横贯巴尔尼巴比领地的一根直线，CD 线代表磁石，其中 D 是有推动力的一端，C 是有吸引力的一端，飞岛正处于 C 地上空。如果把磁石放在 CD 位置上，同时让它具有推动力的那一端朝下，那么飞岛就会被斜着向上推往 D 处。到达 D 处后，让磁石在轴上转动，使具有吸引力的一端指向 E，飞岛就会斜着运行到 E 地。若是再在轴上转动磁石，使它处于 EF 的位置，并且让有推动力的那一端朝下，飞岛则会倾斜着向 F 处上升，这时，如果把它有推动力的一端指向 G，飞岛又会向 G 处运行。再转动磁石，使有推动力的一端笔直指向下边，飞岛则从 G 又运行到 H。这样根据需要经常变动磁石的位置，飞岛就会依次倾斜着上升或下降。通过这些交替升降（升降时倾斜的角度并不是很大），飞岛便可以从国王的某一处领地运行到另一处领地。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飞岛的运行不能超出下方领地的范围，升高也不能超过四英里。对此，天文学家提出下述理由（他们曾就这块磁石系统



⑧运用举例子的手法，用实际事例来说明飞岛运行方式，使事物具体化，以便读者理解。



⑨表转折，起补充解释的作用。

地写过大量的文章)：超过四英里范围之外磁力就不发生作用，而在地球内部以及离岸六里格的海中，能对磁石产生作用的矿物并非散布于全球各地，它们只能在国王的领地里才找得到。这样，对一个正处于如此优越位置的国王而言，要利用这一优势，将位于磁块引力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真可谓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儿。

如果把磁石放在与水平面相平行的位置，飞岛就静止不动了；因为在这种情形下，磁石的两端离地球的距离相等，作用力也相等，一端往下拉，一端往上推，因此也就不会产生任何运动。

这块磁石由几个天文学家来专门管理，他们时不时地遵照君主的旨意移动它的位置。他们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观测天体上，而那些用来观测的望远镜远比我们的精良。虽然他们最大的望远镜不超过三尺，但是望远的效果比起我们一百英尺长的却要好得多，因而各种星宿看过去也更加清楚，这一先进的条件使他们在天文发现方面远远超过了我们欧洲的天文学家。他们曾编

④ 对比手法，表现出由于他们的望远镜比我们的精良，以至于在天文发现方面比我们略胜一筹。

制过一份万座恒星表，而我们最大的恒星表中所列的恒星数还不到此数的三分之一。他们还发现了两颗较小的星星（或者叫卫星），在围绕着火星转动；靠近主星的一颗卫星距离主星的中心点正好是主星直径的三倍那么远，而最外面的那颗卫星与主星中心的距离为主星直径的五倍；前者十小时运行一周，后者则需二十一小时半运行一周；这样，它们运行周期的平方根就差不多相当于它们到火星中心距离的立方根；由此可见，它们显然也受到影响其他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的支配。他们观测到了九十三颗不同的彗星，并且极其精确地确定了它们的周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很有把握地断言这是真的），我倒是非常希望他们能把观测到的情况公之于众，那么，目前还是缺陷很多、发展也挺薄弱的彗星学说也许会因此像天文学的其他部分一样达到完美的程度。

要是国王能说服他的内阁和他合作，他就可以成为宇宙间最专制的君王；但是那些内阁成员们在下面的陆地都置有产业，又考虑到宠臣的地

表现出内阁大臣们深谋远虑，利弊早已心中有数。

位极不安稳，所以他们永远都不会同意跟国王一起去奴役自己的国家。

如果哪座城市发生叛乱，卷入激烈的派系斗争，或者拒不缴纳该缴的贡奉，国王就有两种手段迫使他们驯服。第一种手段比较温和，就是让飞岛悬停在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土地的上空，这样就剥夺了他们享受阳光和雨水的权利，从而使当地居民遭受饥荒和疾病的折磨。此外，如果他们罪有应得，岛上还会不断用大石块往下投掷他们，把他们的房屋砸得粉碎；对此他们无力自卫，只好爬进地窖或岩洞中去藏身。倘若他们依然顽固不化、不驯服，或者还想反抗，国王就会使出最后一招来：让飞岛直接落在他们头顶上，将他们连人带着所住的房屋一起全部毁掉。不过，这种极端的做法国王很少采用，实际上他也不愿意这么做；大臣们也不敢建议他去采取这种行动，因为这不仅会招致下方人民的憎恨，而且对他们下面的产业也会有很大的损害；而飞岛是国王的领地，并不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

但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之所以总不肯执行这种可怕的行动（除非迫不得已），实际上还出于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因为，要是他想毁灭的城市里有些高高耸立的岩石（这可是大一点的城市常有的情况，也许最初就是出于防止这类灾难发生的考虑

才把城市选定在有岩石的地点)；或者城市里到处是高高的尖塔或石柱，那么飞岛突然间的下落可能会危及岛底或者下部的表面。虽然前面我说过，岛的底部是由一整块厚达两百码的金刚石板构成的，但落下时的震动太大，说不定它会碎裂开来，或者由于过于靠近下面房屋中的炉火而产生爆裂，就像我们的烟囱那样，尽管是用铁石做的，靠火太近也常常会爆裂。对于这一切，底下的老百姓心里都有数，也知道在事关自己的自由或财产之际，他们的不屈从可以顽强到什么程度。而国王一旦被激起盛怒，并下定决心要把一座城市碾为废墟时，就会以关心人民为借口，命令飞岛慢慢地降落，但实际上是怕撞坏了那金刚石的岛底；因为哲学家们一致认为，要是岛底坏了，磁石就再也不能使岛升起，整座岛就会落在地上。

大约在三年前，我还没有来到他们这儿的时候，曾在国王巡视他的领土之际，发生过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那件事几乎毁了这个王朝，至少是一个像现在这样子的王朝。国王陛下首先巡视

说明了飞岛底部的金刚石板存在的弊端，让国王不敢轻举妄动。



④ 描写出金  
刚石的弊端人  
人皆知，以至  
于居民才有机  
会发泄心中的  
怒火。

的是王国的第二大城市林达里诺。他走后才三天，  
一直对其高压政策心怀不满的当地居民就关闭城  
门，把总督抓起来了，并且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和  
动作在四个城角建起了四座巨塔（这座城是正方  
形的），每座塔都与笔直耸立在城市中心的那座  
坚固的尖顶岩石一样高。在每座塔的塔顶以及那  
岩石的顶部，他们分别安放了一块大磁石；为了  
预防计划的失败，他们还准备了大量最容易燃烧  
的燃料，希望它们在磁石计划失败时可用来烧裂  
飞岛的金刚石底。

过了八个月，国王才接到确切的报告说林达  
里诺的民众造反了。于是他下令让飞岛浮到这个  
城市的上空。当地居民团结一致，已经储备好了  
大量的食品，市中心还有一条大河流过。国王在  
他们头顶上停留了好几天，让他们照不到太阳，  
享受不了雨水。他下令放下许多根绳子，但是没  
有一个人送上请求书，恰恰相反，他们送上来的  
却是些极为大胆的要求，要求昭雪冤屈，要求免  
予起诉，要求选举自己的总督；此外，还提出其

他一些类似的过分要求。国王因此下令飞岛上的全体居民从下层走廊往城里投掷巨石；但城里的居民们对这种毒计早有所防范，带着财物一起转入了那四座巨塔以及其他坚固的建筑物和地窖里。

这时的国王已决意要降服这些自以为是的民众，便下令将飞岛慢慢降落到离巨塔和岩石不到40码的地方。这个命令照办了下去，但是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发现飞岛下降的速度比平时快得多，就算转动磁石也很难使它稳定下来，像是要往下掉似的。他们立即把这件惊人的事情报告了国王，并请求国王陛下准许把岛向上升高一些。国王同意了，于是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命令负责管理磁石的官员也要参加。其中有一位年纪最大，经验也最丰富的官员获得国王的准许做了个试验。此时，飞岛已经升至城市上空一个他们感觉不到磁石吸引力的位置，他拿来一根长约百码的结实的绳子，在绳子的一头系上一块掺有铁矿的金刚石，所含成分和岛底或岛的下表层一样的金刚石，然后从底层走廊慢慢地把它向巨塔的塔顶放下

⑧ 描写出居民对国王的惩罚策略早已知晓，且防备有方。

④ 做实验来证明现象，表现出塔顶与金刚石之间具有吸引力。

去。这块金刚石刚放下去还不到四码，这官员就感到金刚石被什么强有力的东西直往下拽，弄得他差点没法把它拉回来。接着，他又冲下面扔了几块小金刚石，发现它们全都被塔顶猛地吸过去了。他又在其他三座塔以及那岩石上做了同样的试验，结果都一样。

这次的事件彻底粉碎了国王原本用来对付人民的策略（别的情形我就不再细说），他被迫接受了这个城市提出的条件。

一位大臣很肯定地对我说过，如果那时飞岛降得离城市太近又没能够升起，那么居民就决定把它永远固定住，然后杀死国王和他全部的臣子，再彻底改换政府。

根据这个国家的一项基本法律，国王和他的长子次子都不准离开飞岛；王后也不准离开，除非她再也不能生育。

虽然我不能说在这个岛上我受到过虐待，然而我必须说，我觉得他们没怎么把我放在心上，对我多少抱有几分轻视。不管是国王还是老百姓，

除了数学和音乐之外他们对什么学问都没啥兴趣，可就是这两方面我远远不如他们，所以我几乎没受到他们什么重视。

另一方面，看过了这个岛上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之后，我打心眼里厌烦这儿的人，极想离开这里。他们确实在那两门学问上很了不起，我也十分推崇那两门学问，不过对此我也并非一无所知；可他们也太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苦思冥想了，像这么难交往的家伙我还从未碰到过呢！我住在那儿的两个月中，只同女人、商人、拍手和宫仆们交谈，这样一来，我难免让人给看扁了；不过，就是从这些人身上，我才能得到些合情合理的回答。

经过用功学习，我已经了解了不少关于他们语言的知识，但对于被困在这么一个不为他人看重的孤岛上却有些厌倦，于是下定决心一有机会就离开这里。

朝廷里有一位大贵族，他是国王的近亲，就因为在这个大家才尊敬他。他被公认为是最无知的、最愚蠢的人。他为国王立下过不少汗马功劳，富



⑧ 感叹句，强调语气，说明了这个国家的人是真的难相处。

④表现出在难以交往的人群之中，难得有位明智的。

有天分，后天的才华也很不错，而且集忠诚与荣誉于一身；不过对音乐他却是一窍不通，于是诽谤他的人就说他常常在不该打拍子的地方打了拍子，还说，他的家庭教师再怎么费尽力气也教不会他去论证数学上最最容易的命题。他喜欢表示对我的好感，时常前来拜访我，要我告诉他有关欧洲的事情，以及我游历过的几个国家的法律、风俗、礼仪和学术等情况。我讲话时他很专注地聆听着，而且对我说的每件事都能发表些非常有见地的看法。他跟前有两位用以显示其身份的拍手侍候着，可除了在朝廷里或者进行礼节性拜访的时候，他从来不去用他们；我们单独在一块时，他总是叫他们退下去。

我便请求这位要人代我向国王说说情，准许我离开这里。尽管为我感到惋惜，他还是照办了（这是他告诉我的）。的确，他曾好几次请我从事几种对我十分有利的事业，不过我都是千恩万谢地婉言推辞了。

2月16日这天，我向国王及朝廷里的人辞行。

国王送了我一份价值约 200 英镑的礼物，我的保护人即国王的亲戚也送了我同样价值的礼物，还有一封给他在首都拉格多的一个朋友的推荐信。当时飞岛正停在离首都大概两英里远的一座山的上空，我从最底下一层走廊上被放了下去，用的还是像以前上来时的那种方法。

这块大陆隶属于飞岛国王的统治，一般人把它叫作巴尔尼巴比，首都是拉格多，这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脚踩着坚实的地面让我感到几分满足。我毫无顾忌地朝城里走去，一来因为身上的着装与当地入没啥两样，此外，学会的话也足以同他们进行交谈。很快我便找着了被介绍的那人的房子，向他呈上他飞岛上那位大人物朋友的推荐信，结果受到了十分友好的欢迎。这位大贵人名叫穆诺蒂，他在家里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子，我在首都停留期间就一直住在那里，受到了他十分热情的款待。

我到后的第二天，他就带着我坐他的马车去游览市容。这座城市大概只有伦敦一半大小，可

表现出我内心的踏实，以及方便交谈的满足。

是房子却建得很奇怪，而且大多都已年久失修。街上的行人步履匆匆，样子粗野，目光呆滞，几乎个个都是衣衫褴褛。我们穿过一座城门，走了约莫三英里，来到了乡下。我看到许多人拿着好几种工具，在地里头干着活，但我愣是猜不出这些人正在忙什么；虽然土壤看上去挺肥沃的，不过我也没瞧出有任何种草或种庄稼的样子。城里和乡下的这些奇怪的景象使我不禁感到诧异，就冒昧地请我的向导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田里头，那么多颗脑袋，那么多只手，那么多张脸在那儿忙忙碌碌，却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相反，我倒从未见到过种得这么差劲的土地，造得这么糟糕难看、这么破败不堪的房屋，也从没见过哪个民族的人民的脸上、衣服上写着这么多的痛苦和贫困。

④ 描写出这些怪异的行为令我非常疑惑。

这位穆诺蒂老爷是位上层人士，曾担任过好些年拉格多市的行政长官，但由于朝里的大臣们搞阴谋，说他能力差，结果被解除了官职。不过，国王对他倒是挺宽容，觉得他心眼还不坏，只是

见识低劣得让人不足挂齿罢了。

当我直言不讳地就这个国家和它的国民说了些批评意见之后，他没有做出回答，只是对我说，我来到他们这里的日子还不长，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而且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其风俗也各不相同；他还谈了其他的一些话题，也无非是这个意思。但当我们返回到他府上的时候，他竟问我对他家的房子感觉如何？我有没有发现什么滑稽可笑之处？对于他家中仆人的服装及面貌有什么不满？他完全可以这样很有把握地来问我，因为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高贵、高雅。我回答道，阁下精明谨慎，地位显赫，又非常富有，自然不会有那些别人身上由于愚蠢和赤贫而带来的毛病。他说，如果我愿意和他一道前往 20 英里以外他的乡下住宅（他的产业就坐落在那里），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来进行这样的交谈了。我说我完全听从阁下的安排，于是第二天我们就上路了。

一路上，他要我注意农民经营田地的种种方法，我看了却十分莫名其妙，因为除了极少的几

⑧ 多处使用问句，吸引读者，引起读者思考。



④表达了如此美好的景象却被同胞们嘲笑，更是让人对这个国家的风俗感到奇怪。

个地方之外，我看不到一粒麦穗、一片草叶。但走了三小时后，景色却完全变了。我们走进了一个风景极为美丽的乡村，那儿的农舍彼此相隔不远，修建得非常整齐，田地都被围了起来，里面有葡萄园、麦田和草地。我可记不得在哪儿还见到过比这更加赏心悦目的景象了。那位贵人见我脸色有所好转，就叹了口气告诉我说，从这儿算起就是他的产业了，一直到他的住宅，情形都是如此；不过，他的同胞却嘲笑他，看不起他，说他不会管理自己的事，给王国树了一个坏榜样；虽然也有极少数人学他的样子，可那都是些跟他一样老弱而又固执的人。

我们终于来到了他的住宅。那确实是一座高贵的建筑，合乎最优秀的古代建筑的规范。喷泉、花园、小径、林荫道、树林都布置得极有见地，极富品位。每看到一样东西我都会适当地赞扬几句，可是这位贵族老爷对此却丝毫不加理会，直到晚饭过后没有旁人在场之际，他才带着一副忧郁的模样告诉我：他怀疑他是不是该拆掉城里和

乡下的房子，然后把它们按照现行的样式来重建了；再毁掉所有的种植园，把它们也改建成现在流行的样子；还得让他所有的佃户都这么去做，不然他就会招来非议，说他傲慢自大、标新立异、矫揉造作、愚昧无知、变化无常，说不定还会更加不讨国王的欢喜。

他还说，等他再把一些详情告诉我之后，也许对此我就不会那么赞扬他了；这些事我在朝廷里可是闻所未闻的，因为飞岛上的人成天沉溺于想入非非，哪会去注意下边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的谈话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大约40年前，有人或是因为要办正经事，或是为了找乐子，到拉普塔上面去了。这一去就是五个月，回来时虽说数学只学了一点皮毛，但那高空地区游离不定的习性却是学得味道十足。这些人一回来便对所有的东西都觉得不顺眼，什么艺术啦、科学啦、技术啦都要重新来规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努力获得了皇室的特许，在拉格多建立了一所设计家科学院。结果他们这种想入非非的念头在

表现出这些想入非非的人带来的不是科学而是灾难。

老百姓中倒是十分的流行，致使王国内没有哪座重要的城市不建有那么一所科学院的。在这些学院里，教授们制定出新的农业与建筑的规范和方法，为所有的工商业发明新型工具和仪器。运用这些方法和工具，他们保证一个人能干十个人的活；一座宫殿可在一周内建成，而且建筑用的材料经久耐用，房子永远不需要维修；世界上的水果，我们想让它们什么季节成熟它们就在哪个季节成熟，产量也会比现在多上百倍；此外，他们还提出了其他无数个听着令人高兴的建议。但糟糕的是，到现在为止所有这些计划没有一项完成，与此同时，全国遍地荒凉，房舍化为瓦砾，人民缺衣少食。对此，他们不但不灰心，反而在希望与绝望的双重驱使下，变本加厉，一心要把他们的计划进行到底。至于他本人，因为没什么进取心，也就满足于老式的生活方式，满足于住在老祖宗建造的房子里头，过着和祖上一模一样的毫无创新的生活。还有少数的贵族和绅士倒也是这么做的，也遭到人们的冷眼相待，遭到人们的敌视，人

◎表述出穆诺蒂老爷在别人眼里的就是遭人唾骂的一方，但事实上他们才是无知的败类。

们视其为学术的敌人、国人中无知的败类，放着全国上下进行着的改革不理，只顾自己逍遥自在。

这位贵人一定要我去参观一下科学院，说我肯定会对它感兴趣的；有关的细节他也就不再多说了，以免扫我的兴。他只叫我去看一看大约三英里之外一座山的山腰上的一个破房子，对这破房子他做了以下的说明：他曾在离他的房子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用起来非常方便的水磨，它是靠一条大河的水流来转动的，足够供他自己家以及他的许多佃户使用。大约七年前，来了一伙这样的设计家，建议把这磨坊毁了，然后在山腰上重建一座，说是要在山冈上开凿一条长长的水渠，再用水管和机器把水送到山上，蓄在那儿，然后让这水去推动水磨；这是因为高处的风和大气会把水搅动起来，这样就更利于水的流动；又因为水是从斜坡上流下来的，和平地上的河水比起来，只需一半的水流就可以推动水磨了。他说，那时他和朝廷的关系不太好，许多朋友又来相劝，就接受了这个建议。可是等雇了一百人忙了两年之后，那活儿竟失败了，

④ 描述出本来自给自足的水磨却被无知的设计家给糟蹋了，不但不承担责任还连累了这位贵人。

设计家也走了，其中的过错则完全推到他身上。以后也还一直在怪他。他们又换了别人做这种试验，同样说是保证成功，结果仍是同样的令人失望。

几天之后，我们回到了城里。考虑到自己在科学院名声不好，这位贵人老爷不想亲自陪我去，而是介绍了他的一个朋友同我一道前往。我这位老爷喜欢把我描绘成一个崇拜设计、好奇心重，但十分轻信的人；他这话的确不无道理，因为年轻时我自己就曾是个设计家之类的人物。

这所科学院并不是一座独立的建筑，而是一条大街两旁连起来的几幢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才买下来当科学院使用。

科学院院长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我便在这里待了不少日子。这儿的每个屋子里都有一位或一位以上的设计家，我相信我参观的屋子不下 500 间。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形容枯槁，手和脸都是乌黑乌黑的，头发胡子一把长，衣衫破烂不说，有好几处还让火给烧焦了。他的外衣、衬衫和皮肤全是一种颜色。八年来他一直在埋头从事一项设

④ 白描，表现了这个人外貌。

计，想从黄瓜里提取阳光，然后把它装入密封的小玻璃瓶中，到了刮着狂风下着暴雨的阴冷的夏天，再放出来暖一暖空气。他告诉我，他相信再过八年，就完全可以以合理的价钱向总督的花园提供阳光了；不过他又抱怨原料不足，请求我能否给他点什么以作为对他这种精巧设计的鼓励，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黄瓜价格那么贵。我就送了他一份薄礼，因为我那位老爷特意给我准备好了钱——他知道，无论谁去参观，他们都会向其讨钱的。

我走进了另一间屋子，却差点儿被一种难闻的臭气熏倒，立刻就想抽身出来。我的向导却硬要我往前走，并悄悄地求我不要得罪他们，那可是会让他们恨之入骨的。对此我吓得连鼻子都不敢捂了。这间屋子的设计家是科学院里资历最老的学者，有着淡黄色的面孔和胡子，手上、衣服上沾满了污秽。我被介绍给他的时候，他紧紧地拥抱了我一下（当时我完全可以找个借口免去这种礼仪的呀）。打进入科学院以来，他研究的是

表现科学院的人想法独特，但缺乏科学性，研究内容荒诞不经。

怎样把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他的做法是把粪便分成几部分，除去它从胆汁里得来的颜色，让臭味蒸发，再撇去浮在表面的那层气泡。每星期人们供给他一桶粪便，那桶大约有布里斯脱酒桶那么大。

另外，我看到有个人，正忙着把冰煨烧成火药的活儿。他还给我看了他写的一篇关于冰的可煨性的论文，他打算把这篇论文发表出去。

这里还有一位善于发明创造的建筑师，他发明了一种建造房屋的新方法：先从屋顶开始建起，自上而下，一直盖到地基。对于这种方法，他向我辩解说，蜜蜂和蜘蛛这两种行事最为谨慎小心的昆虫就是这样做的。

还有一位生来就瞎了眼睛的人，带着几名跟他一样瞎眼的徒弟。徒弟们要做的是为画家调颜色，至于不同颜色的区分，师傅教他们靠触觉和嗅觉来辨别。不幸的是，当时我发现他们学得不是很好，就连教授本人也经常 would 搞错，不过这位艺术家倒是挺受全体同行支持和敬重的。

在另一个房间里，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位设计家想出一种用猪来耕地的方法，既可以省去买耕犁和牲口的费用，又无须任何的人力。这种方法是这样的：在一亩地里每隔六英寸，

在八英寸深的地方埋上一些橡子、枣子、栗子以及这种动物爱吃的其他果实和蔬菜，然后往地里头赶上 600 头或者更多的猪；为了觅食，这些猪用不了几天的工夫就会把地里所有的土翻个遍，这样不仅适于下种，猪拉的屎也正好给土地施了一次肥。不过，通过实验他们发现，所需的费用太大，做起来不仅很费事，而且几乎也不会有什么收成，但是大家却丝毫不怀疑，说这一发明大有改进的可能。

我走进了另一个屋子，只见那墙上和天花板上都挂满了蜘蛛网，只留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供研究者出入。一见我进来，他就高声冲我叫喊，不要碰到他的蜘蛛网。他悲叹世人犯了个粗心的错误，这么久以来竟一直在用蚕丝，而有的是生活在我们附近、并且比蚕不知要好多少倍的昆虫，因为它们既懂得纺又懂得织。他进一步建议说，若用蜘蛛丝的话，染丝的费用可以全部省下来；这一点，在他拿出一大把颜色极其漂亮的飞虫给我看了之后，我才彻底地信服了（他就是用这些

描述出这次的发明相对来说靠谱一些。



表现出这位研究者的发明取得了很大进步。

飞虫来喂蜘蛛的)。他很肯定地告诉我们，蜘蛛网的颜色可以取自这些飞虫，由于颜色各异的飞虫他都有，那么每个人不同的喜好都能因此得到满足，而且只要能给飞虫找到合适的食物如树胶、油或者其他带黏性的物质，蜘蛛纺出来的线就会十分牢固，十分坚韧。

有一位天文学家所担任的设计任务，是在市政厅房顶的大风标上安装一架日晷仪，通过调节地球与太阳在一年中和一天中的运转，使它们能和风向的偶然转变正好一致。

突然间，我感到一阵腹痛，于是向导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里，那里住着一位以治疗这种疾病而出名的医生，他能用同一种器械施行一些作用完全相反的手术。他有一副大大的装着一个细长象牙喷嘴的手用吹风器。他把这象牙喷嘴插入肛门内八英寸，就能将肠子里的气吸出来。他肯定地说，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肠子吸成一个又细又长的干瘪的气囊。不过，要是病情来势凶猛，比较难以治愈，他就会把吹风器先充满空气，再将

描写了这位研究者治病的过程，令人心惊胆战，就其做法不得不为他捏把汗。

喷嘴塞进病人的肛门，让空气打入病人的体内；之后抽出喷嘴，再将吹风机装满气，同时用大拇指紧紧堵住病人的屁眼。这样重复打上三四次，打进去的气就会连同肚内的毒气一起喷出来（就像抽水机抽水一样），病人也就好了。我看他在一只狗身上同时做了这两种试验，前一种试验没见着什么效果，第二种试验做完后，那畜生胀得都快要炸开了，接着猛放了阵臭气，可把我和我的同伴熏得要命。狗当场就死了，我们走的时候，那医生还在想方设法用同样的手术来让它起死回生呢！

我还参观了许多其他的房间，不过我倒是想把话说得简明扼要一点，因此对所见到的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就不逐一细说出来烦劳读者了。

至此，我参观的只是科学院的一部分而已，还有一部分则是专门拨给那些倡议沉思默想地学习的学者们使用的。让我先来介绍一位著名人物，然后再来谈谈沉思默想型的学者。这位著名人物被他们称之为“万能学者”，他告诉我们，30年来他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他有两间大屋子，里面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有50个人正在那儿忙碌着。有的在把空气凝结成有形的干燥物质——先提取空气中的硝酸钠，再过滤掉其中的水分子或者液体分子；有的在忙着将大理

表现出研究者想象力非常丰富，也富有探索能力。

石软化，准备用来做成枕头和针毡；还有的在把一匹活马的马蹄做硬化处理，好让马不至于失蹄而摔倒。学者本人则在忙于两个伟大的构想。第一个是用米糠来播种，他声称只有米糠才有真正的繁殖作用，他还做了几个实验来证明他的说法，不过我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硬是搞不明白。另一个构想是把一种掺有树脂、矿石和蔬菜的混合物涂在两头小羊的身上，让它们长不了毛；这样，他希望经过适当的一些时间就可以在全国上下普及一种不长毛的羊。

我们穿过一条过道，来到科学院的另一部分，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地方，喜欢沉思默想的设计家们就住在这里。

我看到的第一位教授，当时正在一个大房间里，身旁围着40个学生。同我们打过招呼后，他注意到我非常出神地望着那个占了整个房间大部分面积的架子，便说道，看到他正在研究如何运用实用而又机械的操作方法来改善人的思辨知识，我也许会觉得挺奇怪，不过，很快世人就会

意识到它是有用的。而且他自认为，这么棒的点子是不会有谁能想得到的。大家都知道，用平常的方法，要想在学术和科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该要付出多么辛勤的劳动，但是，如果运用他发明的机械装置，即便是最无知的人，只要适当付点费用，花上一点点体力，就可以不借助于任何天才或任何学问而写出关于哲学、诗歌、政治、法律、数学和神学的书来。

接着他领我走到架子跟前，架子的四周已一排排地站满了他的学生。这架子 20 英尺见方，就放在屋子中间。它的表面是由一些木块构成的，每一块都有骰子那么大，而且这些木块有大有小，全用些细绳子连接在一起。木块的每一面上都贴着一张纸，纸上按顺序写满了他们语言中所有的单词。教授要我注意看着，因为他马上就要开动机器了。他一声令下，每位学生便各自抓住一个铁把手，原来架子的四周装了 40 个把手；学生们突然将把手一转，单词的排列就整个儿改变了。然后他又吩咐 36 个学生轻声念出架子上出现的

④ 描写出这个架子的形象特征。

一行行文字；此外，要是发现有那么三四个词连在一起，能凑成一句话，他们就念给剩下的四名同学听，由他们把句子写下来。这种工作重复了三四次。由于机器构造上的原因，每转动一次，方木块就会翻一个个儿，于是上面的文字便换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些年轻的学生一天得花六个小时用在这项工作上。教授拿了几卷装成大开本的书给我看，里边已经收集了不少支离破碎的句子，他打算把它们全部拼凑到一块，然后利用这些丰富的材料，贡献给世人一部囊括所有学术及科学知识的全书。不过，如果公众能筹集一笔资金，在拉格多制造五百个这样的架子来从事这种工作，同时，管理这些架子的人都能贡献出他们搜集到的材料的话，这项工作还是可以得到改进，可以更快地做完的。

他还告诉我，他从年轻时候起就一门心思地扑到了这个发明上；他已经把所有的词汇都写在架子上，并且精确地计算过书中出现的小品词、名词、动词和其他词类的一般比例。

④ 叙述了这项工程耗时巨大，但还算实用。

这位名人给我介绍了那么多东西，对此我十分谦恭地向他表示了感谢，并保证说，如果我有幸能重返祖国，我一定会替他说句公道话，说他是这架神奇机器的唯一的发明者。我还请求他让我把机器的形状和构造，照这儿所附的图形描画到纸上。我告诉他，我们欧洲的学者有互相剽窃发明成果的习惯，要是他们知道有这么一架机器，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去捞点便宜，到时候谁是它真正的发明者可就有争议了；不过，我一定会多加小心让他独享盛名，没有人来跟他竞争。

接着我们来到了语言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里讨论如何改进本国的语言。

他们的第一个计划是简化言辞，将多音节词缩为单音节词，省去动词和分词，因为一切可以想象到的事物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名词。

第二个计划，无论什么词汇，一概予以废除。他们强调，这种做法，无论是从健康的角度还是从简练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大家都清楚，我们每说出一个词，多多少少都会对肺

表现出我非常敬佩和欣赏这个发明者。

表述了这个研究者思考周全，颇有见解。

部有所侵蚀，从而缩短我们的寿命。因此，他们就想出了这么一个补救的办法：既然名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人们在谈论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那些表达观点所需的东西随身带着，岂不是更加方便？本来这一发明早就实现了，老百姓不但不要费什么力，而且对他们的健康也大有好处。可是妇女们与俗人、文盲联合起来，要求应该有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嘴说话的自由，不然就要造反。这样的平民百姓往往是与科学势不两立的敌人。不过，许多最为博学聪明的人还是坚持这种以物示意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只有一点不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情很大，很杂，那他就必须相应地将一大捆东西背在背上，除非他请得起一两位身强力壮的仆人随侍左右。我就常常看到他们当中有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几乎要被背上沉重的包袱压弯了腰，就像我们这里的小贩一样。他们在街上相遇时，就把背上的东西放下来，打开背包，在一起谈上一个钟头；谈完后再收起各自的谈话工具，互相帮着把东西重新背

④ 描写出他们谈起话来很是不便，但这种谈话方式很特别。

上，然后分手道别。

但是，如果谈话时间不长，只要把工具往口袋里一放或者夹在腋下就够用了，而且若是在自己的家里谈话，那他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可为难的。因此，凡是有人们聚会，并有人用这种方法进行交谈的房间里，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供这种矫揉造作的谈话所需要的东西，它们往往触手可及。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好处，它可以作为所有文明国家都能通用的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货物、器具大体相同或者相似，所以它们有什么用途很容易让人明白。这样，驻外大使就算是对他国语言一窍不通，也还是能够与外国的亲王或大臣们打交道的。

我还参观了数学学校，那儿的老师用一种我们欧洲人难以想象的方法来教课。命题和证明都是用带有治疗头痛药剂的墨水，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块薄薄的饼干上。这饼干学生得空腹吞食下去，随后的三天，除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都不能吃。待饼干在体内消化的时候，那药剂就会带着命题钻

④ 表述出数学研究者的想法简直异想天开。



进脑子。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不见有什么成效，一方面是因为药剂的剂量或者说药剂的构成成分有错误，另一方面也因为小孩子故意作对的缘故，这块饼干他们吃下去觉得特别恶心，所以常常是偷偷地躲到一边，不等药性发作就把它们吐了出来；再说他们也太不听话了，不愿按处方上的要求那么久不吃东西。

在政治设计家学院我受到了冷遇。在我看来，教授们已完全失去了理智，这情景常让我十分的悲伤。这些身怀不满的人正在那儿做着种种的计划：要劝说君王按照他个人的智慧、才能和德行来选择宠臣；教大臣们知道要顾及公众的利益；奖励功勋卓著、才能出众、贡献杰出的人；指导君王把自己真正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放在同一基础上加以认识；选拔有能力胜任工作的人担任官职；他们还有其他一些荒诞不经且又无法实现的怪念头，都是以前人们想都没想到过的。这倒让我验证了一句老话：凡是夸张悖谬之事，总会被一些哲学家认为是真理。

但是，我得为科学院的这一部分人说句公道话：必须承认，这些人并非全都是空想家。这儿就有一位头脑极其聪明的医生，他似乎对政府的性质和体制十分熟知。这位著名人物能非常得力地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给各公共行政机关所有的一切弊病和腐化堕落行为查找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弊病一方面是

由于执政者的不良习气或过失所致，另一方面也因为被统治者无法无天。比方说，所有的作家和理论家都一致认为，人体和政体严格地说来是具有相似性的。那么，人体和政府就都应该保持健康，患了什么毛病用同一张处方也都可以治愈，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吗？人人都认为，参议员和大枢密院的官员们常常犯说话啰唆冗长，感情冲动以及其他一些容易致病的毛病；他们的头脑中也有不少毛病，而心病更多；他们会有剧烈的痉挛，两手的神经和肌肉会痛苦地收缩，右手尤其如此；会动肝火、胃胀、头晕、神志失常；会生满恶臭化着脓的淋巴结结核瘤；会唾沫横飞地打嗝；会有像狗一样的好胃口却又消化不良；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毛病，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位医生因此建议说，每次参议院开会时，头三天得有几位大夫列席，每天辩论结束后，由他们为每位参议员号号脉；之后，经过周密慎重的考虑，讨论出各种病症的性质和治疗方法，再在第四天带着药剂师，准备好适宜的药品赶回参议院，在参议员就座之前，

表现出科学院不是所有人都是空想家，也有很优秀的人。

让他们根据病情的需要分别服用缓和剂、轻泻剂、去污剂、腐蚀剂、止泻剂、治标剂、通便剂、头痛剂、黄疸剂、去痰剂、清耳剂；然后根据这些药是否起作用，决定下次开会时是继续服用、换服还是停药。

这一计划对公众的负担不会很大，所以，依我个人之拙见，在参议员参与立法的国家里，它对提高办事效率将大有好处，可以让人们意见一致，可以缩短辩论的时间，让少数沉默的人说说话，叫许多滔滔不绝的人闭上嘴；可以约束年轻人的性急草率，改正老年人固执自信的毛病；可以让愚笨者头脑清醒，冒失鬼言行谨慎。

④说明了这一计划是有可圈可点之处。

还有，因为大家都抱怨君王的宠臣记性很差，这位医生就建议，无论谁拜见首相大臣，在清清楚楚、简明扼要地报告完公事以后，告辞时应该拧一下这位大臣的鼻子，或是踢一下他的肚子，踩一下他脚上的鸡眼，或是捏住他的耳朵扯三下，或是往他的屁股上扎上一针，要不就把他的手臂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这都是为了让他不至于把事情给忘了。以后每个上朝的日子都这么干，直到这位

大臣把公事办好，或者坚决拒绝办理时为止。

他还指出，每位出席大国民议会的议员在发表完意见，并为自己的意见辩护之后，表决时必须投与自己意见完全相反的票，因为如果那样做了的话，最终的结果肯定会对公众有利。

对于一个国家里党派纷争激烈的情况，他提出一条和解的妙计。办法是这样的：从每个党派中各挑出一百名头面人物，把头颅差不多大小的人一党一个配对成双；然后，请两位技术精良的外科手术师同时将每一对头面人物的枕骨部分锯下来，锯的时候要注意让脑子平分为二。把锯下的枕骨相互交换一下，分别安装到反对党人的头上。这个活看来确实需要一定的精确度，不过教授向我们保证，只要手术做得灵巧利落，其疗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他这么论证说，两个被锯成一半的脑袋，放在另一个脑壳里去相互辩论事情，很快就会达成共识，也就会彼此心平气和、有条有理地来思考问题。多么希望，那些自以为来到这世上只是为了看看这世界，同时又要支配世界

感叹句，  
强调语气，引  
起读者思考。

的运转的人，都能想到要这样心平气和、有条有理地考虑问题啊！至于两派领袖人物的脑袋在质量和大小上的差异，医生很肯定地对我们说，据他所知，那点儿差异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听到两位教授之间的一场热烈辩论，辩论的话题是，既能筹集到款项又不让老百姓受苦的、最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应该是怎样的？一位教授认为，最公正的办法是对种种邪恶及愚蠢的行为征收一定的税款；至于每人缴纳税额的总数，则须由其邻居组成的陪审团公正合理地来裁定。另一位教授却对此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有人夸耀自己无论是在体力还是智力方面都很有本事，对这种人就应该收税；而征税的多少则视其才能出众的程度来定，不过，这得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最受异性宠爱的男子应缴纳最高的税额，税款多少，那就要看他们受到多少次宠爱，这些宠爱的性质如何；在这一点上，允许他们自己为自己作证。他还建议对聪明、英勇和礼貌也应该征收重税，收税方法相同——有多少聪明才

④ 表述出就收税方面方法不一，也有独特见解。

智，多少勇气，多少礼貌，由每个人自己说。然而，荣誉、正义、智慧和学问无须纳税，这是因为以上的素质实属少见，没有人会承认他的邻居有这些素质，或者说他自己对此也并不重视。

他主张妇女应按其美貌的程度和穿衣打扮的本事来纳税，当然，在这一点上她们也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即纳税的多少由她们自己来判定。但是对忠诚、贞操、理智以及敦厚的本性等不征税，因为税费不菲，她们根本就缴不起。

为了使参议员能够为君王的利益服务，他建议，议员们应以抽签的方式来取得职位。抽签前，每个人先要宣誓一番，保证不论抽中抽不中都要投票拥护朝廷；之后就算没有中签，等下次有官位空缺时，也还会轮到再抽一次。这样，既然还有希望，就没有人会抱怨朝廷不信守诺言了，而只能把自己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命运，命运的肩膀总要比内阁的肩膀宽阔结实得多，是能经得起失败的。

另一位教授拿了一大本关于如何侦察出反政府的种种阴谋诡计的论文给我看。他建议大政治家要对一切可疑分子的食物进行检查，看他们什么时间吃饭，睡觉时身子怎样躺，擦屁股用哪一只手；而且要严格检查他们的粪便，从粪便的颜色、气

④ 描写出这位教授想法周全，并得到了实验证明。

味、浓厚程度、粗细以及食物消化程度来判断他们的思想和计划，因为人们没有比在拉屎时想问题想得更认真、更周到、更为专注的了，这一点可是他经过多次实验才发现的：在他盘算怎样才是暗杀国王的最好办法时粪便就会呈绿色，但如果他只是一味地想要发动一次叛乱，或者纵火焚烧京城，粪便的颜色就会大不一样。

这篇论文通篇的文字都写得十分犀利，其中有不少观点对政客们来说很奇特，但却非常有用，不过我觉得还不够全面。就这一点我冒昧地向作者说了，并且表示，要是他高兴，我愿意提出几点补充意见。他欣然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这在作家当中，尤其在设计家之类的作家当中倒是不多见的。他表示很乐意听听我有什么意见。

我告诉他，我曾在屯布尼亚王国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管它叫兰敦。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些侦探、证人、告密者、控告者、检举人、诅咒者以及他们的爪牙，个个受着正副大臣们的庇护、指使和津贴。在那个王国里，阴谋通常是

由那些渴望抬高自己政治家地位的人所策划的，他们企图让一个摇摇欲坠的政府恢复元气，企图掩饰或者转移群众的不满情绪，企图用没收来的财物中饱私囊，企图抬高或降低政府债券的价格，以满足一己之利。他们先是取得一致意见，定好要指控哪些嫌疑犯图谋不轨，接着采取有效手段弄到这些人的来往书信和文件，然后把他们关押起来，文件则交给一伙能巧妙地从词语、音节以及字母中找出隐秘意义的能手去处理。比如说，他们会破译出“马桶”意指“枢密院”，“一群鹅”指的是“参议院”，“瘸腿狗”指“侵略者”，“瘟疫”指“常备军”，“痛风”指“祭司长”，“绞刑架”指“国务大臣”，“夜壶”指“贵族委员会”，“筛子”指“宫廷贵妇”，“扫帚”指“革命”，“捕鼠器”指“官职”，“无底洞”指“财政部”，“污水池”指“C—T”，“宫廷小丑戴的系铃帽”指“行政当局”。

如果这种办法行不通，他们还有另外两种更为有效的办法，当地的学者称之为“离合解谜法”和“回文解谜法”。用第一种办法他们能把所有词语的开头第一个字母，解释出它们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于是，“N”就指“阴谋”，“B”指“一个骑兵团”，“L”指“海上舰队”。要不就用第二种



表现出学者的想法巧妙，易懂实用。

办法，把所有可疑文件上的字母互换位置，就能揭开对当局不满的政党深藏着的阴谋。比如，要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汤姆兄弟最近得了痔疮”，精于此道的人经过分析，就会把构成那句话的同一些字母解释为下面这样的话：“反抗吧！阴谋已经成熟。图尔。”这就是回文解谜法。

教授非常感谢我给他提出了这些意见，满口答应要在他的论文中提及我的名字以表敬意。

我看这个国家再没有什么值得让我留恋的，就不想再住下去了，于是动了回英国老家去的念头。

这个王国是一个大陆的一部分。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大陆向东一直延伸到了美洲加利福尼亚以西的无名地带，往北则是离拉格多不到一百五十英里的太平洋。那儿有一个良港，跟一座名叫拉格奈格的大岛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拉格奈格岛位于良港的西北部，大约在北纬29度，东经140度的地方，同时也处在相隔100里格远的日本国的东南方向。日本天皇和拉格奈

格国王结成了紧密联盟，两国间因此常有船只来往。于是我就决定走这条路线回欧洲去。我雇了一名向导带路，两头骡子驮着我那一点行李。我辞别了我那高贵的主人，他一直对我很好，临行时又送了我一份厚礼。

一路上我没有碰到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儿。到达马尔多纳达港时（它就是这么叫的），港内却没有一艘要去拉格奈格的船，而且看样子一时也不会有。这座城市同普茨茅斯差不多大。不久我就结识了几位朋友，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招待。其中一位知名绅士对我说，既然一个月内都不可能到拉格奈格去的船，我不妨去一去西南方距此五里格的小岛格勒大锥游玩一番，说不定会挺有意思的。他主动提出和一位朋友陪我一道去，还为我准备了一艘轻便的三桅小帆船。

“格勒大锥”这个词按我的理解，最接近原意的译名是“巫人岛”。它的面积大约有怀特岛的三分之一，岛上物产极为丰富。统治该岛的是某个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的所有人都是巫师。



表现了拉格奈格岛的地理位置和日本天皇的关系。

④富丽堂皇：  
形容宏伟华丽，  
气势盛大。也  
形容诗文辞藻  
华丽。

④表现了岛  
主的巫术纯熟、  
厉害。

他们只和本部落的人通婚，其中年龄最长者继任岛主或长官。岛主拥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还有一个面积约为三千英亩的花园，花园的四周是一堵二十英尺高的石头围墙，园内又圈出一块块用于放牧、种庄稼和养花弄草的地方。

岛主及其家人由一些有几分不同寻常的仆人侍奉着。岛主精通一种巫术，有本事随意召来任何亡魂，把他们使唤上 24 个小时，但时间再长就不行，而且他也没办法把在三个月内刚召过的亡魂再次唤来，除非情况非常特殊。

我们到这岛上的时候，大约是上午 11 点。陪我前来的一位先生去拜见了岛主，请求他准许一位特地前来拜访他的陌生人上岛。他马上就同意了，于是我们一行三人走进了宫门。宫门两旁各站着一排卫兵，不仅手上拿着的武器奇形怪状，而且连服饰也是怪模怪样的，此外，他们脸上的某些神情让我看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那种恐怖之感简直难以形容。我们穿过了几间内殿，一路上两边也都站立着同前面一样的仆人，这样一直

来到了接见厅。我们先是深深地向岛主鞠了个躬，回答了他提的几个问题，之后便获准坐到他宝座下最低一级台阶旁的三个凳子上。他懂得巴尔尼巴比话，虽然那与他这座岛上的话并不相同。他要我跟他讲一讲有关我旅行的一些情况，同时，为了向我表明他并不拘礼，他竟然挥手让所有的侍从退下。一眨眼的工夫，那些侍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一切就像我们突然从梦中惊醒，梦里的情景立刻就消失了一样，我不由得大吃一惊。过了好一阵子我都没能恢复常态，后来还是岛主叫我放心，说我绝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看到那两个同伴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过去他们也经常受到这种礼遇），我这才壮起胆子，开始简要地向岛主阁下讲述了几段历险的情形，不过心里不免还是有些踌躇不安，时不时地会回过头，朝身后刚才看到鬼魂仆人的地方张望。我有幸与岛主一起进餐，一群新鬼端上菜来，并且在桌边侍候着。此刻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像上午那样害怕了。我一直待到太阳落山，最后我恳切地请求岛主阁下原

④ 描写出我此时被吓得神情恍惚，非常紧张害怕。

谅我不能接受在宫中留宿的邀请。我和两位朋友当晚就住在附近镇子上的一个人的家里，这个镇子也就是该小岛的首府。第二天早上，按岛主前一天的吩咐，我们又过去拜访了他一次。

我们就这样在这岛上住了十来天，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与岛主在一起，晚上则回到自己的住处。不久以后我看到鬼神也就习惯了，有那么三四次过后，更是无动于衷了。就算心里还有些害怕，终究还是让好奇心占了上风。岛主叫我随便点出我想见到的鬼魂，无论数目多少，从世界之初直到当代，所有的鬼魂他都可以召过来，而且他还要命令那些鬼魂回答我认为合适的问题，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提出的问题必须限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一点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以放心的，那就是他们肯定会说真话，因为说谎这个本事在阴间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

④ 说明了岛主的巫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我非常感激岛主对我这样恩典。我们进了一间内殿，从这儿可以清楚地看到花园里的情景。因为我首先想领略一下宏伟壮观的场面，希望看

看阿尔贝拉战役后统率大军的亚历山大大帝。岛主随即手指一动，我们站着的窗户底下立刻就出现了一个大战场。亚历山大被召进殿来。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听懂了他说的希腊话，因为我自己本身懂得的也就那么一点点而已。他用自己的名誉向我担保，说他不是被毒死的，而是因为饮酒过度，发高烧死的。

接着我又见到了正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汉尼拔，他告诉我，他的军营里一滴醋都没有了。

我还看到恺撒和庞贝统率着各自的大军正准备交战。我看见了在最后一次大获全胜中的恺撒，我要求看一看罗马元老院在一间大厅里开会的情形，同时作为对照，也想看看另一间大厅里召开的现代会议的样子。结果前者看起来像是英雄和半神半人在聚会，后者却像是一伙小贩、扒手、拦路抢劫的强盗和流氓恶霸。

在我的请求下，岛主做了个手势让恺撒和布鲁脱斯走到我们跟前来。一见到布鲁脱斯，我不禁肃然起敬，从他脸上的每一处我都可以很容易

④ 描述出我从岛主找回的鬼魂中看到的场景令我十分惊讶。

地看到他那至高无上的美德，坚定而大无畏的胸怀，真诚的爱国之心以及对于人类的关爱。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两个人已经能够相互理解了，而且恺撒还坦率地向我承认：他一生的伟大功绩远远赶不上布鲁脱斯——因他结果了自己的一生而获得的光荣。我还有幸地和布鲁脱斯聊了大半天，他告诉我，他和他的祖先优尼乌斯，苏格拉底，依帕米浓达斯，小伽图，托马斯·摩尔爵士永远在一起，世界上无论哪个朝代都再也找不出第七个够格的人来加入他们这个六人集团。

为了满足我那份把古代各个历史时期都摆到跟前来的愿望，多少著名的人物都被召了来，如果对此一一加以叙述，读者一定会觉得冗长乏味。我让自己大开眼界的，主要是想见见那些推翻了暴君和篡位者的人以及那些为被压迫、受侵犯的民族争回自由的人。可是我心中的那种畅快淋漓感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要不然也好让读者看了能感到同样的愉悦。

我很想见一见古代那些最负盛名的哲人和学者，为此我特地抽出了一天的时间。我提出能不能叫荷马和亚里士多德领着所有评注过他们著作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过这些评注家太多了，有好几百人，不得不在宫院和几间外殿里候着呢！

我认识他们俩，因此一眼就把这两位伟人从人群中认了出

来，不仅如此，我还能分清楚他俩谁是谁。两人中，荷马长得高大俊美些，走起路来在他那个年纪的人当中算是相当挺直的了，而且他的双眼看上去是那么活泼而又锐利，我还真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一双眼睛呢！亚里士多德的腰弓得厉害，拄着一根拐杖。他容貌清瘦，头发又稀又长，嗓音低沉。我很快就发现这两位根本不认识其他的人，从未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有一名鬼魂，名字就不必说了，悄悄地对我说，这些评注家在阴间总是远远地躲着两位作家，因为他们在向后人介绍作家时把作家的意思解释得错误百出，因而羞愧难当。

我把迪底摩斯和尤斯台修斯介绍给荷马，并劝他对他俩友好一点，不过，也许他们并不值得荷马对他们那么好，因为他马上就发现这两位缺乏一种了解诗人的精神的天赋。当我把司各特斯和拉摩斯引见给亚里士多德时，他听了我的一番介绍后竟十分地不耐烦起来，问他们说其余的那些人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愚蠢得可以。



⑧ 感叹句，  
强调语气，突  
出表现荷马锐  
利的眼睛。



表现出这位哲学家勇于承认自己的失误与不足。

接着我又请岛主叫来笛卡儿和伽桑狄，我劝他们把自己的思想体系解释给亚里士多德听一听。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坦率地承认自己在自然哲学方面犯了一些错误，因为他像所有的人一样，在许多事情上难免会作些猜测；他还发现，竭力宣扬伊壁鸠鲁学说的伽桑狄和笛卡儿的涡动说都被驳倒了。他预言，当代学者那么热衷的万有引力学说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他认为新的自然体系只不过是一些新的时尚，每个时代都会有所变化，就是那些自以为能用数学原理来证明这些的人，也只能在短时期内走红，一旦有了定论，就没什么可流行的了。

我承认，我不无高兴地发现自己能够查找出某些家族身上的不同寻常之处，而这些不同寻常之处恰恰是使这个家族乃至其先祖地位显赫的原因。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一家的长下巴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另一家有两代都出无赖，而接下去的两代又尽是傻子；第三家人为什么偏偏精神错乱，第四家人却是一群骗子。怎么会这样呢？也

许正像坡里道尔·维吉尔在说到某一名门时所讲的那样，“Nee vir fortis, nec Famina Casta”（男子不勇敢，女子不贞洁）。残暴、欺骗、懦弱怎么会像盾牌纹章那样，竟渐渐成为某些家族扬名的特性呢？是谁给一个高贵的家庭带来了梅毒，由此代代相传使子子孙孙都生上毒瘤？我看到这些家族断了香火，原来是因为出了这些听差、跟班、仆人、车夫、赌棍、琴师、戏子、军人和扒手什么的，对以上种种情形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最叫我恶心的要算现代历史了，我仔细检查了一下近百年来朝廷里所有有名气的大人物，发现世人是如何被一帮娼妓般的作家给哄骗了：他们把伟大的战绩归于懦夫所为，认为傻子提出了最明智的意见，阿谀奉承的人最诚挚，叛国者具有古罗马人的美德，不信神的人最虔诚，鸡奸犯最贞洁，告密者最诚实。有多少无辜的好人由于大臣们利用法官的腐败，党派的倾轧而被处死刑或遭流放。有多少恶棍爬上了高位，受信任，享

表现出历史上不为人知且腐朽的一面。

大权，谋私利，在那里作威作福。朝廷、枢密院和参议院发生的大事以及他们搞的名堂，有多少可以同鸨母、妓女、皮条客、社会寄生虫和小丑的行为相媲美。世界上的伟大事业和革命事业的动机原来不过如此，他们取得成功也只不过是出了一些卑劣的事件罢了；了解了这些实情以后，对于人类的智慧和正直我不免鄙夷起来。

在这里我还发现，那些装模作样写什么逸闻秘史的人原来是多么的胡作非为，多么的愚昧无知。只用一杯毒药，他们就把众多的国王送进了坟墓；君王和首相间做的密谈他们会讲出去；驻外使节和国务大臣们的想法以及召开的会议内容他们也会公之于众；不过他们运气不佳，老是出错。这里我还发现许多震惊世界的大事产生的真正原因：一名妓女怎么把持着后门的楼梯，后门的楼梯怎么影响着枢密院，枢密院又怎么管着上议院。

一位将军当着我的面承认，他打了一次胜仗，那纯粹是因为他胆小懦弱、指挥无方。一位海军大将也说，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他本打算率其舰队叛变投敌的，谁知却打败了敌人。还有两位国王向我明言：他们在位期间从来没有提拔过一个有功之臣，除非是不小心弄错或是中了某个亲信大臣的诡计；如果能再活一次的话，他们可就不会再这么做了。他们提出有力

的理由来证明：不腐化，王位就保不住，因为正直的品行灌输给人的那种积极、自信和倔犟的性情对于干国家大事永远是一种障碍。

我经常从书本上读到一些忠君报国的伟大功绩，因此就很想见见那些建立了功勋的人物。一打听我才知道，他们的名字并没有被记载下来，就是记载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历史竟然把他们说成是最卑鄙无耻的恶棍或卖国贼。至于其余的人，我听都没听说过。他们看上去全都神情沮丧，衣着破烂；大多数人都告诉我说他们是穷困潦倒而死的，其余的则上了断头台或者绞刑架。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的遭遇显得有点不同寻常。他身旁站着一个十八岁上下的青年。他告诉我，他在一艘战舰上当过多年的舰长，在艾克丁姆海战中，曾幸运地突破敌人强大的防线，击沉敌军三艘主力舰，并俘获了一艘，致使安东尼兵败逃窜，他们大获全胜。站在他身旁的青年——他的独子，正是在这次战役中阵亡的。他接着说道，他自恃有功，战争一结束就到了罗马，

说明将军们经历不同但都遭遇过意外的幸运，做过后悔的事。

描写了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的事迹。

请求奥古斯都朝廷提拔他到另一艘更大的战舰上任职，那艘战舰的原任舰长阵亡了。但是朝廷对他的抱负不理不睬，竟将舰长一职给了一个连大海都从未见过的青年人，他是服侍皇帝的某位情妇、享有自由之身的一个女侍从的儿子。回到自己原来的舰上，他又被冠以玩忽职守的罪名，战舰则移交给海军副将帕布利克拉的一位亲随。他只好辞职，住到远离罗马的一个穷乡村，并在那里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我很想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就请求岛主把那次战役中任海军大将的阿格瑞帕召来。他来了以后证实舰长的话全是真的，而且还说了舰长许多别的优点；由于舰长生性谦逊，自己的大部分功劳不是少说就是只字不提。

我很奇怪在这个帝国里，奢侈之风最近才有，腐化堕落怎么就会发展得如此厉害，如此迅速，这么一来，对于其他国家出现的类似情形我反倒不觉得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在那些国家里，种种罪恶猖獗已久，所有的歌功颂德和掠夺来的财富都被最高统帅一人据为己有，而实际上最不配享有这两者的也许就是他。

由于每位被召见的人出现时的样子和他在世的时候完全一样，因此每想到目睹了我们人类在这几百年里退化得那么厉害，不禁觉得可悲、可叹起来。各种名称不同，后果不一的花柳梅

毒使英国人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使他们的身材变得矮小，神情涣散，体力懈怠，面带土色，肌肉松弛，令人作呕。

我还屈尊到希望召来几个以前的英国自耕农，同他们见见面的地步。他们风俗淳朴，衣食简单，买卖公平，具有真正的自由精神，而且勇敢、爱国。我把活人和死人一比，真是感慨万分。他们原有的朴实自然的美德已被子孙后代为了几个钱给卖光了；这些子孙出卖选票，操纵选举，而且早就染上了只有在朝廷里头才可能学得会的种种罪恶和腐化堕落行为。

我们动身离岛的日子到了，我辞别格勒大锥的岛主阁下，与我的两位同伴一道回到了马尔多纳达。我在那里等了两个星期，总算有一艘船要开往拉格奈格去。两位先生还有其他几个人非常慷慨友好，他们给我准备了食物，送我上了船。

这次航行历时一个月。我们遇上了一次强风暴，不得不向西航行才碰到了信风，又继续往前行驶了60多里格。1709年4月21日，我们驶

④ 表述出腐朽带给英国的恶果，对后世影响严重。

交代了航行的时间地点。

入了克兰梅格尼河。这是一座港口城市，位于拉格奈格的东南角。我们在离城不到一里格的地方抛了锚，发出信号要求派一名领航员来。不到半个小时，两名领航员就来到了船上；他们领着我们穿过部分暗礁与岩石（这可是航道上十分危险的东西），最后才进入一个很大的内湾；这个内湾大得连一支舰队都可以在离城墙不到一链的地方安全停泊下来。

我们船上的几名水手，不知是有意要害我还是一时粗心大意，对两位领航员说我是个外乡人，还是个大旅行家。领航员把这话向一名海关官员作了汇报，结果我一上岸就受到了十分严格的检查。这位官员用巴尔尼巴比语同我说话；因为两地间贸易往来频繁，这个城市的人，尤其是水手和海关人员，一般都懂得巴尔尼巴比语。我简要地跟他说了我的一些经历，尽量地把事情讲得可信并且前后一致。不过我觉得有必要隐瞒我的国籍，就自称是荷兰人，因为我的计划是到日本去，而我知道欧洲人中只有荷兰人才准许进入这个王

国。于是我就对海关官员说，我的船在巴尔尼巴比海岸触礁沉没了，我被抛到了一块礁石上，后来被拉上了拉普塔，也叫飞岛（他们经常听说有这么一座飞岛），现在正设法去日本，也许到那里以后可以再找机会回国。他说他这就给朝廷写信，希望过两个星期就能得到朝廷的答复。我被带到一处舒适的住所，门前有哨兵看守；住处有一个大花园，我可以在里面自由地活动。我受到了相当人道的待遇，拘禁期间一切费用都由皇家负担。也有一些人前来看我，那主要是出于好奇，因为据说我来自十分遥远的国度，那地方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我雇了和我同船来的一位青年做翻译。他是拉格奈格人，但在马尔多纳达住过几年，所以精通两地语言。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同前来看我的那些人进行交谈，不过谈话只限于他们提问我回答。

朝廷的文件差不多就在我们预计的时间内到了。那是一张传票，要求由十名骑兵把我连同我

④ 说明了我内心没有立刻想要回国的想法。



的随从带往特拉尔德拉格达布，或者叫特利尔德洛格德利布（以我记忆所及，这个字有两种读法）。我的随从就是那个做翻译的可怜的小伙子，他还是经我劝说才答应帮忙的。在我的哀求下，我们俩一人弄到了一头骡子骑。一位信使比我们早半天出发，他去向国王报告我就要到了，请求陛下定下一个日子和时辰，看看陛下什么时候高兴接见我，好让我有幸能“舔他脚凳子跟前的尘土”。这是朝廷的规矩，不过我发现它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我到达后两天被召见的时候，他们命令我把肚子贴在地上往前爬，一边爬一边舔地板；但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他们倒注意事先将地板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尘土的味道还不是很讨厌。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只有最高级的官员要求入宫时才能享受得到。非但如此，要是被召见的人碰巧有几个有权有势的仇敌在朝，那么地板上有时还会故意给撒上尘土。我就看到过一位大臣满嘴是土，等他爬到御座前规定的地点时，已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也没有什么

④ 描写出这个国家接见外国人的方式。

办法，因为那些被召见的人如果当着国王陛下的面吐痰或者抹嘴，就得处以死刑。

另外还有一种风俗，说实话对此我也不十分赞同：如果国王想到要用一种温和宽大的方法来处死一位贵族，他就下令在地板上撒上一种褐色的有毒粉末，让人舔到嘴巴里，二十四小时后肯定会将这入毒死。但是说句公道话，这位君王还是非常仁慈的，对臣子的性命相当看重（在这一点上，我很希望欧洲的君主都能向他学习）。为了他的荣誉，我必须说一下：每次用这种方法将人处死后，他都下严令叫人将地板上有毒粉的地方洗刷干净，侍从们要是疏忽了，就有招惹他生气的危险。我曾亲耳听他下令要把他的一个侍从鞭打一顿，因为有一次行刑之后，轮到那个侍从去通知人洗刷地板，他却故意不去；这一玩忽职守致使一位很有前途的贵族青年在一次召见时不幸中毒身亡了，而国王那时倒并没有打算要他的命。不过这位好君王非常宽厚，饶了那个可怜的侍从一顿鞭子，只要他保证以后没有特别的命令，

⑧ 体现出这个王国的国王宅心仁厚。

不许再干这样的事。

言归正传，当我爬到离御座不到四码的地方时，就慢慢地抬起身来，双膝跪着，在地上磕了七个响头，接着按照前一天晚上他们教我的样子说了以下的话：“Ickpling gloffthrobb spuutserumn blhioo malshnalt zwin tnod-balkuffh slhio-phad gurdlubh asht”，这是一句颂词，当地法律规定，所有朝见国王的人都要这么说，译成英语的意思就是：“祝天皇陛下的寿命比太阳还要长十一个半月！”国王听后回答了一句什么，虽然我听不懂，可还是照别人教我的话回答道：“Fluft drin yalerick dwuldum prastrad mirplush”，严格地说它的意思就是：“我的舌头在我朋友的嘴里。”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国王能准许我将我的翻译叫来。于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位青年就被领了进来，通过他从中传话，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我回答了国王陛下提出的许多问题。我说巴尔尼巴比语，我的翻译把我的意思译成拉格奈格话。

国王很高兴和我在一起谈话，就吩咐他的“bliffmark-lub”（即内侍长）在宫中给我和我的翻译分配一处住所，每天提供我们饮食，另外还给了一大袋金子供我们日常使用。

我在这个国家待了三个月，那完全是遵从国王的旨意。他

对我恩宠有加，并几次要我担任有头有脸的官职，可我觉得以后的日子还是同妻子儿女在一起度过要更安稳妥当一些，就谢绝了。

拉格奈格人是一个既慷慨又懂礼的民族。虽然所有东方国家的人特有的那种骄傲，他们不免也沾了几分，不过对外乡人他们是挺客气的，特别是那些受到朝廷重视的外乡客。我结识了不少上流社会的人，我的翻译又一直陪在我左右，所以我们的谈话倒还愉快。

一天，我和许多人在一起，有一位贵族问我有没有见过他们的“斯特鲁德布鲁格”，意思是“长生不老的人”。我说我没见过，就请他给我翻译一下，在普通人头上安这么一个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虽然很罕见，但有时会有人家恰好就生下这么一个孩子来：他的额头上有一个红色的圆点，就长在左眉毛的正上方；这一标记就绝对无误地表明，这孩子将永远都死不了。他描述道，这个圆点大约有一枚三便士的银币那么大，不过会随着时间变大、变色。孩子长到 12

表现出我不贪恋官爵，是一个顾家的好丈夫。

岁时，它就变成绿色，那样一直到 25 岁，之后又变成深蓝色。45 岁时渐渐变成黑色，大小如一枚英国的先令，以后颜色就不再变了。他说这种孩子生得极少，相信全王国内男女“斯特鲁德布鲁格”不会超过 1100 个，京城里他估计有 50 名，其中有个小女孩是大约三年前生下来的。这类孩子并非哪一家特有，而是纯属凑巧，就连“斯特鲁德布鲁格”自己的孩子，也同别人一样都是有生有死的。

坦白地说，听了他的这一番叙述，我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我的巴尔尼巴比语说得很不错，而跟我说那番话的这个人恰好又懂巴尔尼巴比语，于是我就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几句也许是过于夸张的话。我像发了狂一般地高声叫道：“幸福的民族啊，你的每一个孩子至少都有希望长生不老！幸福的人民啊，你们拥有那么多古代美德的活典范，能有大师们随时都来把所有以往时代的智慧教给你们！最最幸福的还是那些伟大的‘斯特鲁德布鲁格’，他们生来就不用遭受人类

④ 语言描写，  
表现出我此时  
内心的激动。

那共同的灾难，不用时刻担心死神的降临，所以心无重负，精神愉快。”可是我表示惊奇，这么一些杰出的人物，怎么在朝廷里我一个都没有碰到？前额上长个黑痣，可是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我不可能轻易看不到的。而这样一位贤明的君王，又怎么可能不找一大帮如此聪慧而能干的顾问在自己身边呢？不过也许是那些受人敬重的圣贤们的品德过于严谨，不适应朝廷腐化放浪的作风吧。根据经验我们也常常看到，年轻人总是太有主见，并且反复无常，不肯接受老年人认真严肃的指导。但是，既然国王准许我接近他，那么，我决定以后一有机会，我会通过翻译就这件事情坦率而详尽地向他说说自己的看法。不论他愿不愿接受我的劝告，有一件事我是铁定了主意的：既然国王陛下再要我留在这个国家任职，我就感恩戴德地接受他的恩典，只要那些“斯特鲁德布鲁格”超人愿意接纳我，我就是一辈子住在这里与他们相处也行。

我前面已经讲过，我与之谈话的那位先生会讲巴尔尼巴比语。他面带着一种微笑，一种通常都是出于对无知的可怜的微笑，跟我说，只要有可能会留我下来和他们在一起，他都是很高兴的。与此同时，他请我允许他把我刚才说的话向大家解释一下。解释过后，他们又在一起用本国话交谈了一会儿，不过我一个

说明了这位先生非常喜欢我，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

字也听不懂，从他们脸上我也看不出我的话到底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短暂的一阵沉默之后，还是这位先生对我说，他的朋友们和我们的朋友（指他自己，他觉得这样说比较恰当）在听了我一番关于长生不老的幸福和好处的高论后，都非常高兴，很想具体知道，如果我命中注定生下来就是个“斯特鲁德布鲁格”，我会打算怎样来安排我的生活。

我回答说，对于这样一个丰富而令人愉快的话题，侃侃而谈地说上一通是不难的，特别是对于我，因为我常常喜欢设想要是做了国王、将军或者大臣，我会做些什么。就这件事来说呢，我也全盘考虑过好多次了，如果我可以长生不老，我该做些什么，该怎样来度过我的时光。

我说，如果我命好成了“斯特鲁德布鲁格”中的一员，一旦我明白了生与死的不同从而发现自己是幸福的，那么，首先，我要下定决心千方百计地发财致富；在这个过程中，靠着勤俭节约与苦心经营，大约两百年之后，我就很有可能成

为全王国最富有的人。其次，我从小就要致力于艺术和科学研究，这样到最后我将在学问上超过其他所有的人。最后，我要仔细记录下公众的每一项重要活动和大事，不偏不倚地根据自己的观察所得，将历代君王和大臣的性格勾画出来。我要准确无误地记录下风俗、语言、服装、饮食和娱乐方面的种种变化。有了所有这一切学问，我将成为知识和智慧的活宝库，并无疑要成为民族的先知。

过了 60 岁我就绝不再结婚。我会好客待人，但也要讲节俭。我要培养和教导有希望的青年的心灵，以自己的记忆、经历和观察并伴以无数范例让他们相信：公私生活中，道德还是有用处的。但是经我挑选出来常和我相伴的却必须是一帮同我一样长生不老的弟兄。我要从古代到我同时代中选出这么 12 个同伴。如果这些人中有谁没有产业，我会在我自己的产业附近给他准备一处方便舒适的住所。有些朋友我会永远请他们上我的餐桌同我一道进餐。至于你们这些凡人，我只能让少数几个最有价值的进来同我交往交往，不过时间一

表述出若  
长生不老，我  
的理想非常伟  
大。



长，我的心肠也就硬了，你们死了我也不怎么会惋惜，或者根本就不惋惜；对你们的后代也是一样。这就像一个人年年都在花园里种石竹和郁金香玩，前一年种的花枯萎了，他并不会为此感到悲伤。

这些“斯特鲁德布鲁格”和我会相互交流在岁月流逝的过程中我们观察到的以及回忆起的一切。我们会谈论腐化怎样渐渐地悄然侵入了这个世界。我们会不断地警告并指导人类，来阻止任何一级出现的腐化。这样，我们以自己作为榜样，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从而有可能遏止人性的继续堕落；这种堕落每个时代都在引起人们的叹息。

③ 具体说明  
“斯特鲁德布鲁格”这一人种使我看开了一切，也更有想法了。

除此之外，我还能看到许多小邦、帝国发生种种革命；上流、下流社会发生种种变化；古城变废墟；无名村庄变成君王的帝都；著名河流缩成浅水小溪；海洋的一边变成旱地，另一边被海水吞没；许多至今还不为人知的国家被发现；野蛮民族侵入文明国家，最野蛮的人渐渐文明起来。看到这一切我该有多高兴呀！那时我还能看到黄

经、永恒运动和万能灵药的被发现，看到许许多多其他尽善尽美的伟大发明呢！

在天文学上，我们将会有多么神奇的发现！我们活着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预言变成事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彗星的运行和再现，以及日月星辰的种种运行变化。

长生不老的自然欲望和尘世的幸福，又使我在许多其他方面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我说完之后，那位先生又像先前那样把我谈的要点翻译给了其他人听。接着他们就用本国话说了好一阵子，并不时地嘲笑我。最后，刚才做我翻译的那位先生说，大家都要求我改正我几个错误：所以我才会犯这些错误，也是由于人性中那共有的愚蠢在作怪，这样倒可以不叫我负什么责任。他说：  
“斯特鲁德布鲁格”这一人种是他们国家所特有的，巴尔尼巴比和日本都没有，他曾有幸受国王派遣在这两个国家做过大使，发现当地人都很难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以前他首次向我提起这事的时候，我也是惊讶不已，这就表明我当时也觉得

④说明“斯特鲁德布鲁格”这一人种很稀缺。

这事是十分新奇、难以置信的。他待在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国王身边的期间，曾和人做过广泛交谈，发现长寿是人类普遍的愿望。无论什么人，一只脚都已进了坟墓，却肯定还要死命保住另一只脚。年岁极高的人依然希望还能再多活一天，而把死亡看作是最大的痛苦；天性随时都在促使他躲避死亡。只有在这拉格奈格岛上，生的欲望才不是那么迫切，因为他们的眼前时时有“斯特鲁德布鲁格”作为警戒。

他说，我构想的那种生活方式是不合理的、不妥当的，因为那必须以永远青春、健康和精力为先决条件；作为一个理想，怎么胡思乱想都可以，可谁会这样去痴心妄想呢？所以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愿不愿意永葆青春，永远健康幸福，而在于他面对着年老所带来的种种常见的不利情形之下，如何去度过他那永恒的生命。虽然很少有人愿意在这么坏的情形下长生不老，可是在前面提到的巴尔尼巴比和日本这两个王国里，他发现每一个人都希望把死亡朝后再推迟一点，来得越迟越好；他也几乎没听到有什么人心甘情愿地死掉，除非他遭受了极度的痛苦和折磨。他请我告诉他，在我旅行过的那些国家以及我本国，我是否也发现了这种相同的、普遍存在的心理。

这一通开场白之后，他给我详细地叙述他们那儿“斯特鲁

德布鲁格”的情况。他说，大约30岁之前，他们一般和凡人没有什么两样，之后就一点点变得忧郁沮丧起来，并逐渐加深，一直到80岁。这是他听他们亲口承认的，要不然，一个时代里这种人降生不到两三个，人数太少，无法进行普遍的观察。当他们活到80岁时（在这个国家，80岁就被认为是寿命的极限了），不但其他老人所犯的毛病和荒唐行为他们也都有了，而且还因为自己有永远不死这么一个可怕的前途，而又染上了许多别的毛病和荒唐行为。他们不仅固执、暴躁、贪婪、忧郁、愚蠢、爱唠叨，而且什么友谊，什么自然情爱也都谈不上了，顶多只是对儿孙还有点感情。痛恨和妄想是他们主要的情感。但引起他们痛恨的事情，主要是年轻人的道德败坏和老年人的死亡。一想到年轻人，他们就发现一切的欢乐自己已无法享受；而每当看到一支送葬的队伍，他们就羡慕，别人进入一个港湾去安息了，自己却永远没有指望。他们除了自己在青年及中年时代学到和观察到的东西外，别的什么也记不

④ 表述出他们这一人种很可怜的一面。

起来了，而就是那一点点东西也记得很不完整；所以任何事实，要想知道其真相或细节，保险一点讲还是得相信传统的说法，他们自己的哪怕最好的记忆也是靠不住的。他们中最不悲惨的似乎是那些年老昏聩、完全丧失了记忆的人；这些人因为不像别人那样有许多恶劣品质，倒还比较能得到大家的怜悯和帮助。

如果一个“斯特鲁德布鲁格”恰好跟他的同类结婚，按照王国的恩典，夫妇二人中较年轻的一人一到80岁，婚姻就自然解除。法律认为这种优惠待遇是很合理的，因为那些无辜受到惩罚并且要在世上永远活下去的人，不应再受到妻子的拖累而使自己加倍的痛苦。

他们一满80岁，在法律上就被认为已经死亡，后嗣立刻就可以继承其产业，只留一点为数极可怜的钱供他们维持生活，贫穷的则由公众来负担。过了80岁，大家认为他们不能再担任任何工作，他们既不能叫人信任，也不能为公众谋福利。他们不能购买和租赁土地，也不能为任何民事或刑

④ 描述出他们80岁以后的法律规定，他们将失去了权力。

事案件作证，甚至还不能参加地界的勘定。

待到 90 岁以上，他们的牙齿、头发全部脱落。活到这把年纪已辨别不了味道，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喝什么，没有食欲，不谈胃口。患的老毛病既不加重也不减轻，一直就这么拖下去。谈话时连一般事物的名称和人们的姓名都忘掉了，即使是自己的至亲好友也都记不起来。由于这同样的原因，读书自娱也永远不可能了，因为记忆力太差，一个句子看完前面就忘了后面，这一毛病把本来还有可能享受的唯一的乐趣也给剥夺掉了。

这个国家的语言总在变动之中，所以一个时代的“斯特鲁德布鲁格”听不懂另一个时代中他们同类的话，200 年一过，他们也不能同周围的凡人们交谈，顶多不过说几个一般的词儿。因此，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却倒像外国人一样感到很不方便。

这就是我记忆所及他们给我作的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一番叙述。后来我见到了五六个不同时代的这些人，最年轻的还不到 200 岁，他们都是由我的几个朋友在不同的时间里领到我这里来的。可是，虽然他们听说我是位大旅行家，世界各地都见识过，却一点也不感到好奇，也不提出个把问题来问问我。他们只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个“斯兰姆斯库达斯克”，就是一件纪念品。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羞怯的乞讨，为的是躲避严禁

描述出他们令人厌恶，不讨人喜，无辜又可怜。

他们这样做的法律，因为虽说给他们的津贴确实很少，他们却是由众人供养着的。

他们受到各色人等的鄙视和仇恨。生下一个这样的人来，大家都认为是不祥之兆。他们出生的情况都记载得十分详细，所以查一查登记簿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年龄。不过登记簿上记载的还不到1000年，要不就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者社会动乱，1000年前的记载早都被毁掉了。但是，通常计算他们年龄的方法，还是先问一问他们脑子里记得哪些国王或者大人物，然后再去查历史，因为他们记得的最后一位君王，毫无疑问总要到他们80岁之后才开始登基。

他们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屈辱的人，而女人比男人还要来得可怕。除了有极度衰老的人该有的一般缺陷外，他们还有别的一些可怕的地方：这种可怕的程度是与他们的年岁成正比的，简直无法形容。我在这五六个人当中很快就能辨别出谁的年龄最大，虽然他们彼此之间相差还不到一两百年。

读者们不难相信，我的所见所闻已经使我长

生不老的热切欲望为之大减。我为自己原先那些美妙的幻想感到由衷的羞愧，心想，与其这样活着还真不如死掉，无论什么暴君发明什么可怕的死法，我都乐于接受。我和我的朋友们在这件事上所谈论的一切，国王都听说了，他于是十分得意地挖苦我，说希望我能运一对“斯特鲁德布鲁格”回自己的国家，使我国人民不至于再怕死。不过这似乎是这个王国的基本法律所禁止的，否则我还真乐意费些力气花些钱把他们运回来。

我不得不同意，这个王国制定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法律具有最强有力的理由，任何别的一个国家处在这种相同的情况下，都有必要执行那些法律。要不然，因为贪婪是老年的必然结果，那些长生不老的人最终就会成为整个国家财产的业主，独霸全民的权力，却又因为缺乏经营管理的能力，最终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毁灭。

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这一段叙述，我想对读者来说还有几分意思吧，因为这似乎多少有点不同寻常，至少在我读过的游记中，我记得

说明针对“斯特鲁德布鲁格”这一人种的法律具有科学性。



还不曾碰到过这一类的叙述。如果我记错了，我得敬请大家原谅，因为旅行家们在描述同一个国家时，常常免不了会在相同的一些细节上发表长篇大论，所以他们不应该受到借用或抄袭前人著作的指责。

这个王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确实一直有着贸易往来，所以很有可能日本的作家已经有过关于“斯特鲁德布鲁格”的描述；不过我在日本停留的时间很短，对他们的语言又一窍不通，因此没有办法去进行调查。我倒是希望荷兰人，经我这么一提，能产生好奇心，同时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弥补我的不足。

国王陛下多次要我接受他朝廷的官职，可他见我决意要回自己的祖国，也就准许我离开了。我很荣幸地得到他亲笔为我给日本天皇写的一封介绍信。他又送了我444块大金子（这个民族喜欢偶数），还有一枚红色钻石，我回英国后卖了1100英镑。

1709年5月6日，我向国王及我所有的朋友郑重告别。这位君王仁义之至，派了一支卫队把我送到了这座岛西南部的皇家港口——格兰古恩

交代了我离开的时间地点。

斯达尔德。过了六天，我找到了一艘可以把我带到日本的船。路上我们航行了15天。我们在位于日本东南部的一个叫滨关的港口小镇上了岸。那个镇在港口的西端，那儿又有一条狭窄的海峡，往北通向一个长长的海湾，京城江户就坐落在这个海湾的西北岸。

一上岸我就将拉格奈格国王给天皇陛下的信拿给海关官员看。他们对上面的玉玺非常熟悉。玉玺有我的手掌那么大，印记是一个国王从地上扶起一个瘸腿的乞丐。镇上的地方官听说我有这么一封信，就以大臣之礼来款待我。他们为我备好车马和仆从，免费送我上了江户。到那儿后我就受到了召见。我呈上信，拆信的仪式十分隆重，一名翻译将信的内容解释给天皇听。随后，翻译转达天皇的命令，通知我说，我得把我的要求说出来，无论是什么要求，看在他拉格奈格王兄的面上，都可以照准。这位翻译是专门同荷兰人打交道的，他从我的面相立即就猜出我是个欧洲人，于是又用纯熟的低地荷兰语把天皇陛下的

④ 描写出玉玺图案很特别，似乎含有深意。

命令重复了一遍。我按照原先拿定的主意回答说，我是一名荷兰的商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航海时翻了船，之后从那里先经海路，后经陆路一直到了拉格奈格，再后来就坐船来到了日本。我知道我的同胞常在这里经商，就希望有机会能随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同回欧洲去。说完我就极为低声下气地请求天皇开恩，希望他能下令把我安全地送到长崎。我还提出了另一个请求，能否看在我的恩主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免我履行踩踏十字架这一仪式；我的同胞到这儿来都要履行这样的仪式，可我是因为遭遇了不幸才到他的王国来的，丝毫没有做生意的意思。当翻译把我的后一个请求说给天皇听之后，他显得有几分惊讶，说他相信我在我的同胞中还是第一个不愿履行这种仪式的人，因而开始怀疑我不是真正的荷兰人；他疑心我一定是个基督徒。尽管如此，由于我提的那些理由，而更主要是看在拉格奈格国王的面上，他特别开恩迁就了我这与众不同的脾气。不过事情还算安排得巧妙，要吩咐他的官吏像是一时忘

表现出用谎言维护的我，一路上惊心动魄。

了那样把我放过去，因为要是我的同胞荷兰人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他们一定会在途中将我的喉管割断。我通过翻译感谢天皇对我格外开恩。那时正好有一支军队要开到长崎去，天皇就命令指挥官安全护送我前往，关于十字架的事还特别做了关照。

1709年6月9日，我经长途跋涉到了长崎。开船前，有几名船员一而再地问我有没有履行以上提到的那种仪式。我避开了这个问题，只大概地回答他们说，天皇和朝廷的每一点具体的要求我都满足他们了。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个叩头虫一样歹毒的流氓跑到一位官员前，指着我说，他还没有踩过十字架。可是官员早已接到放我过去的命令，反而用一根竹子在这流氓的两个肩膀上打了20下；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拿这样的问题来烦我了。

1710年4月10日，我们终于进入了唐斯锚地。在离开了5年零6个月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祖国。

阅读鉴赏

文章记叙了格列佛所乘的船遭贼船劫持，格列佛侥幸逃脱，被一座叫“勒皮他”的飞岛上的人救起。文章多次

运用细节描写、语言描写表现了这些人的相貌异常，衣饰古怪，整天沉思默想。格列佛离开飞岛后，来到巴尔尼比比进行访问，并参观了岛上的“拉格多科学院”。这所科学院研究的都是些荒诞不经的课题，结果造成全国遍地荒凉、房屋坍塌，人民无衣无食。接着，格列佛来到巫人岛。岛上的总督精通魔法，能随意召唤任何鬼魂，格列佛因此会见了古代的许多名人，结果发现史书上的记载很多不符合史实，甚至是非颠倒。尔后，格列佛又游览了拉格耐格王国，见到一种长生不老人“斯特鲁布鲁格”，离开该国后，格列佛来到日本，然后乘船回到英国。

### 知识拓展

海湾——海湾是一片三面环陆的海洋，另一面为海，有U形及圆弧形等，通常以湾口附近两个对应海角的连线作为海湾最外部的分界线。与海湾相对的是三面环海的海岬。海湾所占的面积一般比峡湾为大。



阅读练习

一、选择题

1. 《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是谁？
  - A. 乔纳森·斯威夫特
  - B. 列夫·托尔斯泰
  - C. 维克多·雨果
  - D. 玛丽亚·斯克沃多夫斯卡 - 居里
2. 《格利佛游记》的作者出生在哪里？
  - A. 爱尔兰首府都柏林
  - B. 爱尔兰的克莱尔郡
  - C. 爱尔兰的科克郡
  - D. 爱尔兰的北蒂珀雷里

二、填空题

1. 《格列佛游记》是的一部杰出的\_\_\_\_\_小说，以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_\_\_\_\_，

作者用丰富的\_\_\_\_\_和\_\_\_\_\_的离奇情节，深刻地剖析了\_\_\_\_\_。

2. 《格列佛游记》第一部中所描绘的小人国的情景乃是\_\_\_\_\_。当时\_\_\_\_\_国内\_\_\_\_\_和\_\_\_\_\_常年不息的斗争和对外的战争，实质上\_\_\_\_\_。

### 三、简答题

请简述两位名人对《格利佛游记》的点评。

---

---

---


---

---

---

---

---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 A

2. A

二、填空题

1. 游记体讽刺 作者的思想观念 讽刺手法 虚构幻想  
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

2. 当时大英帝国的缩影 英国 托利党 辉格党 只是  
政客们在一些国计民生毫不相干的小节上钩心斗角

三、简答题

斯威夫特以幽默丰富了作品的道德含义，以讽刺揭露荒诞，并通过人物性格和叙述框架使人难以置信的事件成为现实，即使《鲁滨孙漂流记》也难以在叙述的刻薄性和多样性方面与其媲美。—— [英] 司各特

《格列佛游记》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小说杰作。它和 18 世



纪欧洲众多小说一样，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法，袭用了当时流行的描写旅行见闻的小说，尤其是航海冒险小说的模式，很好的一本书。叙述主人公格列佛在海上漂流的一系列奇遇。它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和其他一些游记体冒险小说的影响。然而，《格列佛游记》和它们虽然形式相似，性质却截然不同。它是《桶的故事》和《世纪之战》那类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具有与 18 世纪开始兴起的写实主义小说不同的若干独特性质。——吴厚恺

《海底两万里》  
《鲁滨孙漂流记》  
《昆虫记》  
《格列佛游记》  
《列那狐的故事》  
《汤姆·索亚历险记》

责任编辑：徐文贤 石春风  
封面设计：傅佳琪

## 中国学生必读经典

精选教育部新课程标准指定推荐读物，紧扣教育脉搏，选取经典名著，迅速扩充课外阅读量，完成高效能、有深度的阅读。

世界经典名著是智慧结晶，其精神财富值得大家传承和发扬。新课标名著阅读，能让学生们从更广泛的角度了解名著，发现经典背后的沧桑与美，从而发自内心地喜欢名著，爱上经典！



新华出版社微信



新华出版社  
天猫旗舰店



新华出版社  
京东旗舰店

上架建议：文学名著

ISBN 978-7-5166-4003-6



9 787516 640036 >

定价：25.80元